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潘 彼 得

著 原 蕾 勃
譯 蒂 萊 夏



小引

本書原名爲 *Peter Pan, The Story of Peter and Wendy*，英國 *J. M. Barrie* 所著。著者於一九〇四年先將這故事以劇本的形式問世，到一九一一年始又寫成這小說。著者白利老先生的頭腦，天生爲極健全的兩個部份：一部份是著作劇本的頭腦，一部份是著作小說的頭腦。因此，他的劇本與小說兩種文學的表現法決不絲毫相混，而都能表現到極好。

這是一本通透了孩子的心的書，*G. Meredith* 曾經說 *H. James* 的美國景象（*The American Scene*）是 *James* 的心的遊歷，這本潘彼得實在也可說是孩子的心的遊歷。白利不但是創造了一個永恆的孩子潘彼得，而且還創造了那適合於純朴的赤子之心的純朴的絕域，在那裏有滴得滴得的鱷魚，有以丁當聲作言語的仙女，有月夜哀哭的人魚，有銜着燭盤似的煙管的海盜，有披着熊皮毯的紅人，沒有一樣不適合於孩子的浪漫的心。

潘彼得這人物的來源，據說卽是一個名爲 *George Llewellyn Davies* 的小孩子，白利卽以這孩子作爲標本而創造出潘彼得來的。這小孩子後來也就做了白利的乾兒子，不幸於歐戰的初期陣亡戰場的。但他所以取名爲潘彼得者，則我猜想或是因爲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在山林中與禽獸共同生活的神名叫潘（*Pan*），而這彼得的個性與潘神極相近，所以取名爲潘的吧。書中的這張插圖是派拉蒙影片公司所演的潘彼得劇中的一幕，這上面彼得所吹的一支蘆笛，其形式也是和希臘神話中潘神所吹的蘆笛一樣的，這樂器因爲是出之於潘神所造，迄今還叫牠做『潘笛』哩。

溫黛這人名的來源，據 Joyce Kilmer 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紐約時報上所發表的一篇研究白利的論文中說，是白利的一個小朋友，即是 W. E. Henley 的最幼的女兒，名叫 Alice，有一天她要叫白利 Friendly，但因為年紀太小，發音不清，以致事實上說成了溫黛 (Wendy)。這小朋友不幸夭亡了，白利便把她所說的這個嬌愛的名字放進了潘彼得這本書裏。

潘彼得這個永恆的孩子，在英國已成爲人人皆知的人物，迄今在倫敦每逢聖誕節還總上演潘彼得這劇本。而這書的各種文字的譯本，亦迄今獲有廣大的讀者。因爲這本書是有着永久新鮮的原素，正如羅賓遜漂流記，格利佛遊記，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等同樣是百讀不厭的書。

一九三七，五，譯者序。

目次

第一章	彼得的顯現	一
第二章	影子	九
第三章	離開罷離開罷	一九
第四章	飛行	三四
第五章	島的實現	四五
第六章	小屋	五六
第七章	地下的家庭	六七
第八章	人魚的池塘	七三
第九章	絕鳥	八八
第十章	快樂家庭	九二
第十一章	溫黛的故事	〇〇
第十二章	孩子們被捉去了	一〇
第十三章	你信神仙嗎	一五
第十四章	海盜船	二四
第十五章	『這一次我和何克分個死活』	三二

潘 波 得

二

第十六章	回家……………	一四三
第十七章	温黛長成之後……………	一五二

第一章 彼得的顯現

世上永不長大的孩子只有一個，除此之外，凡是孩子沒有不長大的。孩子們自己不久也就知道必須長大。溫黛是這樣知道了的，其時她纔只兩歲，一天正在花園裏玩耍，她忽兒採了一朵花奔到她的母親跟前。我想她當時的神情一定可愛非常，因為她的母親大林太太即將手按住胸口感嘆道：「唉，你爲什麼不能永遠像這樣呢！」母女間雖並未多說什麼，可是溫黛已從此知道她自己必須長大了。讀者，你總在兩歲以後纔知道的吧。在兩歲便知道，卻是知道得最早了。

她們是住在十四號門牌裏的，溫黛未出世之前，當然即是她的母親爲這人家的主要人物。她是一位可愛的太太，天生就她有一顆浪漫的心與一張善於說笑的甜嘴。她那顆浪漫的心很像從神祕的東方來的小套匣似的，一隻套着一隻，不論你發見多少隻，也總發見不完的。她那張善於說笑的甜嘴上有一個吻，雖明明就在嘴邊頭，但溫黛卻怎麼也取不到手的。

原來大林先生是這樣娶得她的：在她做姑娘時，有許多少少年男子同時發覺都愛上她了，於是他們便都奔到她家裏去向她求婚，可是大林先生卻獨自坐了馬車幹去的，因此他能首先幹到她家裏而得娶着她。他把她的一切都獲得了，唯有那隻內心的匣與那個吻不曾獲得。那隻內心的匣，他是根本不會知道的，那個吻，他是早已就灰心取牠的。溫黛以爲拿破侖總取得着那個吻的，但據我想來，若是拿破侖要來取那個吻，結果一定也發怒而去，把門碰得很響咧。

大林先生常常向溫黛誇口，說她的母親不但愛他，而且敬他。他是一個懂證券交易的精明人。當然證券

交易是無人真懂的，但他卻似乎很懂，常常把公債股票的漲落談得天花亂墜，足使任何婦人都尊敬他。

大林太太剛做新婦時，對於寫家用賬覺得像遊戲一般有趣，把賬簿記載得很是完備，甚至一根菜芽也不遺漏，但漸漸的把整棵菜花都漏寫上去，而繪上些沒有面貌的小孩子。這些小孩子即是在她算帳的時候繪的，原來便是她所思忖的。

於是頭一個生了溫黛，後來又生了約翰，後來又生了梅卻爾。

溫黛生後一兩個禮拜，他們能否留養她還在疑問中，因為留養她是要增加開支的。大林先生雖很以她為得意，但他卻很正經的，坐在大林太太的牀沿上，拉着她打算開支，她便在那裏對他哀求地望着她的意思是不必打算什麼，用到那裏就那裏，但他決不肯這樣的，他一定要用鉛筆與紙細細打算，若她有什麼提議打擾了他，他便須再從頭算起。

『不要打擾我，』他會這樣懇求她。

『我現在有一鎊十七先令在這裏，兩先令六辨士在辦事處，還可把我在辦事處的喝咖啡費節省下來，就算十先令罷，一共兩鎊九先令六辨士，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辨士，合成三鎊九先令七辨士，再加上我的支票簿上的五零零，合成八九七……誰在那裏動……八九七，小數點點在七上……不要講話，我自己的……和你借給那個上門來入的那鎊……靜些，孩子……小數點點在孩子上……喂，給你擾忘了……我剛纔是不是說九九七不錯，我剛纔說的是九九七。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以九九七養活一年？』

『當然我們能夠的，喬治，』她喚道。但她是在偏袒溫黛，實在兩人中他較為有聲勢。

『別忘了耳腺炎，』他近乎威嚇的警告她，於是又計算下去。『耳腺炎就算一鎊罷，但我敢說該算三十先令纔對些……不要講話……癩疹症一鎊五，德國癩疹症半基尼，一共二鎊十五先令六辨士……你不要』

搖手……還有百日咳，就算十五先令罷。」照這樣的計算下去，每次算得的數目總是不同，但終於把耳腺炎減到十二先令六辨士，兩種麻疹症只作一種算，溫黛纔得通過了。

約翰誕生後也有同樣的興奮，梅卻爾甚至幾及於難，但都也留養了，而不久你便可看見三個孩子一行，由保姆伴着到傅爾蓀小姐的幼稚園去。

大林太太愛什麼都馬馬虎虎，大林先生卻愛什麼都像鄰舍人家一樣，因此當然他們也要有一個保姆。因為孩子們吃牛奶已把他們吃窮了，所以用的這個保姆只是一隻嚴謹的紐芬蘭狗，名叫娜娜，在大林家用的，她之前，她並無一定的主人。但無論如何，她總以為孩子是很重要的，大林一家人是在凱星頓花園裏認識她的，她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公園裏窺看小兒車，惹得一般疏懶的女看護都痛恨她，因為她要跟到她們家裏去，向她們的主人控告。因此證明她是一個極好的保姆。在洗浴時間她始終一刻也不會離開，夜裏不論什麼時候，孩子稍微有一點兒聲響，她立刻就會起來。狗窩當然是放在孩子的房裏，她有一種天才，知道什麼時候咳嗽是忍耐不住的，什麼時候需要圍巾把你的喉嚨圍起來。她始終信仰舊式的醫藥，如大黃的葉子之類，對於微生物等的時髦的談論，她要作出鄙夷的聲音。她護送孩子們上學去時的那種嚴謹的樣子，真可為模範，孩子們一行規矩地前進時，她便嚴肅地在旁壓隊，孩子們亂走時，她便要把她們排成一行。每逢約翰踢球的日子，她總不會忘記衝他的球衣；每逢天將下雨，她總是嘴裏銜着一把傘。傅爾蓀小姐的幼稚園裏有一間最下層的房子，是作為保姆候待室的。保姆們都坐在長凳上，娜娜躺在地板上，只有這一點不同罷了。她們都瞧不起她，以為她的社會地位低於她們，而她也瞧不起她們的毫不正經的談天。她很不樂意大林太太的朋友們來參觀孩子的房間，但若他們來參觀時，她便先把梅卻爾的涎布拉去，給他換上個藍色線編織的涎布，然後把溫黛也修飾一下，把約翰的頭髮也整理一下。

再沒有比這個孩子的房間管理得更好了，大林先生也明知道的，可是他有時還要不安地疑心是否成爲鄰人的話柄。

他要顧慮到在城裏的地位咧。

娜娜還有一種惹惱他之處。即是他有時候感覺到她不佩服他。『我知道她很佩服你的喬治，』大林太太總是對他這樣擔保，並且示意孩子們對父親特別乖巧些。於是便可愛地跳舞起來，他們還有一個女僕麗沙，有時也得准加入跳舞。這女僕初雇時雖然她立誓說年紀已不祇十歲，但穿着長裙，戴着女僕的帽子，簡直像一個矮子。這些嬉戲者是多麼歡樂呀！最歡的是大林太太，她旋轉的厲害得使你什麼也看不見她，只看見她那個吻，若你衝向她去，也許可以取得那個吻。一直到潘彼得來時，再也沒有比這家庭更純樸更幸福了。

大林太太第一次聽得潘彼得的名字，是在她整理孩子們心的時候。好的母親在晚上都有一種習慣，待孩子睡熟之後，要檢點孩子的心，把白天所散亂的東西安放在適當的地位，預備明天早晨一點不紊亂。若你能醒着，（當然你不能的，）你便會看見你自己的母親在做這事，並且你還會覺得看起來很有趣哩。我想你會看見她跪着，對着你心裏的有些東西滑稽地出神，詫異你在世界上什麼地方拾得這東西，發見甜蜜的與不很甜蜜的，像拿一隻貓好玩似的拿來偎在臉上，然後趕快地收藏得無影無蹤。你在早晨醒時，你昨夜臨睡時所有的一切頑皮與惡感情都已摺得很小，放在你的心的底下，而你的心的上面已清爽地鋪展着你的美好的思想，預備你使用。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見過人心的圖。醫生們有時畫出你身上的別部份的圖，你自己的圖尤爲有趣，但叫他們畫一個孩子的心的圖，則不但是亂七八糟，並且永遠旋轉不定的。孩子的心上有許多曲折的線條，像你的體溫表似的，這大概便是島上的道路，因爲絕域多少總是一個島，有東一塊西一塊的驚人的顏色，海面

有珊瑚礁與輕快的船舶，還有野蠻人與冷清的巢窟，還有多半是做裁縫的矮鬼，還有湧出江河的山穴，還有王子六大哥，還有一所就要倒塌的草屋，還有一個很小的彎鼻子的老太太。若是只有這些東西，這張圖並不難畫的，但是還有第一天上學校，宗教，神父，圓池，縫紉，謀殺，絞死，間接受事位動詞，吃巧克力布丁的日子，用攀帶，說九十九，自己拔牙齒化了三辨士等等，不論把這些即畫在島上，或另畫一張圖來表明，總是全都紊亂非常，尤其是因為沒有一件靜止的。

當然絕域是很多的。例如約翰的絕域，則有一個池塘，其上飛着一隻紅鶴，約翰在射牠，同時年紀很小的梅卻爾，則有許多池塘飛在一隻紅鶴上面。約翰住在一隻側倒於沙灘上的船裏，梅卻爾住在一個皮帳幕裏，溫黛則住在一間用木葉巧妙地縫製的屋子裏。約翰沒有朋友，梅卻爾在夜裏有朋友，溫黛則有一隻小狼，這隻小狼是被牠的父母所拋棄的。但在大體上，則各人的絕域都有些相像，倘若聚在一起，則你可看出有些地方竟彼此很像的。孩子們永遠是把他們的油布與柳條製的小艇擱淺在這些虛幻的岸上，而在那裏玩耍。其實我們也曾到過那些岸上，現在我們也還能聽得海浪拍岸的聲音，雖然我們不會再上岸去。

一切好玩的島中，絕域最爲緊湊，不大也不散漫，到各處去探尋勝景並無遙遠的距離，都是近在咫尺之間的。你白天用椅子與桌布在那裏玩耍，一點也不會驚嚇的，但在你臨睡之前兩分鐘裏，則你白天所玩耍的便幾乎變爲實在的事了。所以要點夜燈。

大林太太遊歷孩子們的心中時，常常碰着不懂的東西，尤以彼得這名字最不可解。她並不認得名叫彼得的人，而約翰與梅卻爾的心裏卻到處是彼得，同時溫黛的心甚至幾乎塗滿這名字。這名字比別的字觸目，大林太太細細看時覺得這名字有一種古怪的漫不在乎的樣子。

『是的，他是很漫不在乎的，』溫黛抱歉地承認。因爲她的母親在問她。

「但他究竟是誰呢，我的愛兒？」

「你知道罷，母親，他便是潘彼得。」

起初大林太太完全不知道潘彼得是誰，後來追想到她的童年纔記起確有一個潘彼得，據說是與仙女們住在一塊兒的。還有些古怪的故事說到他，據說孩子們死後，他便陪他們走路，免得他們害怕的。她在那時是很相信的，但現在她已經出嫁，見識豐富了，所以很懷疑究竟有沒有這樣一個人了。

「並且，」她對溫黛說，「他到現在也該長大了。」

「啊，沒有，他還沒有長大，」溫黛確切地對她道，「他還只和我一樣大。」她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他的身心都與她一樣大，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知道的，可是她確鑿知道的。

大林太太便與大林先生商量，但他只作鄙薄的微笑。『聽我的話，』他道，『這總是娜娜對他們胡說的，這種觀念正是狗纜有的。別理會，也就沒有事了。』

但並非就沒有事，不久這個滋擾的孩子便使大林太太大為驚恐。

孩子們常常經歷着極奇的事，而不以為奇的。例如他們會在事後一禮拜纔記起而說出在森林中玩耍時，遇着亡父並且還和他遊戲。有一天早晨，溫黛也便是這樣不經意地泄露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那天早晨，在孩子房裏地板上發見了幾片樹葉，這幾片樹葉決非孩子們臨睡時即在地上的，大林太太正在不懂這樹葉的來歷之際，溫黛便含笑說道：

「我相信這一定又是彼得！」

「你這句話什麼意思，溫黛？」

「他真壞，不把這掃去。」溫黛嘆氣說。她是一個愛潔淨的孩子。

於是她便說得完全是事實的樣子，說出她以為夜裏有時候彼得到房裏來，坐在她的牀腳邊，對她吹笛的。不幸她從來沒有醒過，所以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知道的，可是她確鑿知道的。

「寶貝，你真胡扯了！誰也不能不敲門進來的。」

「我想他是從窗口進來的吧。」她道。

「我的愛兒，這是三層樓上呀。」

「母親，樹葉可不是就在窗跟前嗎？」

的確不錯，樹葉是發見在窗跟前的。

大林太太覺得不知怎樣纔好，因為溫黛說得這樣確鑿，你不能說她做夢而便一筆抹煞的。

「我的兒啊，」母親喚道，「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我忘了，」溫黛輕快地道。她急於要吃早餐了。

唉，她一定是在做夢。

但無論如何，樹葉確鑿在那裏。大林太太仔細研究這些樹葉，雖然都只是些僅存筋絡的枯葉，但她斷定這決不是英國的產物。她便拿了一個蠟炬在地板上爬來爬去，照尋陌生人的腳跡，又用鐵條通通火爐的煙囪，又拍拍牆壁，又用一根卷呎從窗口垂落到砌徑上去測量，卻是辟直的三十呎高，連一根可助爬上來的落水管也沒有。

一定是溫黛在做夢。

但溫黛並不在做夢，一到第二晚上就顯出了，這些孩子的非常驚人的探險行爲，可說即從這晚上開始了。

在我們所說的這晚上，孩子們仍照常上了牀。恰逢這晚上娜娜夜出，大林太太替孩子們洗過澡後，就給他們唱歌，一直唱到他們一一的放了手而溜入睡鄉。

一切看來都很安穩，她很放心，便恬靜地坐在火爐旁縫衣。

她是在替梅卻爾縫製生日穿的襯衫。但是火爐很暖，孩子的房裏又只暗淡地點着三盞夜燈，因此不久那縫製的東西便放在大林太太的膝上。她的頭垂下了，啊，多麼優美呀！她也睡着了。瞧他們四個，溫黛與梅卻爾在那邊，約翰在這邊，大林太太在火爐旁邊。應該還點第四盞夜燈哩。

她睡着後即做了一個夢。她夢見絕域近在咫尺，並且有一個奇異的孩子從絕域顯現出來。這孩子並不使她驚訝，因為從前在許多沒有孩子的婦人的臉上看見過他的。也許在有些母親的臉上也許看見他的。但是在她的夢裏，他把那蒙蔽絕域的薄膜揭開了，她看見溫黛、約翰與梅卻爾都在向那薄膜的揭開處窺望。

這夢本只是一件小事，可是在她做夢之際，孩子房裏的窗子吹開了，有一個孩子由窗口進來落於地板上。還有一個奇異的亮光陪同他來，這亮光的大小並不比你的拳頭大些，像一件活的東西似的在房裏亂飛，我想一定是這個亮光把大林太太驚醒了的。

她大叫一聲跳了起來，看見了這個孩子，她立刻就有些知道他便是潘彼得。當時若你或我或溫黛在那裏，我們便會看見他很像大林太太的吻。他是一個可愛的孩子，穿着僅存筋絡的枯葉與樹膠製的衣服，而最令人醉心的是他的那一口乳牙完全無缺。當他瞧見她是一個長大了的人時，他便對她咬緊那兩列小珍珠。

第二章 影子

大林太太嚇得大叫，便像僕人答應電鈴的呼召似的推開房門，娜娜走了進來，她是夜出纔回的。她便咆哮着向那孩子撲過去，那孩子就敏捷地從窗口跳出去。大林太太又嚇得大叫一聲，這次是爲了怕他跌死而嚇得大叫的，她以爲他一定是跌死了，急奔下樓去到街上尋覓他的小屍體，可是找不到，她舉頭望望，在那黑暗夜空裏，什麼也看不見，只有一道亮光，她以爲是一顆隕星。

她回到孩子房裏，發見娜娜嘴裏銜着個東西，原來這東西便是那個孩子的影子。在那孩子向窗口跳出去的時候，娜娜急急去關窗子，已幹不及捉住他，可是他的影子卻幹不及逃出，窗子碰的一聲關上，便把影子關折下來了。

你可斷定大林太太一定把那影子仔細研究的，但也只是一個極平常的影子。

娜娜確實有一個處置這影子的最好的方法。她把這影子懸掛在窗外，意思是『他一定會回來取這影子的，我們便把這影子放在他容易取去而不至驚動孩子的地方罷。』

但不幸大林太太不肯把這影子掛在窗外，因爲這很像曬衣裳似的要失全家的面子的。她想把這影子拿給大林先生看，可是他正在替約翰與梅卻爾計算冬大衣費，他爲使腦筋清楚起見，還用一條濕手巾裹在頭上，怎好去擾亂他，並且她還確鑿知道他會說：『都是因爲用狗做保姆而發生的。』

她便決定把這影子捲攏來，小心地放在一隻抽屜裏，待有適當的機會告訴她的丈夫。唉啊！一禮拜之後，機會到了，在那永不能忘的禮拜五。當然即是禮拜五。

「禮拜五我應該特別小心的，」以後她總常對她的丈夫道，同時也許娜娜是在她的那一邊拉着她的手。

「非也，非也，」大林先生總是這樣說，「完全是我的責任。都是我大林喬治幹的。予之過也，予之過也。」他是曾經受過古典文學的教育的。

他們便這樣一夜又夜的坐着追想那個極不幸的禮拜五，把一切詳情在腦膜上深印得像壞紙幣似的印透到反面。

「只要當時我不應承二十七號門牌裏的請吃飯。」大林太太說。

「只要當時我不把我的藥水倒在娜娜的飯碗裏。」大林先生說。

「只要當時我假裝愛吃那藥水。」這是娜娜的淚眼所表示的話，

「是我愛應承宴會的不好，喬治。」

「都是我愛開玩笑闖禍的，我愛。」

「是我把小事認真之過，我親愛的主人主婦。」

於是他們便有一兩個哀哭了，娜娜是在想，「真的，真的，他們不應用狗做保姆的。」大林先生時常用手帕替娜娜揩眼淚。

「那個惡鬼！」大林先生高聲叫罵，娜娜就附和而吠，但大林太太卻總不會罵過彼得，她的嘴邊頭有件東西不許她罵彼得。

他們會坐在那間空了的孩子房裏，細想那個可怕的晚上的種種詳情。那晚上起初也很安穩，完全像平常的晚上一樣，娜娜替梅爾放好了洗澡水後，便馱他去洗澡。

『我不要就睡，』他喚道，像金口玉言似的無可通融者，『我不要洗，我不要洗。娜娜，還沒有到六點鐘呢，你呀，你呀，我不再愛你了，娜娜。我對你說我不要洗澡，我不要洗，我不要洗！』

於是大林太太走了進來，她已穿着她的白色的夜服。她特別穿得早些，因為溫黛很愛看她穿着夜服，戴着喬治給她的項鍊。她還戴着溫黛的手鐲，是她要借來戴着的。溫黛也很愛把她的手鐲借給母親戴。

她看見她的兩個大孩子正在假裝做父親與她自身在溫黛誕生那天的情狀。約翰在說：

『我幸得慶賀你，大林太太，你現做母親了。』真像大林先生本人在溫黛誕生後所說的語調一般。

溫黛歡樂得舞起來，也真像大林太太當時的狀態。

接着又假裝誕生約翰，因為生了男孩，所以格外熱鬧，梅卻爾洗完澡後進來也要求他們誕生他，可是約翰殘忍地說他們不要再生孩子了。

梅卻爾幾乎哭出來。『沒有人要我，』他說，穿着夜服的太太當然不忍坐視了。

『我要的，』她道，『我正在很要第三個孩子呢。』

『你要男孩還是女孩？』梅卻爾不十分有把握地問道。

『男孩子。』

於是他就跳到她懷裏去了。大林夫婦與娜娜現在回憶起這種小事，不料竟即成爲梅卻爾在家的最後的一夜。

他們繼續追憶下去。

『後來便是我像一陣旋風似的闖進來，是不是？』大林先生自嘲道，實在他當時也確乎像一陣旋風似的。

也許他是情有可原的。當時他也在穿赴宴的衣服，一切都順手，惟到打領結時卻不順手了。說起來委實令人詫異，這人雖懂得證券交易，但對於打領結竟還毫無把握。果然有時候這東西也很聽命，毫不與他爲難，但也有時候降服不住這東西，每逢這樣的時候，若他肯忍受一點委屈，戴一個現成的領結，則家裏也就太平多了。

這次也就爲了這個。他手裏拿着一小團揉皺了的領帶，直闖進孩子的房裏來。

『爲什麼，什麼事，父親？』

『事情啊！』他大聲高叫，實在是大聲高叫。『這個領結，老是不結。』他說得幾乎成爲惡謔。『繞在我的頭頸上不行！繞在牀腳桿上便行啊！可不是我在牀腳桿上結好過二十回，但繞到我的頭頸上，便不行！唉，要命的不行啊！饒了我罷！』

他以爲這些話還不够打動大林太太，又嚴正地說：『娘，我警告你，非把這領帶繞在我的頭頸上打好，我們是不去赴宴的，我今晚上若不去赴宴，我也就不再去辦事了，若我不再去辦事，我們的孩子便要拋到街上去。』

甚至說到如此，大林太太還很鎮靜。『親愛的，我來試試看，』她道，實在他來要求她的就是這個，她便將她的涼冷的纖手替他把領結打好，同時孩子們圍着在那裏看他們的命運如何決定。有些男人們還不甘心於她這樣容易的便把領結打好，但大林先生在這一點上是很大度的，他漫不經心地向她道了謝，馬上即怒氣全消，一回兒後，他便把梅卻爾馱在背上，在房間裏繞舞了。

『我們嬉戲得多麼厲害啊！』大林太太現在回憶起來說道。

『我們的最後的嬉戲啊！』大林先生呻吟道。

「啊，喬治，你記不記得梅卻爾突然對我說，「母親你怎麼認識我的」」

「我記得的！」

「他們都可愛非常，喬治，對不對？」

「他們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現在他們竟去了。」

那一次嬉戲是因爲娜娜進來而停止的，不幸得很，大林先生撞着了娜娜，他的褲子上沾滿了狗毛。原來這條褲子不但是新褲子，並且是他平生第一次穿的腳管上有宕條的褲子，因此他痛惜得咬嚼嘴唇，幾乎哭出來。大林太太當然便替他刷去，但他卻又說到用狗做保姆的錯誤。

「喬治，娜娜是個寶貝呢。」

「無疑的是寶貝，但我時常不安，覺得她把孩子當做小狗。」

「啊，不對，親愛的，我確鑿覺得她知道他們是有靈魂的。」

「我懷疑，」大林先生沉思地說，「我懷疑。」他的妻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可以把那個孩子的事告訴他了。起初他鄙薄那故事，直到她把那個影子給他看後，他纔沉思起來。

「我一點也不認識，」他說，細細地在察看，「但看他那樣子像是一個壞人。」

「你記得罷，當娜娜把梅卻爾的藥瓶銜進來的時候，」大林先生道，「我們還正在討論這件事呢。娜娜，你永遠不要再銜藥瓶罷，都是我的錯。」

他雖是一個男子漢，可是對於吃藥也簡直不敏。若說他這人有一缺德，這缺德便是他自以爲平生勇於吃藥，因此在梅卻爾躲避娜娜嘴裏銜的藥匙的時候，他便申斥道，「擺出男子漢氣來，梅卻爾！」

「不要！不要！」梅卻爾頑皮地喚。大林太太出去替他拿一塊巧克力糖，大林先生便以爲這顯出缺乏毅

力。

「娘，不要縱容他，」他在她後面喚道。「梅卻爾，我在你的年紀，吃起藥來一點也沒有怨言的。我總說，「謝謝您，慈愛的父母，給我吃藥使我好。」」

他實在自以為這是真的，其時溫黛已改穿夜服，她也信這為真，鼓勵梅卻爾道，「父親，你有時吃的那種藥，比這還難吃得多，是不是？」

「比這難吃多了，」大林先生勇敢地道，「倘若我的藥瓶不遺失，梅卻爾，我現在便會吃個樣子給你看看呢。」

其實他的藥瓶並未遺失，是他自己在深夜裏爬起來藏在衣櫥頂上的。他不知道早已被忠誠的麗沙找到，放在臉盆架上了。

「我知道那藥瓶放在那裏的，父親，」溫黛道，她常是樂於侍奉的。「我就去拿來罷，」他幹不及攔阻她，早跑去了。馬上他的精神消沉得奇怪得很。

「約翰，」他顫抖着道，「這是最難吃的藥呀。是又膩又甜的那種難吃東西呀。」

「只一下子，馬上就不難受的，父親，」約翰快樂地道，溫黛已捧着一杯藥水跑進來。

「我是盡力跑快的，」她喘着道。

「你真快得神奇，」她的父親用一種完全是向她泄恨的語調答道。「梅卻爾先吃，」他執拗地說。

「父親先吃，」梅卻爾說，他是天生多疑的。

「我要作嘔的，你知道罷，」大林先生威嚇地說。

「努力吃罷，父親，」約翰道。

『不用你說，約翰，』他的父親馬上喚住。

溫黛完全不懂了。『我剛纔以爲你很容易吃的呢，父親。』

『並非爲此，』他答道。『爲的是，我的杯子裏的藥比梅卻爾匙裏的多。』他的自尊心幾乎要爆裂了。

『這事不公平，我到死也要說，這事不公平。』

『父親，我在等待你吃呢，』梅卻爾冷酷地道。

『你倒說得好，你在等待我吃，我也正在等待你吃呢。』

『父親是一個沒硬氣的奶油蛋糕。』

『你也是一個沒硬氣的奶油蛋糕。』

『我不怕。』

『我也不怕。』

『那麼，你吃罷。』

『那麼，你吃罷。』

溫黛有了一個好主張。『爲什麼不兩人同時吃呢？』

『當然可以的，』大林先生道。『你預備好了嗎，梅卻爾？』

溫黛說：『一二三，』梅卻爾便吃了他的藥，但大林先生卻把他的藥藏到他的背後去了。

梅卻爾憤怒得大叫，溫黛也高喊：『唉，父親！』

『你喊「唉，父親」是什麼意思？』大林先生問道。『不要那樣嚷了，梅卻爾。我本想吃我的藥的，但是我

我不會吃着。』

三個孩子都對他望着，恰像他們不佩服他了，這情形是可怕的。『你們都聽我說，』娜娜一走到浴室裏去後，他馬上懇求道，『我剛想出一個極妙的開玩笑的方法了。便是把我的藥水倒在娜娜的飯碗裏，讓她以為是牛奶而吃掉。』

原來那藥水是牛奶色的，但孩子們卻並無他們的父親的幽默的意識，在他把藥水倒入娜娜的飯碗裏去的時候，他們都在對着他譴責地望着。『什麼玩笑啊！』他含糊地說，而大林太太與娜娜回來的時候，孩子們又不敢許發他的詭計。

『娜娜，好狗，』他拍拍她，說道，『我倒了一點兒牛奶在你的飯碗裏，娜娜。』

娜娜便搖搖尾巴，跑去把飯碗裏的藥水就舐。然後對大林先生這樣的一瞥，並非怒目的一瞥，是她給他看看那使我們覺得對不起義狗的她的兩大顆紅淚，而爬到她的窩裏去了。

大林先生自覺慚愧之極，但他還是不肯屈服。在可怕的寂靜裏，大林太太嗅嗅那隻飯碗。『唉，喬治，』她道，『這是你的藥水呀！』

『這只是開一個玩笑罷了，』他大聲嚷道，其時她在安慰她的孩子們，溫黛是在撫慰娜娜。『好極，好極，』他苦痛地說，『我的澈骨的疲勞辛苦要成爲這家庭中的衆笑之的了。』

溫黛仍舊還在撫慰娜娜。『對了，』他大喊。『溺愛她！沒有人溺愛我。唉，唉，絕對沒有！我只是替你們掙飯吃的，爲什麼我也該被你們溺愛呢……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喬治，』大林太太懇求他道，『別這樣高聲大嚷，僕人們要聽見了。』他們的僕人本只有一個麗沙，但不知怎樣總是說慣僕人們。

『讓他們聽去！』他橫暴地答道。『讓全世界聽去也不要緊。可是我不許這隻狗再有一個鐘頭在我的

孩子的房裏攬作威福了。」

孩子們都哭了，娜娜便跑到他跟前，去求情，但他把她幹回。他覺得恢復爲男子漢了。「徒然，徒然，」他喊道，「你該在庭園裏的，你馬上到那邊去，鎖在那邊罷。」

「喬治，喬治，」大林太太低聲道，「不要忘了我剛纔告訴你的那個孩子啊。」

唉，他不肯聽。他決意要顯出誰是一家之主，看着他的命令不能把娜娜喊出狗窩來，他使用甜言蜜語勾引她出來，橫暴地捉住了她，便把她從孩子的房裏拖了出去。他自己覺得很慚愧，可是他還是這樣做了。這全因爲他的性子太急於要令人佩服。他把娜娜鎖在後園裏之後，這個卑鄙的父親便自己蹲踞在走廊裏。當大林太太在異常的寂靜中打發孩子們上牀而替他們點夜燈之際，他們聽出了娜娜的叫聲，約翰便哽咽着道，「因爲他把她鎖在園裏，所以她在叫了，」但溫黛比較聰明得多了。

「這不是娜娜的不樂的叫聲，」她道，有點兒猜想將要發生什麼，「這是她發見危險時的叫聲。」

危險！

「溫黛，你斷定這不會錯的嗎？」

「決不會錯的。」

大林太太發抖了，走到窗跟前。窗子是關得很牢固的。她向窗外瞧瞧，但見夜空中星光絢爛。衆星擠集於這屋子的四周，恰像都在好奇地要看這屋子裏將發生什麼變故，但她卻並未注意到這點，也未注意到有一兩個小星在向她霎眼示意。惟雖如此，卻也有一種莫名的恐怖壓上她的心頭，使她喚出，「唉，我多麼希望，今夜我可以不去赴宴啊！」

甚至已經半醒半睡的梅卻爾也知道她心慌了，他問道，「母親，點上了夜燈後還有什麼東西能來傷害

我們呢？」

『沒有的，寶貝，』她道，『夜燈便是眼睛，做娘的留下牠保護孩子的。』

她走到各隻牀前去替他們唱催眠歌，小梅卻爾便伸出兩臂來把她摟住。『母親，』他喊，『我喜歡你。』這便是她聽得他說的最後一句話，距今已很久了。

到二十七號門牌去，只有幾碼路，但剛落過一點兒雪，大林夫婦便敏捷地揀不泥濘的地方走去。街上已只有他們兩人，衆星都在注目他們。衆星都很美，但他們不能參與任何事情，他們只能在旁觀。這是因為他們從前做了什麼事而懲罰他們這樣的，可是距今已很久，所以已沒有一個星知道究竟爲的是什麼事了。因此年紀大的星們便變成目鈍無光而極少說話（星的說話就是霎眼）惟年輕的小星們還靈敏的。他們對於彼得並無真的友誼，因爲他有一種惡作劇，便是要偷偷地到他們後面去吹滅他們，可是他們也很愛開玩笑，所以今夜他們也都贊成他，恨不得馬上就把大人們排佈開。大林夫婦走進二十七號，關門之後，馬上天空裏發生了一下騷動，天河裏的最小的星喊出：

『現在，彼得！』

第三章 離開罷離開罷

大林夫婦離家以後，片時之內，那三個孩子牀邊的夜燈還繼續燒得明亮。這是三盞非常可愛的小夜燈，誰也沒有不希望牠們好好地清醒着接見彼得的，可是一會兒後，溫黛的燈便霎霎眼而打了一個呵欠，招得其他兩盞燈也打呵欠，嘴還沒閉上的功夫，三盞全都熄滅了。

卻說那房間裏忽兒又有了一個亮光，比那些夜燈亮過千倍，說時遲，那時快，這亮光已經到了全房間的抽屜裏，尋找彼得的影子，把衣櫥也細搜了，把所有口袋都查看到了。這個亮光實際上不是亮光，只因其飛得極快，所以作成這個亮光的，但待其停息一秒鐘，你便見這原來是一個小仙女，至多像你的手那麼長大，但她還在生長的。她是一個姑娘，名叫丁當鈴，俏伶伶的穿着枯樹葉的衣裳，裁製得貼身緊窄，把她的體態完全傳出。她稍微有點兒發胖的傾向。

這仙女進來後不久，窗子便被那小星們的吹氣所吹開，彼得進來了。一路來時，他曾經提攜着丁當鈴的，他的手上還帶着仙塵。

『丁當鈴，』他斷定孩子們都睡熟的，便輕輕地喚，『丁當，你在什麼地方？』其時她是在一個壺裏，正在非常喜歡這個場所，因為她以前到過壺裏。

『啊，快從壺裏出來呀，告訴我，你知道他們把我的影子放在什麼地方嗎？』
像金鈴似的最可愛的丁當聲便回答他。這種丁當聲就是這仙女的言語。不是你們平常孩子所能聽得的，但若你們能聽得，則你們便會知道你們從前早已聽得過一次的。

丁當說影子是在那隻大箱子裏。她指的是那隻抽屜櫃，彼得便跳到抽屜櫃跟前去，用雙手把抽屜裏的東西都拋散到地板上，像國王把銅子兒拋散給貧民似的。轉瞬之間，他尋着了他的影子，在歡樂中，他不留神把丁當鈴關閉在抽屜裏了。

若說他還有點兒思想，惟我是不信他有過思想的，則他想的便是他與他的影子挨近時是會像兩滴水似的溶合的，然而不溶合，他是驚惶了。於是他試用浴室裏的胰子來黏上，但也失敗。彼得便打了一個冷戰，坐在地板上哭了。

他的嗚咽聲驚醒了溫黛，便在牀上坐了起來。她看見一個陌生人坐在孩子房裏的地板上哭泣，並不驚訝，只覺得很有趣。

「孩子啊，」她文質斌斌地說，「你爲什麼在傷心呢？」

彼得也極會講究禮儀，因他曾在仙女們所舉行的儀式裏學得了隆重的禮節的，他立起來優美地向她作一鞠躬。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大林，溫黛，麻辣，安琪拉，」她滿意地回答。「請教你的名字。」

「潘彼得。」

她早已料定他一定是彼得，但似乎覺得這名字未免比較的太簡短一點。

「就只這個嗎？」

「是，」他很厲聲地答道。他還是第一次感覺到這是一個簡短的名字咧。

「我抱歉，」溫黛，麻辣，安琪拉說。

『沒有關係，』彼得咽了一口氣，說道。

她問他住在什麼地方。

『向右轉兩轉，』彼得道，『然後向前一直去，走到早晨。』

『好一個可笑的住址啊！』

彼得有點喪氣了。因為他第一次感覺到這也許是一個可笑的住址。

『不，並不可笑，』他道。

『我的意思是，』溫黛記着了她自己是在主人的地位，便和靄地說，『人們與你通信就這樣寫的吗？』他希望她還是不提起信為妙。

『不收着什麼信的，』彼得表示輕蔑地說。

『但你的母親收着信的吧？』

『沒有母親的，』他道。他不但沒有母親，並且毫不想要母親。他以為母親是太擡舉得高的人。但溫黛卻馬上覺得她現在正遇着了一齣悲劇。

『啊，彼得，無疑的，你是在哭，』她說，跳下牀來跑到他跟前去。

『我不因為母親而哭的，』他很生氣地道。『我因為黏不上我的影子纔哭的。況且，我並不哭。』

『脫下來了嗎？』

『是。』

於是溫黛看地板上的影子，看那樣兒是很拖離的，她便很替彼得難受。『真糟糕！』她說，但她看見會試用胰子來黏過，又忍不住好笑。多麼幼稚！

幸而她馬上想出了辦法。『這必須縫上的，』她道，語氣間有點兒扶助人的樣子。

『什麼叫做縫？』他問道。

『你真無智識得可怕咧。』

『不，我並不無智識。』

但話雖如此說，實際她正非常喜歡他的無智識。『我的小人兒，我來替你縫上罷，』雖然他和她一樣高大，但她卻對他這麼說，她便取出她的針線匣來，把影子縫到彼得的腳上去。

『痛是總要有一點兒痛的，』她警告他。

『啊，我決不會哭的，』彼得說，他已經自以為平生從未哭過了。於是他便咬緊了牙，沒有哭，一會兒後，他的影子便行動自如了，雖然還有一點兒皺痕。

『我用熨斗把牠燙燙平吧，』溫黛沉思地說，但彼得十足的稚氣，不注重外表的，早已高興得滿屋裏到處亂跳了。唉，他已經忘了溫黛的恩惠。他以為他自己把影子接上的。『我是何等聰明呀！』他狂喜地自鳴得意，『啊，我的聰明！』

將就地說，彼得的這種驕傲正即是他的許多迷人之處的一種。嚴正地說呢，則實在也再沒有比他更鹵莽的孩子了。

但當時溫黛不樂意了。『你好傲驕啊，』她很譏諷地喊道，『當然我不會幫忙的！』

『你只幫忙了一點兒，』彼得隨便地說，繼續跳舞。

『只一點兒！』她撒嬌地說。『若我是不中用的，我至少還能退出的，』她極神氣活現地跳上牀去，拿毛毯蒙住了臉。

他假裝要走了，想引她擡出頭來看，也不成功，於是他便坐在床橫頭輕輕地用腳踢她。『溫黛，』他道：『你別退出。溫黛，我在樂得忘情的時候，我忍不住自鳴得意的。』她仍是不肯擡出頭來，雖然她是在很注意地聽。『溫黛，』他繼續說，那聲調說的溫柔得不論那一個女人聽了沒有不動心的，『溫黛，一個女孩子是比二十個女孩子還中用得多的。』

原來溫黛全身吋吋都是女人的本色，雖然她一共沒有多少吋，於是她便從被毯裏向外窺看。

『你真以爲這樣嗎，彼得？』

『是真的。』

『我覺得你怪可愛咧，』她直說，『我便再起來罷，』於是她便與他同坐在牀沿上。她還對他說，倘若他喜歡接吻，她是願意給他一吻的，但彼得卻不懂她的意思，便伸出手來等待接取。

『你總知道什麼叫做吻嗎？』她吃驚地問道。

『你把這給與我，我自然會知道的，』他踞促地回答，她免得使他難受，便把一個頂針給與他。

『現在，』他道，『要我給你一吻嗎？』她有點兒拘束地回答道，『謹聽尊便。』她便很自賤的把臉送過去，可是他只把一個櫛樹子製的紐子塞到她的手裏，她只好慢慢地把她的臉縮回來，而和悅地說她要把他的吻掛在項鍊上。幸而把這個櫛樹子製的紐子掛在她的項鍊上，後來這東西便救了她一命咧。

我們遇到與初交者互通款曲時，照例要彼此互詢年齡，因此凡事不肯苟且的溫黛便向彼得訊問年紀。但這實在不是給他一個愉快的問題，這恰像你要應考英國帝王史的時際，忽兒出了文法的題目考問你。

『我不知道，』他不安地答道，『但我是很年青的。』他實在一點兒也不知道，只是在懷疑，可是他卻就胡亂說了出來，『溫黛，在誕生我的那天，我就逃出家庭的。』

溫黛覺得很是奇怪，但也覺得很有趣，她使用那可愛的會客的禮貌，指觸她的夜裝，表示要他再坐得挨近她些。

「原因是爲了我聽得父母，」他低聲解釋，「在談論我長大後成爲什麼樣人。」他說到這裏非常憤激。「我永遠不要長大成人。」他熱切地說，「我要永遠做一個小孩子，永遠開開玩笑。因此我便逃走到康星頓花園，與神仙們同住了很多時候。」

她很豔羨的向他望望，他以爲是豔羨他的逃走，但實則是豔羨他的認識神仙。溫黛過的是這樣一種家庭生活，恨不得認識神仙。她便問了許多關於神仙的事，他很詫異，因爲他以爲神仙只是討厭的東西，常要妨礙他，牽制他等等，實在他有時還避開他們咧。惟在大體上他還是喜歡他們的，他便把神仙的起源告訴她。

「你知道吧，溫黛，第一個嬰孩第一次笑時，那笑聲便碎成千塊，塊塊都到處跳躍，這就是神仙的起源。」這是無聊的話，但她是常在家裏不見世面的人，所以也喜歡聽的。

「所以，」他繼續和靄地說，「各個男孩女孩都應該有一個神仙的。」

「應該有還沒有？」

「沒有。你看現在孩子們都這樣的懂事，他們一會兒便不信神仙了，每次一個孩子說，「我不信神仙，」就有一個地方一個神仙跌死。」

說到這裏，他實在覺得關於神仙的話談得夠了，便想着丁當鈴這半晌怎麼沒有一點聲音。「我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他說着便站起來喚丁當。溫黛的心突然驚慌得劇跳了。

「彼得，」她抱住他，喊道，「你不是告訴我這屋裏有一個神仙嗎？」

「她剛纔還在這裏的，」他有點兒不耐煩地說，「你不聽得她的聲音嗎？聽得嗎？」他們各自靜聽。

『我只聽得一種聲音，』溫黛說，『像鈴的丁當聲。』

『那麼，這便是丁當了，這仙女的言語便是這樣的。我覺得我也聽得了。』

這聲音是從抽屜櫃裏發出來的，彼得便喜形於色。沒有人能具彼得那樣的歡容笑貌，他笑起來時的格格的声音尤爲可愛。他還保存着他誕生後第一次的笑聲笑容咧。

『溫黛，』他快樂地低聲道，『我相信我是把她關閉在抽屜裏了！』

他把那可憐的丁當從抽屜裏放了出來，她便滿屋子飛來飛去怒叫。『你不該說這種話，』彼得反抗道。『當然我是很抱歉的，但我怎能知道你在抽屜裏呢？』

溫黛不在聽他說話。『啊，彼得，』她喊道，『她肯不肯站定一下子讓我瞧瞧她！』

『她們難得站定的，』他道，但溫黛看見那個浪漫的人形飛到那座杜鵑鐘上停息一下了。『啊，怪可愛的！』她喊道，雖然丁當的臉上還有餘怒。

『丁當，』彼得和氣地說，『這位女士說她願意你做她的仙女。』

丁當鈴答覆得很無禮。

『彼得，她說什麼？』

他只好翻譯了。『她是不大有禮的。她說你是一個大醜女，還說她是我的仙女。』

他還要和丁當辨論。『丁當，你知道吧，你不能做我的仙女的，因為我是先生，你是女士。』

對於這句話，丁當回答了這幾個字，『你這蠢貨，』便逃到浴室裏去了。『她是一個很平常的仙女，』彼得抱歉地解釋，『她名叫丁當鈴，就因為她是做修補鍋罐的。』

於是他們兩口兒同坐在一隻靠背椅裏，溫黛又對他發了許多疑問。

『大概你現在不住在康星頓花園裏了吧……』

『有時候我還住在那裏的。』

『那麼，你現在多半是住在什麼地方呢？』

『是和那些遺失的孩子們同住的。』

『遺失的孩子們是誰呢？』

『他們便是當保姆向別處閒眺的時候從兒車裏跌出來的。若在七天之內無人把他們認領去，便把他們遠遠地送到絕域去交付。我便是首領。』

『那一定有趣極了！』

『是有趣的，』狡猾的彼得道，『但我們也很寂寞。你瞧，我們沒有一個女伴。』

『那些孩子中沒有女的嗎？』

『啊，沒有，你知道，女孩子們太聰明了，決不會從兒車裏跌出來的。』

這話說得非常奉承溫黛。『我覺得』她道，『你說起女孩子來真會說的怪可喜的，睡在那邊的約翰可就簡直瞧不起我們。』

彼得就站起來一腳把約翰和被毯等統都踢下牀去。溫黛覺得他初次會面便這樣行爲，似乎太鹵莽了，她便奮勇對他說，他並非她家裏的首領。但不管怎樣，約翰卻仍在地板上睡得很熟，所以她也就不管他躺在那裏。『我知道你爲的是待我好，』她緩和道，『所以你便給我一吻罷。』

她一時忘記了他是不懂吻的。『我想你是要討還這東西了吧，』他苦痛地說，便把那個頂針還給她。『啊，親愛的，』靈敏的溫黛道，『我說的不是指吻，是指頂針。』

「什麼叫做頂針？」

「便是這樣。」她吻了他。

「可笑！」彼得沉重地說。「現在要不要我也給你一個頂針？」

「隨便你。」溫黛道，這次她是把她的頭挺直的。

彼得便頂針她，但她馬上便極叫起來。「怎麼了，溫黛？」

「很像有什麼人在拉我的頭髮。」

「這一定是丁當了。先前我從未知道她竟這樣頑皮。」

果然是丁當又在滿屋子亂飛，說着不中聽的話。

「溫黛，她說每逢我給你頂針的時候，她都要這樣對付你的。」

「但是爲什麼呢？」

「爲什麼，丁當？」

丁當又回答，「你這蠢貨。」彼得不懂究竟是爲什麼，但溫黛卻已心裏明白了，並且她聽他說到他來這房間窗口的目的，並非爲了要看她，是爲了要聽故事，她也有點兒失望。

「你瞧我一點也不知道故事。那些遺失的孩子，沒有一個知道故事的。」

「這真是多麼糟糕。」溫黛道。

「你知道嗎？」彼得問道，「爲什麼燕子築巢在屋檐上就爲了要聽故事。啊，溫黛，你的母親對你講的一個故事多麼可愛。」

「那一個故事？」

「講那個王子尋不到那個穿玻璃鞋的女郎的事的。」

「彼得，」溫黛興奮地道，「那便是辛特雷拉，後來他尋着了，一塊過活得很幸福的。」

彼得歡樂得從所坐的地板上立起來，跑到窗跟前去。『你到什麼地方去？』她疑懼地問道。

「去告訴別的孩子們去。」

「彼得，不要去，」她懇求道，「我知道的故事多得很咧。」

這是她的明白的話，無可否認她是先勾引他的。

他走回來，眼睛裏便有一種貪婪的神情，這本該使她驚駭的，可是她並不驚駭。

「啊，我會講許多故事給孩子聽咧！」她喊道，彼得便抓住她，要拉她到窗口去。

「放開我！」溫黛命令他。

「溫黛，就同我去對那些孩子講罷。」

當然她是樂於這個要求的，但她卻說道，「啊，親愛的，我不能去。想到媽媽！況且我又不會飛。」

「飛是我就可以教你會飛的。」

「啊，飛起來是多麼有趣呀。」

「我還可以教你會跳上風背，這樣，我們便可一同去了。」

「呵呵！」她歡叫。

「溫黛，溫黛，你既有時間睡在無聊的牀上，不如同我飛遊去對衆星說說笑話罷。」

「呵呵！」

「並且還有人魚咧，溫黛。」

「人魚有尾巴嗎？」

「有這樣長的尾巴。」

「啊，溫黛喊道，『去看人魚吧！』」

他變得可怕地狡猾了。『溫黛』他道，『我們還會都非常尊敬你咧，』

她正在那裏苦悶地掙扎。很像她在極力要停住在地板上似的。

但他卻毫無憐惜她。

『溫黛』詭計多端的他說道，『還要你安排我們晚上睡覺。』

「呵呵！」

「我們晚上睡覺，從來沒有人替我們安排的。」

「呵呵，」她向他伸出兩臂。

「還要你替我們補衣服，做口袋。我們誰也沒有口袋咧。」

她怎能抵抗這引誘。『當然這是有趣極了！』她喊道。『彼得，你也肯教約翰和梅卻爾飛嗎？』

「隨便你，」他冷淡地道，她便跑到約翰和梅卻爾跟前，去搖醒他們。『醒醒，』她喊，『潘彼得來了，他要教我們飛咧。』

約翰擦擦眼睛。『那麼，我就起來罷，』他道。當然他是早已在地板上了。『喂，』他道，『我已起來了！』

梅卻爾這時也起來了，神情非常的敏銳，但彼得突然做手勢令他們別作聲響。他們臉上便都表現出孩子們傾聽大人們的聲音時的那種詭譎的神色。一點兒聲息也沒有。那麼太平無事了。不別就這樣說，正不太平哩。原來娜娜已經苦叫了一夜，現在剛不叫了。所以他們恰聽了個空。

『滅燈！躲藏！幹快！』約翰喊道，在這整件的冒險事中，他只有這一次發號施令。因此當麗沙牽着娜娜進來的時候，孩子的房間似乎一切仍舊，很黑暗的，你還能立誓說你聽得同住在房裏的三個淘氣的孩子像睡熟似的在柔和地呼吸。他們實在是躲在幃幙後面故意裝出這種呼吸聲的。

麗沙心裏好不自在，因為其時她正在廚房裏調製聖誕節布丁，被娜娜胡亂的猜疑叫得她出來，她的臉上還黏着一粒葡萄乾咧。她想最好是牽娜娜到孩子的房裏去瞧一下，纔可安靜一點，但當然是要監視住她的。

『瞧，你這多疑的畜牲，』她說，毫不顧全娜娜的體面。『他們都很安全的，是不是？小天使們個個在牀上鼾睡咧。聽聽他們的柔和的呼吸聲。』

梅卻爾聽她說到這裏，知道自己成功了，高興得大聲呼吸起來，以至幾乎被窺破。娜娜是知道這種呼吸了，她很要擺脫開麗沙的牽拉。

但麗沙是粗笨的。『別再這樣了，娜娜，』她嚴厲地說，把她牽出房間。『我警告你，若是你再叫，我就立刻去把先生與太太從宴會上請回來，先生怎不會把你抽一頓鞭子，一定的。』

她便把那不幸的狗仍鎖在原處，但你以為娜娜便不叫了嗎？怕把先生與太太從宴會上請回來嗎？喂，她正求之不得哩。你想她這麼熱望她所保護的孩子安全，那還顧慮到鞭子不鞭子？不幸麗沙仍回去做聖誕節布丁，娜娜眼看她不肯幫助了，便拼命地掙脫鎖鍊，終於把鍊子掙斷。一會兒後，她便衝進二十七號門牌的餐室裏去，把她的腳掌朝天，這是她的一個最明顯的報告方法。大林夫婦馬上知道他們的孩子的房裏發生了什麼可怕事了，便不及向女主人告別，奔到街上。

但自從那三個壞孩子躲在幃幙後假裝出熟睡似的呼吸聲後，迄今已有十分鐘，彼得在十分鐘裏是能

做很多的事的。

我們現在回講到孩子的房間。

『不要緊了，』約翰宣佈說，從躲藏的地方溜出來。『我說，彼得，你真能飛嗎？』

彼得省得回答的麻煩，便繞屋子飛起來，途中觀覽那壁爐上的裝飾。

『多麼高揚呀！』約翰與梅卻爾道。

『多麼美妙呀！』溫黛嚷道。

『是呀，我多麼美妙啊，我多麼美妙！』彼得又得意忘形了。

看着似乎很容易，但他們起先地板上試，後來又爬到牀上去試，總是往下墜，不上昇。

『我說，你怎麼飛的？』約翰問道，擦擦他的膝蓋。他是一個很愛什麼事情都實地做的孩子。

『你只要心裏想些可愛的奇妙的思想，』彼得解釋道，『這種思想就會把你昇上空中的。』

他又做了一次飛的樣子給他們看。

『你做得太快，』約翰說，『你肯不肯很慢地做一次？』

彼得又把慢的與快的都做了一次。『我學會了，溫黛！』約翰喊道，但他馬上發見自己還沒有學會。他們

沒有一個能飛起一時，經然甚至梅卻爾也已認識兩音字，而彼得卻連字母也不識一個。

當然彼得是在和他們開開玩笑，因為若不吹一些仙塵在身上，誰也飛不上的。很幸的，先前我們已說過，

他的一隻手上正黏有仙塵的，他吹了些在各人的身上，便有極妙的效驗。

『現在就只要這樣的聳動你們的兩肩，』他道，『往上飛罷。』

他們都爬在牀上，勇敢的梅卻爾第一個先飛。他本來不一定就想飛起的，但纔只一試，立刻就向房間的

那一端飛去了。

「我飛過了！」他還在半空中時就喊。約翰也飛起了，在靠近浴室的地方遇着了溫黛。

「啊，可愛呀！」

「啊，高揚呀！」

「瞧我呀！」

「瞧我呀！」

「瞧我呀！」

他們遠不及彼得飛的優美，他們的腳總還不得不有點兒踢動，但他們也已飛得頭頂碰着天花板了，幾乎沒有別的能像這樣妙了。彼得本欲扶助溫黛一手，但又不得不縮手回來，因為丁當在發怒得很。

他們上上下下地飛繞，溫黛的說話便在天上一般。

「我說，」約翰喊道，「爲什麼我們都不飛出去呢！」

當然，彼得引誘他們的目的就是這個。

梅卻爾便準備出去了，他要瞧瞧飛十億英里需多少時間，但溫黛還在猶豫不決。

「人魚！」彼得又提說。

「呵呵！」

「還有海盜。」

「海盜，」約翰喊道，抓住了他的出遊戴的帽子，「我們馬上就去吧！」

卻說大林夫婦和娜娜正卽在這時候奔出二十七號門牌。他們奔到街的中央眺望孩子房間的窗子，不

錯，窗子是仍舊關着的，但那房間卻很明亮，最駭異的是看見那窗帘上有三個穿夜衣的小人影在繞圈兒浮動，瞧那樣子卻不是在地板上，是飄在空中的。

不止三個人影，是四個咧！

他們打了一陣冷戰，推了大門。大林先生就要衝上樓去，但大林太太卻做手勢叫他輕輕地上去。她甚至要想叫她自己的心也跳得輕些。

他們幹到孩子房裏時還來得及嗎？若是來得及，他們當然是何等喜悅，就在我們也要吐一口氣放下了，可是也就沒有故事可說下去了。反過來說，若是他們幹到孩子房裏時已經來不及，則我現在就鄭重申明，這故事的結果是終於圓滿的。

若不是小星們看着他們，他們幹到孩子房裏倒是還來得及的。就因為星們看着他們，所以又把窗子吹開了，那個最小的星便喊：

『退避，彼得！』

彼得知道時機急迫萬分了。『來，』他威逼地喊道，便馬上飛到夜空中去，約翰，梅卻爾與溫黛也都隨他飛去了。

大林夫婦和娜娜衝進孩子的房裏時，已經來不及了。這些鳥兒都已飛完了。

第四章 飛行

『向右轉兩轉，然後向前一直去，走到早晨。』

這便是彼得先前告訴過溫黛的到絕域去的途徑。但即使是飛鳥，攜帶了地圖在風的角上查看，也不能照這句話尋得出那地方的。你瞧，彼得是老是偶爾怎麼想便怎麼說的。

起初他的同伴是很相信他的，並且飛行得很高興，浪費時間於飛繞禮拜堂的尖塔或沿途所遇吸引他們注意的高的東西。

約翰與梅卻爾比賽誰飛得快，梅卻爾得勝。

他們回憶到不久以前纔會在房間裏飛繞幾圈便自以爲了不起，也自覺好笑了。

不久以前，但究竟多少時候了呢！這思想還沒擾動溫黛的心境之前，他們已在飛越大海。約翰以爲這時已飛行第二個海，已是飛行的第三夜了。

有時遇着黑暗，有時遇着光明，有時覺得很冷，有時覺得太熱。有時他們是否真覺得飢餓？還是假裝？因爲彼得有這麼一種有趣的餵他們的新方法。這方法便是叫他們去追逐那些嘴裏銜着人能吃的食品，的飛鳥，追着後便把那鳥嘴裏的食品掠奪過來，於是那被掠奪的飛鳥便又反追他們，把那食品仍奪回去，這樣便可有趣地彼此互相追逐過幾英里，終於也仍便互相表示好感而分別。但是溫黛有點兒擔心彼得，似乎他對於這種尋食吃的方法毫不以爲奇怪，他甚至不知道還有別種尋食吃的方法咧。

當然他們並非假裝要睡，實在是他們倦得要睡了，但是危險得很的，因爲他們略一朦朧睡着，馬上就墜

下去了。可怕的是彼得還在那裏覺得好笑。

『他又墜下去了！』他看見梅卻爾像一塊石頭似的突然下墜，便歡叫。

『救救他呀，救救他呀！』溫黛看着下面的洶湧的海，大驚失色而喊道。看着梅卻爾在空中直墜下去就要墜入海裏了，彼得纔翔下去把他捉住，他這手段很是靈妙，惟他總是要等到危急到極點纔去援救，令人覺得他只是炫弄他的機警，並無誠意救人性命。並且他的心又最是變化莫測的，不論什麼事都是一時之興，一時雖高興的了不得，一會兒後突然便會毫不高興的，所以你下次墜下去時他便不救你了，也是很可能的事。他自己只是只要仰天飄浮在空中，便能睡着而不下墜的，但這至少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身體輕得若你在他後面吹一下便可使他飄浮得快一些的。

『對他還要恭敬些，』在他們玩着『追隨我的領導者』這個遊戲的時候，溫黛低聲向約翰說道。

『那麼，你就叫他別再作弄我們，』約翰道。

他們玩着『追隨我的領導者』的時候，彼得飛近水面，一路飛時用手指觸着各條沙魚的尾巴，恰像你在街上走時沿路用手指觸着一條條的鐵欄杆似的。這種玩法他們不大能學得來，所以便很像他故意在作弄他們，尤其是他還在回頭望着他們，看他們漏掉多少條尾巴沒觸着。

『你們必須對他好好的，』溫黛囑咐她的弟弟們說。『若是他拋棄我們，我們可怎麼辦？』

『我們便回去好了，』梅卻爾道。

『若沒有他，我們怎能認識回去的路？』

『喂，那麼，我們便前進好了，』約翰道。

『約翰，怕的就是這個呀。我們不得不前進，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停頓了。』

真的，彼得忘記把停頓的方法教給他們了。

約翰說，倘若事情愈來愈糟，那麼，他們便只好一直向前飛去，因為地球是圓的，所以他們總有一天飛回到他們自己的窗口的。

『有誰弄東西給我們吃呢，約翰？』

『我已能夠很容易地掠奪鷹嘴裏的食物了，溫黛。』

『那是你奪了二十次纔奪到的，』溫黛提醒他。『並且即使我們會得覓食吃，你瞧若沒有他在旁邊扶助我們，我們便不知道要和雲塊之類的東西碰撞得怎樣咧。』

實在他們是常常東碰西撞的。他們飛得雖還嫌踢動得太多，卻也已能飛的得勁了，可是他們每逢遇見前面有雲時，總是愈躲避愈要碰撞着的。倘若娜娜這時在他們身邊，一定是要給梅卻爾額上縛一條繃帶了。彼得這時候不在他們近旁，他們便覺得很是寂寞。他能够比他們飛的快得多，常常會忽然飛遠得不見了，去做一點他們共享不着的冒險事。有時候他會大笑着他對一個星說的笑話而飛下來，可是他自己也已忘記說的是什麼笑話了，有時候他會身上黏着人魚的鱗片而飛上來，可是他自己也已說不出遇着的是什麼樣事了。引得那從未見過人魚的孩子們很是着急。

『若是他把他們忘得這樣快，』溫黛發議論，『我們怎能盼望他將來不忘記我們呢？』

真的，他有時回來已不認識他們，至少已不大認識他們了。溫黛斷定確鑿是這樣。她看見他在大白天裏飛近他們時，他在把他們瞧認，她有一次甚至幾乎忍不住要罵他咧。

『我是溫黛呀，』她昂奮地說。

他很覺抱歉。『我說，溫黛，』他低聲對她道，『不論什麼時候，倘若你看見我忘記你了，你只要繼續說』

「我是溫黛，」我就會記憶起來的。」

這當然是很不滿意的。爲彌補這遺憾起見，他便教授他們怎樣躺平在一陣有力的順風上面，這個改變是很暢快的，他們試了幾次便覺得能够安穩地睡了。他們實在要多睡一會兒，可是彼得卻一下子就睡得厭煩了，便馬上用他的首領的口氣喊道，「我們就要在這裏降落了。」一路飛來不免有些爭吵，但大體上總算還愉快，他們終於飛近絕域了，飛了好幾個月纔飛到，真不容易，他們是一直向前飛的，也許彼得或丁當的引導之功還不及那個島在眺望他們之功爲大咧。即因爲此，所以誰都可以看見那些虛幻的岸。

「那邊就是了，」彼得鎮靜地道。

「那裏？那裏？」

「就是那一切箭頭所指的那個地方。」

原來他們的朋友太陽要在夜晚離別他們之前，讓他們認清路線，所以在那裏用了一百萬枝金箭指示那個地方給孩子們看。

溫黛、約翰和梅卻爾便在空中提起腳跟眺望那個島。說也奇怪，他們一見之後，馬上便都認識了，他們便歡喜得非到恐怖臨頭不止，他們對於那個島，不後終於看見了一件夢想已久的東西似的，卻竟像是放假日回家遇見了一個熟朋友似的。

「約翰，那邊是池塘呀？」

「溫黛，看那些海鼈在往沙裏埋蛋咧。」

「我說，約翰，我看見你的斷腿的紅鶴了！」

「瞧呀，梅卻爾，那邊就是你的穴窟！」

「約翰，那叢矮樹林裏是什麼呢？」

「那是一隻母狼和她的小狼們。溫黛，我相信那隻就是你的小狼了！」

「約翰，我的船是在那邊，船舷都破裂了！」

「不對，不對！怎麼還有你的船，我們早已把你的船燒掉了。」

「無論如何，這確是我的船。我說，約翰，我看見紅人營寨的煙了！」

「在什麼地方，指給我瞧瞧？我從那煙的盤曲的樣兒上便會看出他們是否在征途上咧。」

「就在那神祕河的那一邊。」

「現在我看見了。不錯，他們正在征途上。」

彼得有點兒討厭他們知道得這樣多，但若他要征服他們，則他的勝利是就在手頭的，因為我不是早已經對你說過他們馬上就要恐怖臨頭的嗎？

到金箭消滅的時候了，全島陷入黑暗中。

從前在家裏的時日，每逢臨睡時看起絕域來總是有點兒黑暗可怕。其時絕域裏便發生未開闢的土地在擴展，而這種土地裏有黑影在移動，猛獸的吼聲也特別不同，尤其可駭者，是你失去你的到達絕域的把握了。於是你便很樂於點上夜燈。你甚至喜歡娜娜說這只是壁爐上的裝飾，絕域完全是幻覺。

在那些時日，絕域當然是幻覺，但現在是真到了絕域了，沒有夜燈，愈來愈黑，娜娜在那裏？

他們本來是散開飛的，而現在已都貼靠着彼得。他的漫不在乎的態度終於也沒有了，他的眼睛在閃閃發光，每逢他們碰着他的身體時，他們便全身感着一陣劇烈的刺激。他們現在已飛到了那個可怕的島上，飛得很低，有時樹頭擦着他們的腳。在空中看不見什麼可怕的東西，可是他們還是進行得很慢很費勁，恰像他

們是在穿過敵人的防線似的。有時候他們還要停宕在空中，待彼得用拳頭敲過後纔再前進。

「他們不要我們登岸，」彼得解釋道。

「他們是誰？」溫黛顫抖着低聲問道。

但不知道他是說不出，還是不肯說，總之是不說。丁當鈴本來睡在他的肩上，可是他現在也叫醒她而派遣她做先鋒。

有時候他自己停掛在空中，用手張在耳邊而細心地聽，又用他那對明亮的眼睛向下注視，目光銳利得似乎要把土地鑽兩個洞。他做完了這一套，然後仍前進。

他的勇敢簡直可驚。「你現在喜歡就冒險呢？」他對約翰偶然地道，「還是你喜歡先用茶點？」溫黛搶嘴說，「先用茶點。」梅卻爾感激得握握她的手，但轉為勇敢的約翰卻猶豫不決。

「那一種冒險？」他小心地問道。

「就在我們下面的大平原上，有一個海盜睡在那裏，」彼得告訴他。「若是你喜歡就冒險，我們便下去殺他。」

「我看不見他呢，」約翰停了半晌後道。

「我看見的。」

「假使，」約翰帶點兒嘔聲說道，「他就醒呢？」

彼得很生氣地道。「你別以為我要乘他熟睡之際去殺他！我是必須先推醒他，然後殺他的。我總是這樣做的。」

「我說，你殺了很多嗎？」

『幾噸了。』

約翰說，『真了不起，』但是決計還是先用茶點。他問現在島上海盜不少吧，彼得便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多。

『現在船長是誰？』

『何克，』彼得答道，他說到這個可恨的名字的時候，臉色忽變為嚴厲。

『嘉士何克？』

『對。』

於是梅卻爾簡直哭起來了，甚至約翰也只能哽咽着講話，因為他們久聞何克的大名了。

『他是黑鬍鬚的水手頭，』約翰啞嗓的低聲道，『他是他們中的最壞的。巴培格所懼的，就只是他這個人。』

『就是他，』彼得道。

『他是什麼樣的身材大嗎？』

『現在他沒有從前大了。』

『怎會這樣呢？』

『我把他割掉一塊了。』

『你啊！』

『是我！』彼得鋒鏘地說。

『我並無對你不敬的意思。』

「啊，好吧。」

「但，我說，割掉的是那一塊？」

「他的右手。」

「那麼，他現在不能鬪爭了嗎？」

「啊，怎能鬪爭！」

「用左手鬪爭嗎？」

「他用一個鐵鈎代替右手，便用這鐵鈎抓人。」

「抓人！」

「我說，約翰，」彼得道。

「是。」

「須說『是，是，先生。』」

「是，是，先生。」

「有一件事，」彼得繼續道，「凡是在我手下作事的孩子都須允諾的，你也必須允諾。」

約翰的臉色發白了。

「便是我們以後和何克鬪爭時，你必須把何克留給我去交手。」

「我允諾這，」約翰忠誠地說。

這時候他們減少些害怕了，因為丁當在陪他們飛，在她的亮光裏他們能彼此辨視了。不幸她不能像他們那樣的飛得慢，因此她只好一路上繞着他們飛，他們便像在一個光圈中前進似的。溫黛很樂於這樣，可是

後來彼得便指出害處了。

『她對我說，』他道，『天未黑時候，海盜早已看見我們，已佈置好船頭礮了。』

『大礮嗎？』

『是。他們當然一定看見她的亮光的，倘若他們猜着我們就在這亮光附近，他們就要向我們開礮的。』

『溫黛！』

『約翰！』

『梅卻爾！』

『馬上叫她飛開罷，彼得，』三個孩子同時喊道，可是彼得不准。

『她以為我們迷路了，』他固執地說，『她很在害怕。在她害怕的時候，你別想我把她打發開！』

突然那光圈斷了一下，彼得被親暱地擰了一把。

『那麼，便叫她，』溫黛懇求道，『熄滅她的亮光。』

『她不能把亮光熄滅的。仙女們最做不來的就是這件。像衆星似的，只能在她睡的時候，亮光自熄的。』

『那麼，便叫她馬上就睡罷，』約翰近乎命令的口氣說。

『她不倦是決不能睡的。這又是一件仙女們所最做不來的。』

『我覺得，』約翰咆哮道，『只有這兩個辦法最妥當。』

他被擰了一把，但不是親暱的擰。

『只要我們有一個人有口袋，』彼得道，『我們就可放在袋裏。』但他們臨行時太倉猝，四個人誰也沒有口袋。

他忽兒靈機一轉：約翰的帽子！

只要把那帽子擡在手裏，丁當也贊成躲在帽子裏的。於是約翰便擡着帽子，雖然丁當是希望彼得擡的。忽然溫黛又把帽子接去，因為約翰說飛起來時帽子要碰撞他的膝蓋，但這就惹出了禍來，因為丁當便懷恨受溫黛的羈束了，究竟惹出的什麼禍，下文自有分曉。

黑帽子把那亮光完全遮住了，他們便在寂靜中飛。他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寂靜，只隱隱地聽得舌頭舐的聲音，據彼得的解釋說，這是野獸在小河裏喝水，後來又聽得一陣很像是樹枝的磨擦聲，但他說是紅人在磨刀。

後來甚至這些聲音也沒有了。梅卻爾便覺寂靜得可怕。『有點兒什麼聲音纔好啊！』他喊道。

像答應他這個請求似的，空中便轟然一聲，他從來也沒有聽得過震響得這樣厲害。原來海盜們向他們開大礮了。

衆山便發出這礮聲的回聲，那回聲似乎在兇狠地說，『他們在那裏，他們在那裏，他們在那裏！』

那三個嚇慌了的孩子，馬上便領會着這現實的島，畢竟與那虛幻的島不同了。

待到空中恢復寂靜之後，約翰與梅卻爾發覺只有他們兩口兒在黑暗中。約翰機械地踏着空氣，梅卻爾本來不會飄浮的也在飄浮了。

『你被轟着了沒有？』約翰輕輕地顫聲問道。

『我還沒有知道咧，』梅卻爾輕輕地回答。

現在我們知道他們都未被轟着。彼得是被礮風吹到海外去了，溫黛是被吹到高空裏去，除丁當鈴之外，沒有其他同伴了。

若在那危急之際，溫黛把那帽丟掉，倒可以省卻了許多是非。不知道丁當是偶爾想起的呢，還是她早已在路上預謀好的，她卻突出從那帽子裏跳出來引誘溫黛去死。

丁當不是完全壞的，或者還不如說她這時候剛巧她是完全壞的，但有時候她是完全好的。仙女們總是極端的不是這樣，便是那樣，因為她們的身體極小，以至不幸地一個時候不能容兩種感情。可是她們總還能改變感情，惟若改變則就必須完全改變。現在她是完全在嫉妬溫黛。她那種丁當丁當的說話，溫黛當然是聽不懂，我相信總有些惡話的，惟那聲音卻頗悅耳，而且她又飛得依依不捨，顯然表示『跟我來，便什麼都會好的。』

可憐的溫黛還有什麼別的法呢？她喊彼得，喊約翰，喊梅卻爾，但只能聽得她自己的呼聲的回聲。她還不知道丁當已在那裏以厲害的婦人的嫉妬心來恨她。所以她在心慌意亂中蹣跚地飛着，便跟隨丁當去送死。

第五章 島的實現

絕域覺到彼得已在回來，他便甦生了。我們本來應該依照文法用「完成式」說「已經甦生」，但還是用「甦生」較妙，因為彼得常常是這樣用法的。

彼得不在的時候，島上諸事都極平靜。仙女們早晨要晏起一小時，野獸都在陪侍小野獸，紅人終日飽食無所事事，海盜與遺失的孩子們遇着時，只彼此相對着咬咬大姆指。但彼得卻最恨不活動的，他一回來，他們便又都活動了起來，這時候若把耳朵放到地面上去傾聽，便會聽得全島都在活躍了。

原來這夜裏島上主要的幾派有勢力的生物在這樣。遺失的孩子們在出尋彼得，海盜在出尋遺失的孩子們，紅人在出尋海盜，野獸在出尋紅人。他們都在繞着島走，可是總沒有相遇，因為他們走的速度是相同的。除出孩子們外，他們都想廝殺，孩子們本來也愛廝殺的，惟今夜他們是一心在迎接他們的首領。島上的孩子的數目當然是在變動的，因為不免有被殺死之類的事，並且若是孩子們有點長大的樣子，便違背了規律，彼得就要使他們消瘦死的，但此刻把那雙生兒作爲二個算起來，他們一共有六個。現在我們便假設伏到甘蔗叢裏去看他們捧着單行手按着刀走過罷。

彼得是不准他們在外表上有一點兒像他的模樣的，他們穿着他們自己所捕殺的熊的皮，把身體穿著得又圓又有毛，以至他們跌倒時就要滾得很遠。所以他們的脚步不得不走得很穩。

第一個走過的是哆哆，在這勇敢的隊伍裏，他並非最不勇敢，實在是他的運氣最不好。他比別的孩子冒險得少，因為大事變總常常是在他剛轉彎拐角過去之後纔發生的，有時候他覺得很平靜無事，便去檢拾些

燒火用的木柴，可是他回來時別人又已經在收拾血跡了。這種壞運使得他有點兒露出愁容，惟並不使他的性情變得暴烈，反而變得溫和了，所以他實在是這些孩子中的最謙虛的孩子。可憐的和善的哆哆啊，今夜你半空裏有危險哩。要留神啊，有一件冒險事正在要交付你做了，你若一個不留神接受後，就使你苦痛得極哩。哆哆啊，今夜仙女丁當在謀害，正要找一個工具，她以為你是這些孩子中的最易受騙的。當心丁當鈴罷。

但願他肯聽我們的話，可是我們並不真在島上，他怎會聽得呢，實際上他是在咬手指而走過去了。

第二個走過的是尖頭，模樣兒藹然可親，他後面緊跟着細條子，這孩子用樹枝削成口笛，而自吹自舞得樂不可支。細條子是這些孩子中的最自傲的。他自以為還記得他未被遺失以前的事，還記得那時人們的習慣與禮貌等，就因他這樣的自傲，致使他的鼻子成爲一個侮慢的歪鼻子。第四個走過的是彎背，他是個頑童，當彼得板面孔說『誰幹的這事快自承認』時，常常是他承認的，到得後來他已成了習慣，一聽得這個命令，不管是否他作的事，就不由自主地承認了。最後走過的是雙生兒，他們的狀貌無法描寫，因爲這兩口兒的狀貌相像得怎麼也辨認不清的。彼得對於雙生兒從來就不大辨認得清的，凡是他自己不知道的事也就不准他的部下知道，當然別的孩子也辨認不清雙生兒的，因此這一對雙生兒老是弄得自己也莫明其妙，只好常常兩口兒形影不離似地在一塊兒，免得令人誤會。

這一隊孩子走遠得瞧不見了，因爲島上諸事進行得很敏捷的，所以不消多大功夫後，便有一羣海盜追蹤過來了。我們未見他們，先聞他們的聲，他們唱的老是這一個可怕的歌：

『帶住栓纏，杭唷，停船，

我們到海上行劫，

萬一我們被砲彈打散，

我們約定在海底再會！」

刑場上執行死刑的罪犯也從來不會有過比這般人的樣子更兇惡者。走在前面是漂亮的意大利人珂，他曾經在甘屋把監獄長的背上刻出他的名字的血字，現在他走在前面不時的把頭挨近地面去傾聽，他的一雙大手臂是裸出的，耳朵上掛着西班牙錢幣當做裝飾品的。他的後面便是那黑大漢，沿古育摩河一帶的黑人，做娘的常常是用這黑大漢的名字來威嚇小孩子的，但這黑大漢早已把他的老名字丟棄不用，而另外又造了許多名字了。黑大漢走過後，便是皮爾裘克，滿身刺花的，就是在海馬號船上被弗林脫打到七十二下後纔肯丟下金幣袋的那個皮爾裘克，還有珂克生，據說這人就是黑摩飛的兄弟（惟尙未證實），還有紳士斯塔凱，這人曾在公立學校裏做過助教，現在斷殺時候還是舉止文雅的，還有個渾名叫做天窗的，（即是曾在摩根手下的那個天窗）還有愛爾蘭的水手頭斯彌，這人是和霧得出奇的，和霧得竟可說甚至戳人一刀也不會開罪於人的，在何克的水手班中就只有他這人是不信英國國教的，還有諾特勒，這人的一雙手生得老是手心向後不能反過來的，還有勞勃脫摩林斯與亞夫瑪生，以及其他久已馳名的驚人的西班牙的江洋大盜。

這班人中，最兇狠最雄偉者便是詹姆士何克，他自己有時簽名為嘉士何克，據說海廚子怕的就只有他這個人。他安坐在一輛粗製的車子裏，叫他的部下的人們替他拉車，他沒有右手，但已裝上一隻鐵鉤，他便常常揮動鐵鉤鼓勵拉車的人們加緊步子。他簡直把部下當作狗一般看待，他們卻也真像狗似的服從他。說到他的容貌呢，他是死屍似的無血色的黑皮膚，頭髮是梳成長鬚子的，遠看去很像一條條的黑蠟燭掛在他的頭上，至使他的清秀的面上發生一種嚇人的表情。他的眼睛生得像玻璃草花似的藍碧，並且顯出深刻的悲哀，惟在他用鐵鉤殺你的時候，眼睛裏便現出血紅的兩點，使眼睛可怕地炯炯發光。說到他的舉止呢，還有深

不可改的大紳士的習氣，因此他甚至從態度神色上便可使你心驚膽裂，聽說他從前本來是一個名流。他最有禮貌的時候就是他最狠毒的時候，這大概就是他的出身高貴是最確鑿的證據，他的措辭的文雅，即使在賭咒發誓的時候，也不會比他的舉止的灑脫少顯出他是一個不同於他的爪牙的角色。他是勇悍非常的人，據說他平生以看見他自己的血為唯一的可耻，他的血是很濃厚而且有一種異乎尋常的顏色。他的衣裳有些模倣查理二世時裝飾，因為他在早年的經歷中曾經聽人說他酷似那位厄運的皇帝，所以他在模倣的，他的嘴裏嚼着一根自己創製的煙管，同時可以吸兩枝雪茄。但最屬可怕的部分，當然是他的鐵爪。

我們現在更提提一個海盜，看看何克的手段如何。他正在這道之後，因為一個不留神，身體傾側了一下，滾落了何克的鐵爪。他馬上抽出那鐵爪來，其速如閃電，他立刻將鐵爪一揮，使把那屍體踢過一旁，羣盜照舊前進。何克幹這一下，害得甚至嘴裏的雪茄也不見了下來。

這便是潘彼得所要交手的兇漢。不知勝敗如何？

海盜過去之後，便來了紅人，他們是寂寂地沿着征途滑下來。這道不是無經驗的賊力所能看出的，所以他們的眼睛都睜得很大。他們拿着大刀闊斧，他們不穿衣絮的，裸體着，油漆，都在閃閃發亮。他們的身上掛滿帶髮的頭皮，非但海盜的頭皮，也有孩子的頭皮，因為這班紅人是黑髮族的紅人，與那較為和善的特拉威爾的紅人或賀龍的紅人迥乎不同。他們的開路先鋒，名叫偉夫，他是身上掛着這麼許多頭皮的勇將，在他現在的地位，身上所掛的這許多頭皮有些妨礙着他前進。那個殿後者，所處的地位最為危險，其人名叫虎蓮，是一個自身有公主權的公主，她驕傲地身體挺得很直。她是黑髮族中的最美者，也是黑髮族全族中的美人兒，最會賣情弄俏，待人忽冷忽熱，沒有一個勇武的男紅人不想強佔她的，可是她會一斧頭把祭壇也砍破哩。地上落滿樹條枝，看他們走過時卻一點兒聲響也沒有。唯一聽得出的聲音，只

有他們的較爲粗重的呼吸。事實上，他們這時候是剛在飽食之後有點兒發胖，惟不久他們就會消瘦而呼吸得輕幽的。可是無論如何，目前這總是他們的最爲危險之處。

紅人和來時一樣像影子似的逝去後，野獸便奔來佔據了他們的地位，是混雜的一大隊，有獅，有虎，有熊，還有無數的不敢貼近牠們的較小的野獸，因爲在這敦厚的島上，各種的野獸都生活得極接近的，尤其是食人獸是如此。牠們的舌頭都伸出的，今夜牠們都飢饑了。

野獸經過後，便來了最後的一個生物，是一條非常大的鱷魚。我們將來自會知道這條鱷魚現在是在尋誰。

鱷魚過去了，但孩子們卻又出現了，因爲這種巡行，勢必便一直巡行下去，除非有一部份駐足或轉變步驟。但到那時候，他們也馬上就彼此衝突起來了。

全部的巡行隊裏，誰都只向前望，沒有一個疑慮後面有什麼危險襲上來的。可見這島是何等的橫蠻。最先就出這個巡行的圈子的是孩子們。他們都跳到了靠近他們的地下家庭的草地上。

我希冀他們肯回來，「他們個個都膽怯地說，雖然他們的身體的高度與闊度都超過他們的領袖的。」

「我是惟一的不怕海盜的人，」細條子用那不討人歡喜的語調說，但也許遠處傳來什麼聲音擾亂了他的方寸，他趕緊就接着說，「可是我也希望他肯回來，告訴我們有沒有又聽到些關於辛特雷拉的事。」

他們談起辛特雷拉，哆哆便確信他的母親是一定像她的。

只有彼得不在的時候，他們纔能談母親，因爲彼得以爲談母親是太無謂了，禁止談的。

「關於我的母親的事，」尖頭告訴他們，「我只記得她常常對父親說，『啊，我多麼希望我自己有一本

支票簿啊！」我不知道支票簿是什麼東西，但我卻很想給一本給母親哩。」

他們正在閒談之際，聽得遠處有一種聲音。你我都不是生長於森林中的野生物，什麼也聽不出。但他們卻已聽得了，原來他們聽得的是這一隻兇惡的歌：

『杭唷，杭唷，海盜的生活，

觸髑與枯骨的旗幟，

一會兒嬉戲，一條麻繩，

樂啊，樂啊，海上的魔鬼。』

馬上那些遺失的孩子們——但是他們在什麼地方呢？他們都不在那裏了。兔子也不能比他們逃得更快。

他們在什麼地方呢，我現在就告訴了你罷。原來除出尖頭跑到遠處去偵察之外，他們都已回到了他們的地下家庭，是一個舒服的住處，關於這住處的詳情，不久就可分曉。可是他們怎麼能到達地下家庭的呢？地面上又不見有什麼入口，甚至一塊大石頭也沒有，若有大石頭放在那裏，或者還可把牠推開後發見什麼地洞，但是一塊大石頭也沒有。惟無論如何，你若仔細觀察，也便可發見有七株大樹，樹幹裏都有像孩子的身材那樣大的空洞；這便是他們到地下家庭的七個入口。何克已經尋找了幾個月，卻還沒有找到這些入口。不知道今夜他能不能找到這些入口呢？

海盜們正在一路走着，斯塔凱眼快，看見尖頭逃入樹林，馬上拉出槍來就開火。但是一隻鐵爪卻立刻就

把他的肩抓住。

『船長，放手！』他喚道，同時在掙脫。

現在我們尙屬初次聽得何克的語聲，是一種居心不良的語聲。『先把那手槍收起，』威嚇地說。

『這是一個你所痛恨的孩子呀！我本來能够開槍打死他的。』

『可是那槍聲是要把虎蓮的紅人們招來了。你可是不要你的頭皮了嗎？』

『要不要我去追他，船長？』斯彌道，『用這螺螄鑽傢伙去搔他？』斯彌愛把各樣東西起了有趣的渾名，把他的短刀取名爲螺螄鑽傢伙，因爲他用刀的手法是砍進去後還旋轉一下纔拔出來的。斯彌還有許多有趣的地方。例如殺過人後，普通總是揩揩刀子，但他卻並不揩刀子，而揩眼鏡。

『這個螺螄鑽傢伙是無聲無響的，』他提醒何克。

『現在不必了，斯彌，』何克居心不良地說，『他就只一個罷了，我要把那七個收拾得一個不留。伙計們，快分頭去搜尋他們。』

衆海盜便分頭到樹林裏去了，只剩下船長與斯彌兩人留着在那裏。何克發出一聲長嘆，不知道爲何如此長嘆，也許是因爲夜景的柔美，但他卻突然忍不住對他的忠誠的水手頭傾訴他的平生事跡。他真摯地說了很久，可是斯彌很蠢，竟一點兒也不懂他說的是什麼。

後來斯彌忽兒聽得了彼得這個名字。

『我最要的，』何克憤激地道，『是他們的首領潘彼得。割掉我的手臂的就是他。』他示威地揮動他的鐵鈎。『我已經久已要用這個來和他握手了。啊，非撕了他不行！』

『可是，』斯彌道，『我還常常聽得你說這隻鈎抵得二十隻手的中用，用這隻鈎作梳頭髮之類的事都行呢。』

『可不是，』船長答道，『若是我做母親，我真要祈禱我的孩子生這種手，不要生那種手，』他很得意地

看了看他的鐵手，又瞧不起似的看了看他的肉手。隨即又面上現出不愉之色。

「彼得已把我的手臂。」他畏縮着說，「投給當時恰好走過的一條鱷魚吃了。」

「我早已。」斯彌道，「常常注意到你怪畏懼鱷魚咧。」

「我並不畏懼鱷魚。」何克改正他，「我是只畏懼那一條鱷魚。」他把語聲放低了。「那條鱷魚很愛吃我的手，斯彌，因此牠便渡海跨山地老是跟着我，在饑涎欲滴地要吃我這殘廢的身體。」

「也不妨可說。」斯彌道，「這是一種恭維呢。」

「我可不要這種恭維。」何克怒吼了。「我要的是潘彼得，是他給那畜牲把我吃出味道來的。」

他坐在一隻大菌上，他的語聲有點兒顫抖了。「斯彌，」他嘎聲地說，「本來那條鱷魚早就該把我吃掉了，幸而牠吞了一隻鐘在牠肚子裏滴得滴得地響，所以牠不會走到我身邊時，我就已聽得了滴得聲，而逃走了。」他說着便笑起來，但只是苦笑。

「但總有一天。」斯彌道，「那隻鐘的發條要走完的，那時牠就會捉着你哩。」

何克祇祇他的乾嘴唇。「可不是。」他道，「我所怕的就是這個。」

他自從坐下之後，就覺着熱得奇怪。「斯彌，」他道，「這個座位好熱。」他跳了起來。「不得了，奇怪，奇怪，怎麼我被燒着了。」

他們便仔細察看那隻大菌，大陸上從來沒有這樣的大而且堅硬的菌，他們便想把牠拔起來，可是不用使勁早已就拿起了，原來牠沒有生根的。更奇怪的是馬上就是煙上昇起來。那兩個海盜相對望着望了一下。「一個煙囪！」兩口兒同時驚喊。

他們確鑿是把地下家庭的煙囪發現了。這是孩子們的習慣，每逢敵人到了附近時，使用一隻大菌塞在

煙囪上面。

現在這隻大菌被海盜拿開後，不但是煙上昇出來了，而且孩子們的談笑聲也傳出來了。原來孩子們以爲躲藏的場所十分安全，所以正在快樂地閒談。那兩個海盜寧惡地竊聽了一會兒，便仍舊把那隻大菌放在原處。他們向四面看了看，便看出了那七株樹榦的洞穴了。

「你聽得他們說潘彼得不在家嗎？」斯彌低聲說，心急着要動用螺螄鑽傢伙。

何克點點頭。他呆立在那裏思忖了半晌，終於他的櫻黑的臉上忍不住露出笑容來。斯彌正在等待這個。——請發表你的計劃罷，船長！他切望地喊。

「回到船上去，」何克慢慢地從牙縫裏發出聲音來道，「烤製一個大的放上綠糖的油膩的餅。地下一定只有一間屋子，因爲只有一個煙囪。這批傻田鼠竟不懂得用不着每人各自有一個門的。可見他們是沒有母親在教導的。我們便把那個餅放在人魚的池塘的岸上。這些孩子是常在那裏游泳，與人魚玩耍的。他們一見那個餅，定會狼吞虎咽似的吃掉，因爲他們沒有母親教導的，他們不知道吃了油膩潮濕的餅是何等危險的咧。」他大笑了起來，這時已不是苦笑，是歡笑了。「哈哈，他們都要死了！」

斯彌愈聽愈佩服。

「我真是我聞所未聞的最毒的妙計！」他喊道，他們高興得便跳舞而且唱起來：

「帶住，栓纜，我一出現，

便把他們嚇昏了，

若你和何克的鐵爪握握手，

休想你的骨頭上還留着些兒肉。」

他們開始唱這一節歌，可是他們永不能唱完，因為另有一種聲音打斷了他們，使他們不敢聲張了。那聲音起初是極輕的，只要一張落葉響便可使這聲音聽不出，惟這聲音愈來愈近，就愈聽得清楚了。滴得滴得滴得滴得！

何克站在那裏發抖，提起着一隻腳。

『鱷魚！』他氣喘地說，便逃走，他的水手頭也跟着他逃去。

的確是鱷魚來了。牠本來是在紅人後面的，但這時候紅人追蹤別的海盜去了，所以牠比紅人先到這裏。牠便一步不放鬆的緊跟着何克爬去。

孩子們又浮到了地面上來，但這夜的危險卻還沒有完呢，突然尖頭奔得氣也透不過來的奔到他們中間，原來是有一羣狼在追着他。狼都伸出着舌頭，吠聲是可怕得很。

『救我，救我！』尖頭喊着，便跌倒在地上。

『可是我們怎麼辦，怎麼辦呢？』

在這危急時候，他們都想着彼得，這是對彼得的一種很高的恭維。

『彼得怎麼辦的呢？』他們同時喊道。

他們又近乎同時的喊道，『彼得是從兩腿中間看狼的。』

『那末，我們也就依照彼得辦罷。』

這實在是抵抗狼的最有效的方法，他們便完全一樣的彎下身去從兩腿中間向後望。他們這樣地望了很久，但勝利也只一下子就獲得的，原來他們用這種可怕的姿態向狼羣迎上去時，那些狼便馬上便倒拖着尾巴跑逃了。

卻說尖頭從地上爬了起來，兩眼在凝望，別的孩子以爲他還在看狼，但他凝望的卻不是狼。

『我看見了一個更奇怪的東西，』別的孩子都熱切地圍住他時，他喊道。『一隻大白鳥。在向這裏飛。』

『是那一種鳥，你以爲？』

『我不知道，』尖頭吃了一驚說道，『但看那樣子卻是很疲倦的，一路飛一路在悲嘆說，「可憐的溫黛。」』

『可憐的溫黛？』

『我記起來了。』細條子馬上道，『有些鳥是叫做溫黛的。』

『看，飛來了！』彎背指着天空中的溫黛喊道。

溫黛現在幾乎就飛在他們頭上面了，他們都已聽得出她的悲嘆。可是丁當鈴的銳聲更來得清晰。這個嫉妒的仙女到此已把友誼的假面具完全撕破，而從各方面向溫黛直衝過去，衝到溫黛身上時就狠狠地掙她一把。

『喂喂，丁當，』驚訝的孩子們喊道。

丁當便答響，『彼得要你們射這溫黛。』

他們的脾氣是一聞彼得有令，決不遲疑的。『我們便遵照彼得的意旨辦罷，』頭腦簡單的孩子們喊道。『幹快，去拿弓箭！』

他們便都從樹裏鑽了下去，只有哆哆仍留在那裏。這孩子是隨身帶着弓箭的，丁當看見了後，便又喜又急得在搓她的小手。

『幹快，哆哆，幹快，』她銳聲的叫。『彼得會十分喜歡的哩。』

哆哆便興奮地拔箭放在弦上，『避開，丁當，』他喊道，隨即發箭，黛溫的胸上中了箭，便飄落於地。

第六章 小屋

當別的孩子攜了武器從樹洞裏跳出來的時候，傻愚的哆哆已經像一個勝利者似的站在那裏觀看溫黛的屍體。

『你們太遲了，』他驕傲地說，『我已把溫黛射下來了。彼得會十分歡喜我咧。』
頭上面丁當鈴罵了一聲：『蠢貨！』便馬上逃避開了。別的孩子都沒有聽得她。

他們都擠在溫黛四周觀看時，樹林裏寂靜得可怕。若是溫黛的心臟還在跳動，他們一定會得聽着的。
細倫子第一個開口說話。『這不是鳥，』他驚惶的說，『我想這一定一位女郎。』

『一位女郎？』哆哆打了一個冷戰，說道。

『我們竟殺死她了，』尖頭嘆聲道。
他們便都脫帽致敬。

『現在我明白了，』彎背道，『彼得把她帶來給我們的。』他便傷心得倒在地上了。

『剛盼望到一個女郎來照料我們，』雙生兒中的一個說，『你竟把她殺死了！』
他們都替他難受，但他們自己卻更難受，他向他們走近一步時，他們便都掉轉頭不看他。

哆哆的臉色變得很白，但現在他卻有一種從未有過的莊嚴。

『我竟幹了這，』他反省着說道，『女郎常常在我夢中來時，我總是說「美麗的母親，美麗的母親。」而她終於真的來了時，我竟把她射死了。』

他慢慢地走開去。

『不要走開，』他們憐憫地喊道。

『我一定要走的，』他顫抖着答道，『我很害怕彼得。』

正在這悽慘的時際，他們聽得了一種聲音，使各個孩子的心都驚跳到極點。原來他們是聽得彼得的喔長鳴。

『彼得！』他們喊，因為彼得總是用這種長鳴來作為他回來的信號的。

『把她遮蔽起來，』他們低聲說，急忙站立得把溫黛密密圍住。但哆哆卻獨自立在一旁。

又是一陣喔長鳴，彼得飛落於他們前面。『好啊，孩子們，』他喊道，他們便機械地行禮，隨即又靜默無聲。

他現出不愉之色了。

『我回來了。』他發怒地說，『你們為什麼不歡呼呢？』

於是他們便張開嘴巴，可是仍歡呼不出。其時他在一心急於要把那光榮的經歷告訴他們，所以沒有留意到他們的歡呼不出。

『好消息，孩子們，』他喊道，『我終於帶了一個母親來給你們衆人了。』

仍舊沒有聲音，只有哆哆跪下時的一點兒響聲。

『你們還沒有瞧見她嗎？』彼得問道，着急了。『她是向這裏飛來的。』

『唉！』一個這樣喊，一個那樣喊，『唉，悲苦的日子。』

哆哆立了起來。『彼得，』他鎮靜地說，『我便把她給你瞧瞧罷，』其時別的孩子還想遮掩，他便喊道，

『雙生兒，退開些，讓彼得瞧瞧。』

於是他們便都退開，讓他瞧，他一見之後也頓時手足無措了。

『她是死了，』他不痛快地說，『也許她臨死時還受驚哩。』

他想用一種滑稽的方式跳開，跳到看不見她後，便永遠不再走近這地方。若是他實行這樣，他們都是沒有不樂從的。

可是有那枝箭在那裏。他便拔出她的心口的那枝箭，而面對着他的部下。

『誰的箭？』他厲聲問道。

『我的，彼得，』哆哆跪下說道。

『唉，卑劣的傢伙，』彼得道，隨即提起箭來當作劍用。

哆哆毫不畏縮，他便把胸膛袒裸出來。『刺罷，彼得，』他堅決地說，『真的刺罷。』

彼得兩次舉起箭來，兩次都仍把手放下。『我不能刺，』他敬畏地說，『有什麼東西拉住我的手了。』

衆孩子都驚訝地在望着他，只有尖頭運氣好，恰在看溫黛。

『這是她，』他喊道，『那個溫黛女郎，瞧呀，她的手臂！』

說也奇怪，溫黛真舉起她的手臂了。尖頭俯伏於她上面細細地聽。『我想她是說「可憐的哆哆」罷，』他低聲道。

『她活着哩，』彼得簡要地說。

細條子馬上喊道，『溫黛女郎活着哩。』

於是彼得跪在她的身旁，發現了他贈給她的那個紐子。你還記得吧，當時她是把這個紐子掛在她的項

鍊上的。

『瞧，』他道，『箭正射在這個東西上面哩。這個東西是我給她的吻。這救了她的命了。』

『我記起吻來了，』細條子幹快插嘴，『讓我瞧瞧。不錯，確是個吻。』

彼得不去聽他。他是在求溫黛幹快復元，俾可領她去看人魚。當然她此時還不能答話，還在驚暈的狀態中，可是頭上的半空裏卻來了一種悲音。

『聽聽丁當，』彎背道，『她是因為溫黛活着而在哭哩。』

於是他們便把丁當的罪狀告訴彼得，他們從未看見過他的神色像聽了這番話後的嚴厲。

『聽我說，丁當，』他喊，『我再也不和你做朋友了。你永遠離開我罷。』

她飛到他的肩上求饒，但他就推開她。待到溫黛又舉起了手臂來，他纔心腸軟了說道，『好罷，不是永遠罷，只暫離開一個禮拜罷。』

你以為丁當感激溫黛的這一舉手臂嗎？唉，絕對不感激，她正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要擰溫黛哩。仙女們實在是古怪的，彼得最瞭解她們，常常是要打她們的。

但是溫黛在這很不健康的狀態中，怎麼處置她呢？

『我們把她抬到地下的屋裏去罷，』彎背提議。

『不錯，』細條子道，『待女郎正該如此。』

『不對，不對，』彼得道，『你們萬不可手指頭兒碰着她。這是不大恭敬的。』

『這個，』細條子道，『我也正在這樣想哩。』

『可是若任她躺在那裏，』哆哆道，『她要死的哩。』

『不錯，她是要死的，』細條子承認道，『但也沒法子想。』

『有是有法子的，』彼得喊道，『我們便從她四周建造起一間小屋子來罷。』

他們都很樂意。『幹快，』他命令他們，『各人都去把我們所有最好的東西搬來。把我們的家裏的東西搬來。敏捷些。』

馬上他們便忙得像結婚的前夜幹製新衣的成衣匠似的。他們都東奔西跑，地下去取被褥，地上去取木柴，正在忙亂做一團的時際，卻出現了兩個人物，原來非別人，即是約翰和梅卻爾。他們東倒西斜地一路走路在磕睡，纔止住步，就醒，纔走一步，又睡着了。

『約翰，約翰，』梅卻爾便喊，『醒來！娜娜和母親在什麼地方呢？約翰？』

於是約翰便擦擦眼睛，喃喃地說，『真的，我們竟飛掉了。』

不必說的，他們找着彼得當然就安心了。

『喂，彼得，』他們說。

『喂，』彼得和靄地答，雖然他是早已忘記他們了。其時他正在忙於用他的腳來量溫黛的身材，俾知她

要用多大的屋子。當然他還要把那屋子建造得可容桌椅的。約翰和梅卻爾便在旁邊看他做這工作。

『溫黛睡着了嗎？』他們問。

『是。』

『約翰，』梅卻爾便提議，『我們叫她醒來替我們燒夜飯罷，』他說到這裏，那些搬運造屋子木料的孩子們急急在跑來了，『看他們呀！』他喊道。

『彎背，』彼得用十足的領袖口氣說，『帶領這兩個孩幫同建造屋子。』

「是，是，先生。」

「造屋子？」約翰驚喊。

「替溫黛造屋子，」彎背道。

「替溫黛造啊？」約翰道，覺得詫異了。「怎麼，她只是一個女孩罷了。」

「就爲了這，」彎背道，「所以我們都是她的僕人。」

「你溫黛的僕人！」

「是，」彼得道，「你也是的，快跟他們去罷。」

於是還在那裏驚詫的那兩個弟兄便被拉去砍木料搬木頭了。「先造些椅子和火爐的圍欄。」彼得命令道。「然後再圍着這些傢具建造起屋子。」

「對啊，」細條子道，「屋子正是這樣造的，我完全都記憶起來了。」

彼得想得很是週到。「細條子，」他喊，「去請一個醫生來。」

「是，是，」細條子馬上道，搔搔頭皮走開了。他卻知道彼得的命令必須服從的，一會兒後他便戴着約翰的那個高帽子，裝得很莊嚴的樣子，走來了。

「請問，先生，」彼得便迎上去道，「你就是醫生嗎？」

在這種時候他和別的孩子不同之處，便是別的孩子知道這是假裝，而在他看來卻真與假完全是一樣的。他這一個特點有時卻很苦惱他們，例如他要他們假吃飯，他們就很苦的。

倘若他們把假裝戳破，則他便要敲他們的骨節。

「是，我的小人兒，」細條子擔憂地回答，他是已經脫裂過骨節了。

「請了先生，」彼得解釋道，「有一位女郎病重着。」

她就躺在他們的腳邊，但細條子裝作不看見她。

「靜些，靜些，靜些，」他道，「她躺在什麼地方？」

「在那空地上。」

「我要放一根玻璃的東西到她嘴裏去，」細條子說着，就裝作放玻璃的東西到她嘴裏去的樣子，彼得守候在旁邊。那個玻璃的東西抽出來時，是一個最擔心的時候。

「她怎麼樣？」彼得問道。

「靜些，靜些，」細條子道，「這已經治好她了。」

「我放心了！」彼得喊道。

「我晚上再來，」細條子道，「用一個有嘴的杯子給她喝些牛肉茶，」但他把高帽子還給約翰後，他馬上便長長地吹了幾口氣，這是他逃過難關後的習慣。

其時樹林裏又活躍起來，充滿斧鉞聲響，差不多凡是一個舒適的住處所需的東西都已放在溫黛腳邊了。

「只要我們知道，」一個孩子道，「她最愛的是那一種屋子。」

「彼得，」又有一個孩子喊道，「她在睡夢中活動了。」

「她的嘴巴張開了，」第三個孩子喊道，恭敬地望着她的嘴，「啊，可愛啊！」

「也許她在睡夢中要唱歌了吧，」彼得道，「溫黛，便唱你愛什麼一種屋子吧。」

溫黛馬上便眼也不睜開來而唱道：

『我要一間美麗的屋子，

小得從未見過的，

要有好頑的小紅牆，

和苔綠色的屋頂。』

他們聽了這個歌，都格格地笑了，因為運氣好得極，他們伐來的樹條都有着紅皮，而且地面上又正生滿着綠苔。待到他們把屋子造起後，他們自己也就唱道：

『我們已經造好了小牆和屋頂，

還造好了一扇可愛的門，

現在溫黛母親，告訴我們，

你還要些什麼？』

溫黛對於這問話，卻答唱得很奢了：

『啊，我實在還想要啊，

四周都裝上明窗，

你知道吧，要有薔薇花向內窺視，

要有嬰孩向外張望。』

他們用拳頭一擊，做成了窗子，便用黃葉做窗帘。可是薔薇花呢？……

『薔薇花！』彼得厲聲道。

他們便幹快假裝沿牆栽植薔薇。

嬰孩呢？

他們爲免得彼得向他們要嬰孩起見，便幹快又唱道：

『我們已做好薔薇在張望了，

嬰孩是都在門口，

你知道吧，現在我們自己做不來嬰孩，

因爲從前我們已經做過嬰孩。』

彼得看見這個意見不錯，馬上把這意見便算是他自己的意見。屋子造得很美，無疑的，溫黛在裏面是很舒適的，雖然他們不必說是看不見她了。彼得大踏步跨來跨去，吩咐他們作最後的潤飾。沒有一點能逃脫他的鷹眼。做到真像是完全完成了的時候。

『門上還沒有門環呢，』他道。

他們都很覺慚愧，但哆哆卻便把他的鞋底拿下來，做成了一個優美的門環。現在絕對完全造好了，他們想。

可是還差一點兒。『還沒有煙囪呢，』彼得道，『我們必須有個煙囪。』

『確鑿必須有個煙囪，』約翰鄭重地道。他這一說便引起了彼得的一個念頭。他便把約翰頭上的帽子搶了過來，把帽頂敲掉，放在屋頂上。小屋子很樂於接受這樣一個極好的煙囪，便像是道謝似的，馬上從帽子裏發出煙來了。

現在是真正完成了。除了敲門而外，一無他事可做了。

『你們都把容貌盡力修飾得好些，』彼得警告他們道，『初次的印象是最重要的。』

他很樂於沒人問他什麼叫做初次的印象，因為他們都忙着修飾容貌，所以無暇去問他。

他便很有禮貌地敲門了，這時樹林像孩子們一般地寂靜，別的聲音什麼都沒有，只有丁當鈴在從一株樹枝間窺望而明目張膽地發出侮辱他們的聲音。

孩子們所懷疑的是究竟會沒有人來答應敲門！若有一位女郎來開門呢，這女郎是什麼樣子的呢？門開了，一位女郎出來了，便是溫黛。他們便都脫帽行禮。她作出非常驚訝的樣子，他們也正是希望她這樣。

『我現在所處的是什麼地方？』她道。

當然又是紐侖子第一個快嘴。『溫黛女士，』他很快地道，『我們替你建造了這間屋子。』

『啊，請你說你樂居於此罷。』尖頭喊道。

『可親可愛的屋子，』溫黛道，這句話也正是他們所希望她說的。

『我們都是你的孩子，』雙生兒道。

於是他們便都跪下，伸出了兩臂喚道，『啊，溫黛女士，做我們的母親罷。』

『我應該嗎？』溫黛滿面春風說道，『當然這是極妙的，可是你們瞧我還只是一個小女孩子，我沒有實際的經驗哩。』

『這沒有關係，』彼得道，很像在目前的衆人中只有他一人完全懂得這事似的，雖然他實在是懂得很少的。『我們只需要一位嫵雅的母親般慈愛的人。』

『啊，親愛的！』溫黛道，『你瞧我覺得我正便是這樣的人哩。』

『是啊，是啊，』他們都喊道，『我們早就看出了。』

『那麼，很好，』她道，『我就盡力做罷。馬上就進，你們這批頑皮孩子，我知道你們的腳一定潮濕了。現在到你們上牀的時候，我剛够把辛特雷拉的故事講完給你們聽哩。』

他們便都走了進去，不知道那屋子怎麼容得下他們，惟在絕域是能够擠得極緊的。這便是他們和溫黛共度許多歡樂的夜的第一宵。後來她便把他們塞在樹下的家庭裏的大牀上，那晚上只有她自己一人獨自睡在那間小屋裏，彼得持刀在門外守望，因為隱隱聽得海盜們在遠處歡宴與羣狼在逡巡覓食。在黑暗中，那小屋很是安全舒適，窗帘裏漏出亮光，煙囪裏美麗地出煙，還有彼得立在那裏守衛。一會兒後彼得睡着了，有些不穩重的宴畢歸家去的仙女路過這裏，便要在他的身上爬越過。若是別的孩子在夜裏阻礙她們的路，她們便要惡毒地傷害的，但對於彼得，她們只捻捻他的鼻子就走過去了。

第七章 地下的家庭

翌日，彼得所做的要事之一，便是量溫黛、約翰和梅卻爾的身材，替他們配合樹穴。你記得吧，何克曾經譏笑過孩子們的各自用一個樹穴的不智，但何克是完全不懂的事實上非各自有一個樹穴不可，因為苟非樹穴和身體的大小完全適合，上下就極困難，而孩子們的身體的大小卻是各不相同的。你的身體的大小若和樹穴合適，則你在上面只要吸足一口氣，便可不快不慢地滑溜下去，若你要到地面上來，則你只要一呼一吸連續不已，就可蠕動上來。當然你熟練之後，即能毫不思索而上下自如，那時就再從容也沒有了。

但是身體的大小必須與樹穴完全適合纔成，所以彼得替你量身體配樹穴時是像裁製衣服似的仔細，唯一不同之處，就是把衣裳做得配合你的身體與把你做得配合樹穴。這種使你適合樹穴的方法，普通是很容易的，只要使你多穿幾件衣裳或脫掉幾件衣裳就適配上了，但若你的身體有特別臃腫之處，或配你的樹穴只有一個形狀不整的，那麼彼得便須費些心機把你的身體做作得適配樹穴。你既得適配樹穴之後，你便須十分小心保持你的身體的適配樹穴的狀態，溫黛很高興的發現，原來因這緣故，便把全家的人保持住美滿的狀態了。

溫黛與梅卻爾初次試配樹穴，就適合了，惟約翰還須修改一點兒。

經過幾天的實習之後，便都熟練得昇降自如，像井裏的水桶似的活潑。他們漸對這地下的家庭熱愛起來，尤其是溫黛更是熱愛這個家庭像一切的家庭一樣，是一間大屋子，若是掘下地去就可捕魚，地上還生着許多顏色美麗的大菌當作橈子用。有一株『絕樹』要在屋子的中央生長出來，但是他們天天早晨把樹幹

鋸掉，鋸得和地一樣平。但每到午後吃茶點的時候，樹幹又已經長出兩呎餘高了，於是他們便用一扇來平放在樹幹頂上，做成了一隻桌子，茶點吃過之後，他們馬上便把那扇門收拾去，再把樹幹鋸掉，這樣一來屋子裏又有了玩耍的餘地了。這屋子有一個非常大的火爐，大得幾乎你在屋子裏無論那一處都可隨手升火，溫黛便在這大火爐上橫繫了一根用植物的根髮製成的繩，把她所洗的衣服掛在這根繩上。白天便把牀榻豎起靠牆放着，到六點半鐘纔把牀榻安設好，其大近乎要佔據去半間屋子，除出梅卻爾之外，所有的孩子都睡在這隻牀上，密密地排得像罐頭食品中的沙汀魚似的。翻身有一條極嚴的規則，就是必須一個人發號而一齊翻身。梅卻爾本來也應該睡在這隻牀上，但是溫黛要一個嬰孩，而他是年紀最小，諒必你總知道女人的脾氣吧，不必細說他便掛在一隻搖籃裏了。

這家庭簡陋得很，小熊們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建造起地下家庭來也未必不如這個家庭。但這家庭裏有一個至多像鳥籠那樣大的壁龕，即是丁當鈴的閨房。這壁龕掛着一個小帷幔可與屋子的其他部份相隔離，丁當的脾氣是拘束的，每逢她穿衣或脫衣的時候總是把那帷幔拉閉的。不論多麼大的女人，誰也沒有一個房間能比這個寢室與起居室混在一起的房間更精緻的。她總是把她的牀叫做臥榻，這是真正的仙后瑪勃的臥榻，榻腳的樣子是像棍棒，榻上的鋪設是按着四季的菓樹花更換的。她的鏡子是靴中貓小說中的鏡子，這種鏡子現在未碎的，仙女商販知道一共只有三個了，她的面盆架是故事餅殼中的面盆架，可以翻轉顛倒兩用的，她的抽屜櫃是真正的嘉明六世的東西，她的地毯和毛毯是瑪格麗和羅賓的最盛時期（即初期）的東西。還有從蒂特烈文克斯來的一隻作爲擺設品的燭盤，當然她的住處是已經有她自身可以照亮的了。丁當除了她自己的壁龕之外，對於這地下家庭的別部份很是瞧不起，實在這態度也許是不免的，然而她自己的房間雖美麗，看上去卻有一種老是仰起着鼻子的樣子，很是自誇。

大概溫黛忙碌得不開交了吧，因為她的那些胡鬧的孩子給她做這麼許多事，整整有幾齣禮拜她沒有到地上來，只在晚上有時還到地上來一會兒補補襪子。就說做飯罷，已足使她的鼻子老對着鏝，即使鍋裏並無東西，甚至鍋也沒有，可是她也要照樣地守待牠滾沸。真吃飯或只假吃飯，旁人誰也不能知道，完全要視彼得心裏想如何而定，彼得若把吃飯當作遊戲時是能夠吃的，而且也能真吃的，但他卻不能爲了使肚子飽而吃，別的孩子最愛，的卻便是使肚子吃飽，其次便是愛談吃。在彼得竟假即是真到這樣，他只要在做做吃飯的樣子，你便可看見他的身體在漸漸圓胖起來了。在別人老是這樣做做吃飯的樣子就算了，當然是難堪的，但也不得不遵從這樣，除非你能證明你的身體確繫對於你的樹穴太寬鬆了，他纔讓你去真吃一餐。

須待他們全都上牀去睡後，溫黛纔能做些鍼黹。據她說到這時候她纔得憩一會兒，於是她便乘這暇時替他們做些新衣褲，把褲子的膝蓋地方都做上雙層，因為他們的褲子在膝蓋的地方最易破碎。

她檢點他們的一籃子襪子的時候，眼看雙雙的後跟都洞穿了，她便會舉起兩臂嘆道：『啊，我真有時候想到老處女倒可羨哩！』

她嘆這一聲的當兒是容光輝發的。

這還記得她的小狼罷，那隻小狼不久就發覺她在島上而尋着了牠，彼此摟抱起來。此後那小狼便到處跟着牠了。

光陰荏苒，她不很想念她所拋離的父母嗎？這是一個難於解答的問題，因為我們簡直說不出絕域的光陰是怎樣逝的，絕域的光陰是以太陽和月亮來計算的，而絕域上的太陽和月亮卻比大陸上照耀的多得多。惟我恐溫黛不很思念她的父母，她是絕對自信他們一定會常開着窗子等待她飛回去的。因此她心中很是泰然。有時她心裏不安，那是因為約翰把父母都記不清楚了，把父母當做從前認識的人似的了，同時梅卻爾

還十分相信她真是他的母親了。約翰和梅卻爾的這種樣子使她有點兒驚懼，她責任所在，不得不使他們心裏牢記住舊時的生活，於是便採用考試的方法，盡力模倣她在學校中所用的考試方法。別的孩子覺得這考試極有趣味，也便都硬要加入，於是他們都自備了石板，圍坐於桌子的四周，她把題目寫在另一塊石板上交給他們傳看，他們便在這裏用心地思索而寫答案。題目都是最普通的，例如：『母親的眼睛會是什麼顏色？父親與母親誰的身體高？母親的頭髮會是什麼顏色？』三題若能全答，即全答之。『（甲）作文一篇至少四十字，題為我的前次假期消遣法或父母性情比較觀。』或『（一）描寫母親的笑。』或『（二）描寫父親的笑。』或『（三）描寫母親的宴會服裝。』或『（四）描寫狗窩及窩內之狗。』

每天的題目大概如此，若你回答不出，便叫你畫上一個十字，那些孩子畫的十字之多，甚至約翰都多得可怕。當然，細條子是惟一的能把題目全答上的，誰也休想與他爭第一名，可是他的答案卻完全是胡扯，實際上他竟考了個末名，真糟糕。

彼得不加入考試，一則因為除出溫黛之外，一切的母親，他都瞧不起的，二則因為他是這島上的唯一的不會寫字與拚字的孩子，甚至最短的字也不會拚寫的。他是不屑作這種事的。

原來這些考題都是用文法上的「過去式」寫的。如母親的眼睛「會是什麼顏色，等等。你知道，即溫黛自己也早已忘記了哩。

我們不久就分曉，冒險事當然是天天所作的，但在這時候彼得卻籍溫黛之助發明了一種新玩意兒，他一時醉心的了不得，直到後來他突然覺得乏味了，纔拋棄前文早已表過，他不論對於什麼玩意兒都是這樣的老脾氣的。現在他所醉心的新玩意兒，便是假裝不要冒險，而假做約翰和梅卻爾平生所作的種種庸俗事，坐在小凳上拋拋皮球，互相推推，出門去時連得熊也不會打死一隻就回來了。彼得裝做無事，坐的坐在小

凳上的那種樣子，真是好看得很，他在這種時候總是不免要露出莊嚴的神氣，似乎彼得是把靜坐視作一件極滑稽可笑的行爲的。他還假裝誇口說他曾經爲了健康而出去散步過一次哩。在太陽的幾度升落之內，這些便是他所作的最新奇的事了，約翰和梅卻爾自身也必須假裝歡喜的樣子，否則彼得便要嚴厲的對付他們的。

對於這個新玩意兒，彼得突然覺得乏味之後，他便常常單身出去，而每逢他回來之後，你絕對不能確定他會否遇着險事。他常常會把在外的事情忘記得一字不提，而你卻跑出去發現了屍體，有時候他說了許多在外的險事，而你卻又怎麼也找不着屍體。有時他回來頭上裹着綳帶，溫黛便去撫慰他，用溫水替他洗濯傷處，這樣的時際，他便講出一段驚人的故事。可是你知道，她決不深信的。雖然如此，卻也有許多冒險事是她確信爲真的，因爲她自己也會參預其中的，此外還有不少的冒險事，她認爲至少有幾分可信爲真的，因爲別的孩子們曾經參預其中，而他們都說是完全真的。這許多冒險事，若要都把它们描寫出來，便可寫成一部拉丁英丁互解字典那樣大的書哩，我們至多只能舉一件事來作例，瞧瞧這島上平均一點鐘是怎樣過的。但是選擇那一件好呢，卻也極難選。我們便不如講那在細條谷與紅人小衝突的事？這是一件流血的事，特別的有趣，因爲這件事顯出彼得的一個特點，便是正在戰鬪之際，他突然加入對手方面的。在那谷裏，正在混戰得勢均力敵，勝負未分時，他突然大呼，『我今天是紅人，你是什麼，哆哆？』哆哆便答道，『是紅人，你是什麼，尖頭？』尖頭便接答，『是紅人，你是什麼，雙生兒？』這樣地接續喊問過去，一下子他們便全算是紅人了，這樣辦法當然是要把戰事結束了，但是不然，因爲那真正的紅人也醉心於彼得的辦法，他們馬上便都一下子算做了遺失的孩子，所以仍舊又雙方戰鬪下去，而且戰鬪得較從前更爲慘烈。

這件冒險事的異乎尋常的結果是……但我們還沒有決定講這件事哩。紅人夜攻地下的家庭，把有幾

個塞在樹穴裏的孩子像瓶塞似的拔出來，我們把這件事講起來也許比較好一些吧。或者我們便把彼得在人魚的池塘救了虎蓮的性命，因此就和她訂交的這回事情講一講吧。

或者我們可以講講海盜做下巨餅來毒殺孩子們，海盜如何用盡心機屢次把那個巨餅放在巧妙的地方，可是總被溫黛把那巨餅從她的孩子們手中搶下，因此到得後來那巨餅失去了水份，變做硬得像石頭，便把牠當做石彈用，在黑暗中把何克擊倒。

或者我們也可講講那些與彼得做朋友的鳥，尤其是那隻築巢在那池塘邊的一株樹上的鷓鴣，怎樣的她的巢到水面上去了，而牠仍伏在巢裏的蛋上，彼得便吩咐不准驚擾牠。這是一個很美的故事，結果還顯出一隻鳥也能如何的感恩報德，可是我們若講這個故事，便必須也把那池塘的事件的始末情由，全部講出，這麼一來，我們本只要一件事，卻要扯出兩件來了。有一件比較短一些的，也和這同樣驚人的，便是丁當鈴，幾個遊仙之助，想把睡着的溫黛放在一張大浮葉上漂到大陸上去。幸而這張大樹葉破裂了，溫黛便覺醒了，她以為在洗澡，便游泳回來了。或者我們還可選講彼得防禦羣獅的事，他用箭頭在地上繞着他自己劃了一個圈子，便向獅子挑釁，叫牠們走進圈子，但他等待了幾個鐘頭，別的孩子和溫黛從樹上屏息望着，卻沒有一隻獅子改接受他的挑戰而走進那個圈子的。

這些冒險故事，我們究竟選講那一個呢？最好的辦法，便是擲錢取決罷。

我已擲定了，池塘的故事得勝。這不免令人希望細條谷或巨餅或丁當的樹葉得勝。當然我還可以再擲一次，最好是三次取決，但是大概最公平的办法，便是講池塘罷。

第八章 人魚的池塘

若你是一個運氣好的人，則你把眼睛閉起來，有時即可看見黑暗中掛着一片可愛的白茫茫的無定形的池塘，若你把眼睛閉得加緊一些，則那池塘便漸具輪廓，而顏色也很鮮明了，若你把眼睛再使動閉緊，則那池塘的顏色必變為紅得如燃了。但在將燃之前你便可看清那池塘。這便是你在大陸上所能得的一瞬間的池塘的最逼近的景象，若能觀看兩瞬間，則你也許還可看見浪花而且聽得人魚的歌聲哩。

遺失的孩子們常在這池塘上消遣夏季的永日，大部份光陰都消磨於游泳和在水中玩耍人魚等等，你切不可便因此面以為人魚和他們有交情的事實上卻正相反，溫黛在那島上那麼些時間，從來不曾得着過人魚的一句客氣話，溫黛還認為永久的遺憾哩。當她輕輕地潛行到那池塘邊時，她可以看見人魚們成羣結隊的在那裏，尤其是在流囚岩上特別多，她們愛在那岩石上曬太陽，而在懶洋洋地梳頭髮，這種態度更鼓勵溫黛去接近她們，她像先前抵起腳跟走路一般輕的潛游過去，有時甚至可以游到與她們相距僅有一碼，可是總被她們看見了，她們馬上便鑽沒到水中去，而且多半還不是偶爾的而是故意的用尾巴撥水來灑濺溫黛。

人魚們對待別個孩子也都是這樣，惟彼得當然是例外的，他常和人魚們在流囚岩上作長談，而且在她們親暱到不害羞時，他還坐在她們的尾巴上哩。彼得還曾經把她們的梳子拿了一隻來贈給溫黛。

最好是在月夜去看人魚，其時她們都發出奇特的悲哭聲，但普通人在這種時候到池塘邊去是很危險的。溫黛在我們現在所要講的這一夜之前，從來不曾於月光之下看過人魚，她的所以不於月夜去看人魚，怕

危險的原因還小，因為當然彼得肯陪她去看的，最大的原因是爲了她立下規矩限定晚上七點鐘大家都須就寢。她常常在雨過天晴時到池塘邊去，這種時候有特別多的人魚到水面上來玩水泡。她們在彩虹的水裏做出彩色的水泡來當作球，用尾巴拍來拍去，要保持拍在彩虹裏，拍到破裂爲止。球門就在彩虹的兩端，只有守球門的准許用手來拍球。有時候池塘上同時有十二組的人魚在拍水泡，那真是美觀哩。

但在這種時候孩子們要加入進去，便只好孩子們自己玩，因爲人魚馬上就避開不見了。惟我們也已證明她們雖然避開卻暗地裏在窺看這些闖入的孩子的，而且還不免要採取一點他們的拍法，因爲約翰介紹過一種拍水泡的新法，用頭不用手，人魚們便採用了。這是約翰留在絕域的一點跡痕。

孩子們午飯之後在岩石上休息半小時的那種樣子，看上去也是很好看的。溫黛一定要他們作這休息，雖然吃的是一頓假飯，卻也一定要他們真正休息。因此他們便都躺在太陽光裏，他們的身體被陽光照耀得閃亮，其時她便坐在他們旁邊守望，作出很鄭重其事的樣子。

有一天，他們也都正在流囚岩上作這種休息。這岩石比他們自己的牀大得不多，但當然他們是都會不多佔據地位的，他們都在瞌睡，或者至少也是躺在那裏閉着眼睛的，他們有時以爲溫黛不在望着他們便把身體擠動一下。其時她是正在忙於做針綉。

她正在做針綉之際，池塘發生了變動。水面起了一陣顫動，太陽去了，暗影掩上了水面，把水變冷了。溫黛穿針也看不出了，她抬頭看時，但見那向來含笑迎人的池塘變得像無情可怖了。

她知道這並非夜到來了，卻是像夜一樣黑暗的東西到來了。不但像夜，比夜更厲害哩。這於將到之前，先叫海面起一陣顫動，報告就要來了。這是什麼呢？

她所聞的一切關於這流囚岩的故事，她突然都記憶了起來，流囚岩之所以取名流囚岩，就因爲有些凶

惡的船長把水手流放在這岩石上讓他們溺死之故。潮水漲時岩石上的水手便溺死，因為潮水要淹沒岩石的。

當然她應該馬上把孩子們喊醒，不但因為那不測之事在向他們襲來，並且睡在寒冷的岩石上也是不好的。但她是一位年輕的母親，不懂得這道理，她只知道必須照規矩在午飯之後，作半小時的睡眠。所以她雖然很自在那裏害怕，很想聽得男子的聲音，但她卻還是不把他們喊醒。甚至她聽得了櫓聲，驚得非常心跳；她還是不把他們喊醒，她還是立在他們旁邊等待他們睡足規定的半小時。溫黛豈不勇敢？

幸而這些孩子中有一個孩子甚至在睡夢中亦能嗅覺出危險。當然便是彼得，他跳立起來，清醒得像狗一般迅速，大呼一聲警告便把別的孩子都喊醒。

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用一隻手放在耳後。

『海盜！』他喊，衆孩子都挨近了他。他的臉上露出了一種異樣的微笑，溫黛見了便渾身戰慄。他臉上露着這種微笑的時候，誰也不敢向他說話，他們只能在那裏準備服從。而那命令卻也下得真是嚴厲。

『鑽下水去！』

但見許多條腿一挺，那池塘上馬上空寂得沒有一人。流囚岩卓立在洶湧的水中，似乎牠本身被流放了的一般。

那隻船漸漸駛近過來。果然是海盜的小艇，艇中有着三個人，斯彌與斯塔凱，還有一個俘虜，原來非別人，即是虎蓮。她的四肢都被捆縛，她也自知其命運如何了。她是在被流放到岩石上待死，在她的族中以爲這個刑法是比用火燒死或用酷刑拷死都更可怕的，因為族書上不是明明寫着水中是無路可通幸福的獵場的嗎？可是她仍面無懼色，她是一個西長的女兒，就死也要死得像個會長的女兒，這就夠了。

海盜們捉她到船上時，有一把小刀在她嘴裏。不用看守船，因為何克誇口說他的名聲在四圍一哩之內可以衛護他的船哩。現在她的命運也就看其衛護得如何了。夜風又起了一陣悲鳴。

那兩個海盜把船駛將過來，在黑暗中看不見岩石，直待接了上去纔知道。

『轉舵呀，你這蠢貨！』這一聲愛爾蘭的口音便是斯彌說的，『已駛到岩石了。現在，那麼，我們要做的事便是把這紅人擲到岩石上去，讓她在那裏溺死。』

把那美女擲到岩石上去，是極殘酷的，一瞬間即可完成的工作，她很自重絕不作那無益的抵抗的。

帖近那岩石，卻瞧不見的，有二個人頭出沒於水中，那便是彼得與溫黛的頭。溫黛在哭，因為她這還是第一次看見悲劇彼得是早已看見過很多的悲劇了，但他也早已完全忘記。他對於虎蓮並沒有像溫黛那麼傷心得厲害，可是那二個人在對付一個人，卻觸怒了他，因此他要營救她，最容易的辦法是待那海盜去後，把她救出，但彼得是向來不揀那容易的辦法的。

他是差不多無所不能的，現便他便模倣何克的口音。

『啊喝呀，你們這些蠢貨！』他喊道。口音模倣的非常像何克。

『船長！』兩個海盜道，吃驚得在那裏對面相覷。

『他一定是游來瞧我們了，』斯塔凱道，他們向四下裏望望，卻又看不見他。

『我們正在把這個紅人放到岩石上哩，』斯彌高聲道。

『放了她罷！』來了這奇怪的回話。

『放！』

『是，把捆縛她的繩子割斷了放她去。』

『可是，船長……』

『馬上就放，你們聽得了沒有，』彼得高聲喊，『否則我要用鐵鈎來抓死你們了。』

『這真是怪事！』斯彌氣喘着道。

『還是遵照船長的命令辦的好，』斯塔凱膽怯地說。

『是，是，』斯彌道，他便把捆縛虎蓮的繩子割斷。馬上她便像一條鰻魚似的從斯塔凱的兩腿間溜到了水中去。

溫黛當然很得意於彼得的機警，惟她知道他也自得意的，並且多半還得意得要歡呼起來而至於敗露哩，所以她馬上伸出手去掩住他的嘴。然而即使這樣也不濟事，因為何克的口音，『啊喝！』已響澈於池塘上了。惟這一次並不是彼得說的。

彼得也許是正在要歡呼，可是他的臉上一皺而發出一聲驚訝聲。

『啊喝！小！』又來了這一聲。

溫黛到此明白了。真何克也在水中了。

何克向小船游去，他的水手點了一盞燈來照他，他馬上就游上船去。在那燈光照亮之下，溫黛看見他的鐵鈎抓住了船舷，在他水淋淋的從水中爬上船去的時候，溫黛看見了他的兇惡的黑臉，便驚嚇得想逃走，可是彼得卻不肯退避。他振奮得了不得，並且自負得非常。『我豈不是一個奇人，啊，就是一個奇人！』他低聲向她說，她雖然心裏也以爲他是一個奇人，可是她爲他的令名起見，真願他的這句話，除她之外沒有第二人聽得。

他作手勢叫她傾聽。

那二個海盜很急於要知道他們的船長爲什麼幹來，可是何克儘坐在那裏用鐵鈎支撐着頭，神情很是憂鬱。

「船長，沒有什麼不好嗎？」他們擔心地問，但他只嘆氣不說。

「他在嘆氣哩，」斯彌道。

「他又在嘆氣哩，」斯塔凱道。

「他又在第三次嘆氣哩，」斯彌道。

「爲的什麼，船長？」

於是他終於憤激地說了。

「什麼都完了，」他喊道，「那些孩子找得了一個母親了。」

溫黛雖然很吃驚，可是也很自得意。

「唉，倒楣極了！」斯塔凱喊道。

「什麼叫做母親？」天真無知的斯彌問道。

溫黛聽了這句話，驚詫得不覺失聲道：「他竟不知道啊！」自此以後，她便覺得若可以有一個小海盜留在身邊，則她便要斯彌留在身邊的。

彼得便把她推到水面下去，因爲何克已經驚跳起來了，在喚：「這是什麼？」

「我沒有聽得什麼，」斯塔凱道，提起燈籠來照水面，他們看時卻看見了一個怪東西。這東西原來便是我前文說過的鳥巢，漂浮在池塘上，絕鳥便伏在巢上。

「你瞧，」何克回答斯彌的問題道：「這便是一個母親。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教訓！這一定是巢墮落到水

上了的，但那母親肯拋棄她的蛋嗎？決不肯。」

他的語聲忽然斷了，似乎他一時回憶到他的幼時去了，那時候是……但他馬上用他的鐵鈎把這弱點掃開。

斯彌很受感動了，他於那個鳥巢漂浮過時目不旁瞬地凝視着巢上的鳥，但是多疑的斯塔凱卻說道，「倘若她是一個母親，她在這裏飄流也許是爲了幫助彼得罷。」

何克畏縮了。「可不是，」他道，「我怕的就是這個哩。」

斯彌的懇切的口音使何克從這種煩悶中振奮起來。

「船長，」斯彌道，「我們不能把孩子們的母親擄來做我們的母親嗎？」

「這真是一條妙計，」何克說，他的大腦袋裏馬上設計定了。「我們便去捕捉孩子們，把他們帶到船上，我們使孩子們走跳板墜海而死。溫黛便可成爲我們的母親了。」

溫黛又聽得忘形了。

「決不可以呀！」她喊道，並且擺動起來。

「這是什麼？」

但他們一點兒也看不見。他們以爲這一定只是一片風中的樹葉聲。「嘍囉們，你們贊成嗎？」何克問道。

「我舉手，」他們都道。

「我舉鐵鈎，宣誓罷。」

於是他們都宣了誓。這時候他們已到了岩石上，何克突然憶起虎蓮來。

「紅人在什麼地方？」他突然問道。

何克在平日也有時要說笑打趣的，因此他們以為他這句話一定是在開玩笑。

『不錯啊，船長，』斯彌欣然說，『我們已釋放她了！』

『釋放她！』何克喊道。

『你自己吩咐釋放她的呀，』水手頭顫聲道。

『你自己在水裏喊令我們釋放她的呀，』斯塔凱道。

『氣死我了，』何克大發雷霆，『欺騙的好！』他的臉色憤怒得變色，但他看見他們並無一點說慌的樣子，不禁詫異了。『夥計們，』他道，有一點兒顫抖，『我並沒有發這種命令。』

『這可怪極了，』斯彌道，他們都很惶恐了。何克把他的語聲提高起來，但那語聲裏總不免有點兒顫音。『今夜在這黑暗的池塘上的夜遊神啊，』他高喊道，『你聽得我說嗎？』

當然彼得應該不做聲，可是當然他不會不做聲的。他馬上就模倣何克的口音回答道：

『好怪，好怪，我聽得你說啊。』

在這緊要關頭，何克甚至頭上也沒有一點兒嚇得變白，可是斯彌與斯塔凱已經嚇做一團了。

『來者是誰？幹快報上名來。』何克問道。

『我便是詹姆士何克，』那聲音回答，『渠烈勞裘號的船長。』

『不對，不對，』何克狂吼。

『氣死我了，』那聲音回答，『你若再說半個不字，我就要把鐵錨來擲死你了。』

何克力自要把態度改好一些。『倘若你是何克，』他近乎謙卑地說，『你倒說一說，我是誰呢？』

『你是一條鯊魚，』那聲音回答道，『只是一條鯊魚。』

「一條鯊魚！」何克茫然地隨着說，他的自尊心，不但現在，卻早已粉碎了。他看見他的水手退避開了。『我們這麼些時日莫非竟擁戴着一條鯊魚做船長啊！』他們切切地說。『我們這可丟臉之極了。』他們變做他的反噬主人的狗了，但他雖自己成爲悲劇的主人翁，卻也不十分留意他們。他現在所需的並非他們對他的信仰，卻是他對於自己的信仰，纔可去抵抗這種可怕的語聲的作證。他覺得他自己完全不行了。『別拋棄我，夥計，』他輕輕地啞聲道。

原來凡是大海盜，兇惡的性情裏莫不有點兒女性，何克當然亦如此，這點兒女性有時候卻可使他靈機一動而恍然大悟。現在突然他要作猜謎的玩意兒了。

『何克，』他喊道，『你是還有另一種口音的嗎？』

彼得對於玩意兒是總捨不得放棄的，所以他就欣然用他自己的口音回答，『有的。』

『你是還有另一個名字的嗎？』

『對的，對的。』

『蔬菜，對嗎？』何克問道。

『不對。』

『礦物，對嗎？』

『不對。』

『動物，對嗎？』

『對的。』

『人，對嗎？』

「不對！」這句回話的口氣說得很瞧不起的。

「孩子，對嗎？」

「對的。」

「平常的孩子，對嗎？」

「不對。」

「奇孩子，對嗎？」

這一次回答，「對的，」卻很使溫黛暗暗叫苦。

「你是在英國嗎？」

「不對。」

「你是在這裏嗎？」

「對的。」

何克完全不懂了。「你們問他幾個問題罷，」他對那二個水手說，抹抹他的汗濕的眉額。斯彌想了一會兒。「我想不出什麼問話哩，」他抱歉地道。

「猜不出，猜不出！」彼得歡呼起來。「你不猜了嗎？」

當然他是正在得意得不覺把這玩意兒作得太過份的，強盜們便看出他們的機會了。

「是，是，」他們熱望地說。

「那麼，」他喊道，「我便告訴你了罷。我便是潘彼得！」

「潘！」

何克馬上又恢復其本來面目，斯彌與斯塔凱馬上又恢復爲他的忠誠的部下。

『現在我們可找着他了，』何克高喊。『斯彌下水，斯塔凱當心船，死活休放他逃脫。』

他說着就跳下水去，同時彼得便歡呼。

『準備好了嗎，孩子們？』

『好了，好了，』從池塘的各處答應。

『那麼，就向海盜進攻罷。』

這一場爭鬪很急促而劇烈。第一個使海盜流血的是約翰，他奮勇爬上船去，劫持了斯塔凱。二口兒惡鬪了幾個圍合，便把海盜手中的手奪下了。他便躍下水去，約翰那裏肯放鬆，也就急急跟着他跳下水去。船便無人把持，任牠自己漂流去了。

水裏時時地東鑽出一個人頭，西露出一個人頭，鋼刀一閃，隨着就是一聲大叫，或一陣吶喊。在那混戰之中，他們有時也不免打着自己人。斯彌的螺螄鑽砍着了哆哆的第四根肋骨，可是斯彌自己也被彎背刺着了一刀。離那岩石較遠處，斯塔凱在那裏緊緊壓迫着細條子和雙生兒。

這麼些時候，彼得在什麼地方呢？他是在尋找比較大一點的對手。

彼得之外，別的孩子也都很勇敢的，他們躲避那海盜的船長，決不可深責。他那鐵爪使得他四周的水變爲一輪死地，他們不得不嚇得像受驚的魚仙的逃開。

但是有一個孩子不怕他，有一個孩子正在尋找他。

奇怪的是他們在水裏時竟沒有遇着。何克爬上岩來接一接氣，同時彼得也正由那岩石的另一面爬上來接一接氣。這岩石卻圓滑得像一個皮球似的，他們簡直不能攀登，只好匍匐上去。他們彼此都不知道對方

有人在爬過來。突然他們覺得彼比的手臂撞着了，各自吃了一驚，抬頭看時，他們的臉都幾乎碰着，他們就是這樣的遇見了。

有些大英雄老實說出每逢他們在臨敵之前，便自覺得有些心虛膽怯。彼得若在那時候有些心虛膽怯，我當然也不必諱言。畢竟這個敵手是海廚子所唯一的畏懼的人。可是彼得並不心虛膽怯，他只有一種愉快的感覺，他甚至歡樂得把他的美麗的小牙齒也咬緊了。他得心應手的搶奪了何克的皮帶上的一把刀子，正要狠狠地刺將過去，卻突然看見他自己所站的岩石比敵人所站的高，便仍縮手把刀子抽回。這種地位相差的戰鬥是不公平的。於是他便伸手去把那海盜拉將上去。

而正在把海盜拉將上去之際，何克卻乘機咬了彼得一口。

彼得慌了，並非因為被咬得痛，卻是爲了太不公平。這一口簡直咬得一時手足無措了。他只是呆瞪着在那裏，嚇慌了。無論那一個孩子初次受着不公的待遇時都要驚惶到如此的。孩子總以爲他自己有了某種權利而使你也有一種權利，完全是公平的。你若有一次待孩子不公平，這孩子還是愛你的，但若這孩子從此以後就決不會像從前一樣了。除出彼得之外，誰也不能忘記第一次所受着的不公平的待遇的。彼得也常常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可是他卻總是忘記的。這大概是他與別人的真正不同之處吧。

因此他現在遇着了這咬一口的不公平還像初次遇着的一般，儘在那裏驚呆住了。而那隻鐵爪卻又抓了他二下。

過了幾分鐘後，別的孩子們看見何克在水中拚命地幹快向那隻船游去，他的兇惡的臉，除出恐怖得發白之外，毫無一點兒氣概，原來那條鱷魚在緊緊追迫他了。若在平日，孩子們瞧見何克這種樣子，一定便要游在旁邊鼓噪了，惟現在他們自己也正在心緒不寧，因為他們不見了彼得與溫黛，只在池塘各處尋找他們而

呼叫他們。孩子們找到那隻小船，便爬上去尋覓，到處喊叫：『彼得，溫黛，』但總是聽不到答應，只聽得人魚在訕笑。『他們一定是遊回去或飛去了，』孩子們終於決斷道。他們並不十分憂慮，因為他們都很信仰彼得本領高強的。他們都很稚氣地咯咯發笑，因為想到今夜可以遲睡了，這全是母親溫黛的錯處哩！

孩子們的笑語聲遠逝之後，池塘上便冷靜了下來，於是發生了一聲輕幽的呼聲。

『救命，救命！』

二個小人正在衝撞上岩石，女的已昏暈了，男的手臂在托持着她。彼得用盡平生之力把她拖上岩石後，也便在她旁邊躺下了。但他雖也昏暈了，卻還能看出那水勢正在高漲上來。他明知不久就要溺死，可是他已無力動彈了。

他們正並排躺在那裏之際，有一個人魚來拉住了溫黛的一隻腳輕輕地把她拖到水裏去。彼得覺着她

在旁邊溜下去了，突然跳醒把她拖起來，險些兒來不及拖起哩。他到此可是不能不把實情告訴溫黛了。『溫黛，我們現在這岩石上，』他道，『可是這岩石正在被水淹得漸漸小下去，不久就要完全被水淹沒了。』

她甚至到此時還聽不懂話哩。

『我們必須走了罷，』她近乎敏捷地答道。

『是』他沒精打采地說。

『我們還是遊水呢，還是飛呢，彼得？』

他不得不對她道。

『溫黛，你還以為你無須我幫助，自己能這麼遠的遊水或飛到島上去嗎？』

她不得不承認她自己已經乏力極了。
他呻吟起來。

『怎麼了？』她問，馬上憂慮他。

『我不能幫助你了，溫黛。我已被何克抓傷了。我已不能遊水，也不能飛了。』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兩人都不得不溺死了嗎？』

『你瞧那水勢。』

他們用手掩住了眼睛，不敢看那可怕的水勢。他們以為不久便要同歸於盡了。他們正在這樣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之際，突然有點東西把彼得輕拂了一下，停留在那裏，似乎很羞怯地說道，『可有什麼用得着我之處嗎？』

這東西原來是一個風箏的尾巴，便是數天之前梅卻爾所做的那隻風箏的尾巴。這風箏是曾經掙脫了梅卻爾的手而飄走了的。

『梅卻爾的風箏，』彼得沒與綴地說，但隨即他拉着了那尾巴，把風箏拉向身邊。

『這東西曾經把梅卻爾提得雙腳脫地，』他道，『為什麼不叫牠把你帶走呢？』

『把我們二口兒都帶走吧！』

『這風箏帶不起我們二口兒的，梅卻爾和彎背早已試過了。』

『那麼，我們使用拈鬮來取決罷，』溫黛勇敢地道。

『你是一位女郎，決不能我和你用拈鬮來取決的。』他說着已把那風箏的尾巴束縛於她的身上了。她攀住他，不肯拋掉他而獨個兒走，但彼得說了一聲：『再會，溫黛！』便推送她離開岩石，幾分鐘後，她便飄遠得

瞧不見了。彼得獨個兒留在池塘上。

這岩石現在被水已淹得很小了，不久就要完全淹沒。蒼白的光芒，幽幽地掩上水面，不久便可聽得世界上最悲哀的最美的樂曲：人魚哭月。

彼得雖不是尋常的孩子，但也終於有點兒恐懼了。身上起了一陣寒慄，很像那海面上的掀起水波似的，所不同者，海面上的水波是一陣跟着一陣的連續掀起到數百陣，而彼得卻只覺得一陣寒慄就完了。隨後他便仍直立在那岩石上，心中劇跳而面呈微笑；這種表情是在說：『死是一個何等偉大的冒險啊！』

第九章 絕鳥

彼得聽得人魚們一個一個的回到海底的寢室去之後，便什麼也聽不到聲音了。他距離人魚們太遠，聽不出她們的關門聲，可是在人魚們所住的珊瑚窟的門關閉之際，那門上的小鈴便會響了起來。（大陸上的優美的住宅都如此的。）彼得便是聽得那門鈴響而知道她們去睡了。

水勢仍在高漲，直漲到他的腳上了，在水要把彼得完全吞沒之前的一些時間內，彼得爲了無聊，便在凝望那唯一的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個東西。他以爲這東西是一張漂浮的紙片，也許是風箏的碎塊，他在那裏估量這東西要多少時間纔漂浮到岸上呢。

但突然他看出那東西可怪得很，無疑地是有着目的而特意漂浮到這池塘上來的，因爲這東西在那裏與波浪相抗，而居然有時能克服了波浪，彼得是同情與弱者的，所以看着這東西戰勝波浪時，他便不禁鼓掌起來，這是這樣一張勇敢的紙片。

但實際上這東西不是一張紙片，原來是絕鳥伏在巢上拼命地來營救彼得。自從她的巢落水之後，她便學習用翅膀鼓動着使巢在水面前進，現在也已練習得能勉強航駛了，可是那波浪實在兇猛，所以待到彼得能够看清她時，她也已經累得筋疲力盡了。她是特意來救彼得，要把她的巢送給彼得乘坐，雖然巢裏還有蛋，她也顧不得這些了。這一隻絕鳥竟肯如此營救彼得，未免有點兒可怪，因爲彼得雖然待她不錯，但是也不免有時要磨折她的。我想大約這隻鳥也像大林太太之類的人們一樣，看着彼得還是一個乳牙未脫的孩子而不忍坐視他淹死吧！此外我實在想不出別的緣故了。

這隻鳥在那裏便高聲對彼得說她的來意，彼得也高聲問她來幹什麼，當然彼此都不懂對方的說話的。在理想小說裏人是可以隨便和鳥談話的，我在這時際也很願這故事是一篇理想小說，好讓彼得和絕鳥隨便答話，但是總以真實爲妙，所以我還是只好把當時的實在情形實說。原來他們不但彼此言語不通，而且彼此還失禮了哩。

『我……要……你……到……這……巢……裏，』那隻絕鳥高聲道，說得很慢而清楚，『你……便……可……漂……浮……到……岸……上……去，但……我……已……乏……力……得……不……能……把……這……巢……再……向……你……駛……了，你……必……須……遊……過……來……到……這……巢……裏。』

『你叫的是什麼呀？』彼得答道，『爲什麼你不照平日那樣任你的巢，漂浮去呢？』

『我……要……你……』那隻鳥又從頭說了一遍。

於是彼得也把說話說得慢些清楚些。

『你……叫……的……是……是……什……麼……呀？』

那隻鳥便生氣了，他們的脾氣原來都是很躁的。

『你這小傻瓜，』她罵道，『爲什麼不照我的話做呢？』

彼得覺出她在罵他，便也生氣抗罵道：

『你纔是這樣哩！』

於是奇怪得很，雙方說出同樣的話來。

『你閉上嘴！』

然而這隻鳥卻決心要盡力救他，她使用盡了平生之力把她的巢划到岩石邊。然後她便飛上空中，把她的蛋放棄了，以表明她的來意。

於是彼得終於明白了，便把那個巢攀住了，而揮手向飛在頭上的那隻鳥致謝。絕鳥在空中徘徊，並非爲了要領受他的致謝，也非要看他爬進巢裏去，她是爲了要瞧瞧他如何處置她的蛋。

巢裏有二個大的白蛋，彼得拾起來托在手中，心中細想。絕鳥在半空裏遮掩住她的臉，怕看那二個蛋的結果，但她還是忍不住在從羽毛裏窺看。

我已記憶不清有沒有告訴過你們，這岩石上有一塊桶板，是很久以前的一些海盜釘在那裏作爲貯藏財物的標記的。後來孩子們發現了那貯藏財物之處，一時淘氣起來便把那珍珠鑽石等金銀寶貝拋給海鷗，海鷗便當做了食物來啄，知道被騙了便很生氣而飛去。這塊桶板現在還仍留着在那裏，而且還有斯塔凱的一隻帽子掛在那桶板上，是一頂闊邊的不透水的油布帽。彼得便把那二個蛋安放在這頂帽子裏，而把牠放在水面上。這帽子便很美觀地漂浮着了。

絕鳥在空中一看見他這辦法，馬上便驚羨彼得而長鳴，可是，唉，彼得竟應和着她而歡呼起來了。於是他便爬進巢去，把那塊桶板豎起作爲桅竿，把襯衫掛在其上當作了帆。同時那絕鳥也就飛落於那隻帽子裏，仍舊服貼地伏於她的蛋上。他們便背向分漂，莫不喜悅。

彼得上岸之後，當然把他的小帆船放在絕鳥易見之處，惟她卻覺得那油布帽很是方便，用不着這個巢了。因此這個空巢便在水上隨波逐流，而至破碎。斯塔凱到塘池邊時，常常看見那隻絕鳥伏在他的帽子上，他便暗暗叫苦。因爲我們此後不再談到這隻鳥了，所以在這裏順便一說，就是現在一切的絕鳥所築的巢，莫不

有闊的邊，使那小鳥可以在那巢邊上散步而吸取新鮮空氣哩。

彼得回到地下的家庭時，溫黛也差不多剛被那風箏東飄西蕩地帶到家裏，這次重得團聚的喜悅自不必細說。孩子們各自都有冒險的經歷要訴說，但也許是把這晚上遲睡幾點鐘視爲最大的事件。遲睡這事使孩子們非常高興，因此他們還在那裏東拉西扯的做些沒打緊的事，例如要求束繫綳帶之類，無非爲了想再多挨些時候。但溫黛雖然看見他們都已平安回家，甚爲慶幸，然而這樣深夜未睡卻也使她很是發急，便高喊着：『上牀，上牀，』那語調說得令人不得不服從。惟睡過了一宵，次日她便仍是溫柔得很了，把綳帶給孩子們都一一縛好，他們有的跛着腳，有的繫着手，便一直玩到晚上就寢。

第十章 快樂家庭

這次池塘上的戰鬪的一個重要的結果，便是使紅人成爲孩子們的朋友。彼得把虎蓮從那可怕的患難中救了出來，因此現在她和她的部下對於彼得，即使赴湯蹈火亦無不樂爲。他們整夜的坐在地面上替彼得看守地下的家庭，而等待海盜來襲擊，顯然海盜是不久就要來襲擊的。甚至在白天，他們也要在上面逡巡，吸着那太平無事的煙管，那神情幾乎是像他們在那裏等待吃好東西似的。

他們對彼得叫大白父，俯伏在他面前，他極愛這樣，實在這是無益於他的。

「大白父，」當他們伏倒在他腳邊時，他會用一種極威風的態度對他們道，「很喜歡看見黑嬰族的戰士替他的家宅防禦海盜。」

「我虎蓮，」那個可愛的人便會答道，「潘彼得救了我，我是他的極好的朋友。我決不准海盜來傷害他。」

她是太過份的卑躬屈節，而彼得卻便以爲他是應得如此，他便會得俯就地答道：「好的。潘彼得已說過了。」

每逢他說「潘彼得已說過了」的時候，那意思即是叫他們別再說話，他們也就很順馴地遵命，但他們對於別的孩子卻便沒有這般恭敬，只當平常的勇士一般看待而已。他們只對別的孩子們說說「你好啊」之類的話，寒暄一下就完了，而孩子們心裏不樂意的是彼得似乎也以爲紅人應該對待孩子們這樣的。

溫黛心裏實在也有點兒同情孩子們的，但她是一個極忠誠的主婦，決不要聽抱怨父親的話。「父親決

不會錯的，』不論她自己個人的意見如何，她總是要這樣對孩子們說。至於她自己個人的意見，卻是以爲紅人不應該以『婆娘』這稱呼來叫她的。

現在我們已說到了『夜中夜』了，因爲這一夜發生了非常的冒險和結局，所以他們稱之爲『夜中夜』的。這一天，在白晝什麼事也沒有，似乎養精蓄銳一般，現在紅人都裹着氈毯在地面上站崗，孩子們便在地下吃夜飯，唯彼得不在家，他是出去探聽時辰去了。原來這島下探聽時辰的方法，便須去尋找那條鱷魚，尋着那條鱷魚之後，便須在那鱷魚的旁邊等待到那隻吞在腹中的鐘的鳴打，纔能知道時辰是幾點鐘。

孩子們這一頓夜飯適逢是一頓假做的茶點，他們圍坐於桌子的四周，在大喝大嚼，而實際上他們的爭攪吵鬧的聲音，照溫黛說真可把耳朵都震聾哩。溫黛實在對於喧鬧，倒也並不在乎，只是她卻真不樂意他們自己搶奪了東西，而推托說哆哆推撞了他們的肘子。原來早已定下一條規則，即是在吃飯時若有誰吃了別人的虧，不准便回手打人，只能恭敬地舉起右手來向溫黛告發說，『我告發某某人，』可是事實上他們不是完全忘記這樣做，便是做得太多。

『不准響，』她喊，其時她已經第二十次叫他們不要大家同時說話。『你的杯子喝空了嗎，親愛的細條子？』

『還沒有完全喝空哩，媽媽，』細條子瞧瞧一隻假想的杯子之後說道。

『他的牛奶甚至喝也沒有喝哩，』尖頭插嘴道。

這是告發了，細條子便也捉着了告發的機會。

『我告發尖頭，』他應聲道。

可是約翰已經先舉起右手了。

「怎樣約翰？」

「現在彼得不在這裏，我可不可以坐他的椅子？」

「想坐父親的椅子啊，約翰！」溫黛很不樂意。「決不可以。」

「他並非我們的真父親呀。」約翰回答道。「我若不教他，他還不知道怎樣做父親哩。」

這是怨謗。「我們告發約翰。」雙生兒同聲喊道。

哆哆舉起手來。他是比別的孩子謙虛得多，實在他是最謙虛的孩子，所以溫黛對他特別和氣。

「我想大概我。」哆哆遲疑地道。「不能做父親吧。」

「不能，哆哆。」

哆哆是不大開口說話的，可是一開口說話，就很蠢地說個不了。

「我既不能做父親。」他沈重地道。「我想大概你，梅卻爾，也不肯讓我做嬰孩罷？」

「不肯，我不肯。」梅卻爾突然大嚷。他已經爬在他的搖籃裏了。

「我既不能做嬰孩。」哆哆愈說愈沈重。「你以為我能做一個雙生兒嗎？」

「不能，真正不能。」雙生兒答道。「雙生兒非常難做的哩。」

「我既不能做什麼重要角色。」哆哆道。「你們可有誰願意看我變一套把戲嗎？」

「不要看。」衆孩子同聲回答。

於是他終於住嘴了。「我真是什麼一點希望也沒有了。」他道。

又可憎地告發起來。

「細條子在桌上咳嗽。」

「雙生兒先吃奶餅。」

「彎背又用牛油又用蜜。」

「尖頭嘴裏塞滿着東西還要說話。」

「我告發雙生兒。」

「我告發彎背。」

「我告發尖頭。」

「啊啊！」溫黛喊道，「我真有時想，老處女倒值得羨慕哩。」

她便叫他們結束吃飯，她坐下來做針黹，籃子裏裝的是一大堆長襪子，每隻的膝上都照例的破了一個洞。

「溫黛，」梅卻爾抗議道，「我已經大得不配在搖籃裏了。」

「我必須要有一個孩子在搖籃裏的，」她近乎厲聲地說，「你又是最小的孩子了。搖籃是最可愛的東西，家庭中少不得搖籃的。」

她在縫補長襪之際，他們就在她的四周玩耍，這樣一羣快樂的臉和舞動的四肢被那漫燃的爐火照得通亮。這種景象在地下的家庭中早已常見，可是我們現在是最後一次看見了。

地面上有了腳聲，你不難斷定，當然是溫黛首先聽出是誰的腳聲。

「孩子們，我聽得你們的父親的腳聲了。他愛你們到門口去迎接他哩。」

地面上紅人們在彼得面前俯伏。

「好好看守，勇士們！我已說過了。」

於是像平時一樣的那些歡天喜地的孩子便把他從樹穴中拖下去。這種情形從前也常常有的，但永不能再有了。

他替孩子們捎了乾果來，替溫黛捎了準確的時辰來。

「彼得，你把孩子們寵壞了哩，你知道吧。」溫黛媚笑道。

「啊，老婆。」彼得說着，掛他的鎗。

「是我告訴他的，母親們都叫做老婆。」梅卻爾低聲對彎背說。

「我告發梅卻爾。」彎背馬上道。

第一個雙生兒到彼得跟前。去。「父親，我們要跳舞。」

「去跳罷，我的小人兒。」彼得道，他正在脾氣極好的當兒。

「但是我們要你跳舞哩。」

彼得實在是他們中的最會跳舞的，但他這時候卻假裝做被他們取笑了的樣的。

「我！我的老骨頭要刮辣刮辣響起來的哩！」

「媽媽也要跳的。」

「什麼！」溫黛喊道，「老娘的孩子已生了這麼許多，還跳舞！」

「但今天是禮拜六晚上呀。」細條子奉承說。

這並非真是禮拜六晚上，但至少真有禮拜六晚上的可能性，因為他們久已忘計日子了，可是每逢他們要想做點兒什麼特別的耍意兒時，他們總是便說這是禮拜六晚上，於是他們便當為禮拜六晚上而做起來。

「當然，這是禮拜六晚上，彼得。」溫黛道，心軟了。

「我們這樣的老醜的人，溫黛！」

「但是現在只在我們自己的兒女中間玩玩呀。」

「不錯，不錯。」

於是他們便告訴孩子們，他們可以跳舞的，惟必須待他們先穿換好晚裝。

「啊，老婆，」彼得在爐邊靠火，看着溫黛也跟着坐了過來，便對她背地裏說，「白天的辛苦過後，你我的愉快無過於坐在火爐旁邊休息，看着孩子們都在跟前了。」

「這是甜蜜得很的，彼得，是不是？」溫黛非常喜悅而說。「彼得，我以為彎背的鼻子像你。」

「梅卻爾却像你得很。」

她便走到面前去，把兩手放在他的肩上。

「親愛的彼得，」她道，「有了這麼許多孩子，當然我現在是已過了妙齡了，可是你不要把我更動啊，你要把我更動嗎？」

「不會的，溫黛。」

當然他是不願有什麼更動的，但他卻很不安地對她望着，那種出神的神情，簡直令人確不定他是睡是醒。

「彼得，怎麼了？」

「我正在想，」他說，有點兒惶恐。「我是他們的父親，這只是假做的，是不是？」

「啊，是呀，」溫黛嚴正地說。

『你瞧，』他繼續辨解地說下去，『若我真做了他們的父親，我便要很老了。』

『但他們是我們的孩子呀，彼得，他們是你的和我的。』

『但不是真的吧，溫黛？』他憂慮地問道。

『若你不願是真的，便不是真的。』她回答道，她清楚地聽得他嘆了一口寬心的氣。『彼得，』她力自把語調說得剛毅的問道，『你對於我，真情究竟怎樣？』

『一個孝順的兒子的情，溫黛。』

『我想也是這樣，』她道，便走到最遠的一隻遠的屋角裏去獨自坐在那裏。

『你真是古怪，』他道，簡直迷惑了，『虎蓮也完全這樣的。她要做我的一個什麼人，可是她又說不是要做我的母親。』

『不是，當然不是母親，』溫黛的語氣說得非常的強。現在我們可看出爲什麼她總是有一種反對紅人的偏見了。

『那麼，究竟是要做我的什麼人呀？』

『這可不該出之於女郎之口的。』

『啊，好罷，』彼得道，有點兒生氣了。『也許丁當鈴肯告訴我的罷。』

『啊，是的，丁當鈴肯告訴你的，』溫黛譏諷地說，『她是一個放蕩無恥的小人。』

丁當這時候正在她的寢室裏竊聽，便也說出挺撞的話來。

『她說她正以放蕩無恥爲榮哩，』彼得翻譯道。

他突然轉着一個念頭，『也許丁當要做我的母親罷？』

『你這蠢貨！』丁當鈴怒罵道。

丁當常說這句話的，溫黛已聽熟得不須翻譯也懂了。

『我差不多要以爲她罵得好哩，』溫黛生氣的說。想想溫黛的生氣啊！但她是已經磨折得難受極了，而且她也決不知道這晚上會發生什麼變故的。倘若她有點兒知道這晚上要發生變故，她現在也決不生氣了。他們誰也不知道這晚上要發生變故。也許最好是不知道吧。他們的無知，還可使他們再享受一小時的歡樂，這是他們在島上的最後一小時，我們也同慶這六十分鐘的快樂罷。他們便穿着晚裝而高歌歡舞起來。是這樣一種美妙的歌舞，在那裏假裝恐懼他們自己的暗影，卻不料不久就要真的暗影掩上他們而使他們真的恐懼哩。這跳舞是何等的狂歡啊，他們上牀下牀爭撲得何等厲害啊！與其說是跳舞，還不如說是一場枕頭戰哩，枕頭們再接再厲的戰個不休，很像知道從此一別相見無期的夥伴一般。在溫黛講臨睡的故事之前，他們還講了不知多少的故事啊！這晚上甚至細條子也要講起故事來呢，可是一開頭就講得實在乏味，不但別人不要聽，即他自己也覺得無趣，所以他便欣然道：

『不錯，這一開頭就乏味得很。所以我說，我們就把牠當做結局了罷。』

於是他們終於上牀去聽溫黛的故事了，這故事是他們所最愛聽，而彼得所最討厭的。在平日每逢她開口講這故事時，他總是便走到屋子外面去或者用兩手掩住耳朵，倘若他這晚上也肯照這樣辦法，也許他們還可在島上住下去哩。但他現在卻既不離開屋子，也不掩住耳朵，而仍舊坐在他的椅子上，我們暫且拭目以待發生什麼變故罷。

第十一章 溫黛的故事

「那麼，你們聽，」溫黛道，預備講她的故事了，其時梅卻爾在她的腳邊，七個孩子都在牀上。『當初有一位先生……』

「我寧願他是一位女郎，」彎背道。

「我希望他是一隻白老鼠，」尖頭道。

「靜些，」他們的母親喝住他們。『也有一位女郎，並且……』

「啊，媽媽，」第一個雙生兒喊，『你是不是說也有一位女郎？她還沒有死嗎，是不是？』

「啊，沒有死。」

「她沒有死，我真快樂極了，」哆哆道。『約翰，你快樂嗎？』

「當然，我快樂的。」

「尖頭，你快樂嗎？」

「快樂得很。」

「你們快樂嗎，雙生兒？」

「我們真快樂哩。」

「唉啊，」溫黛嘆氣。

「不要嘩拉嘩拉，」彼得大聲喊，他以為不論他覺得溫黛的故事如何討厭，總應該讓她好好地講的。

「那位先生的名字，」溫黛繼續道，「是大林先生，那位女郎的名字是大林太太。」
「我認識他們的，」約翰打擾別的孩子道。

「我想我也認識他們的吧，」梅卻爾很懷疑地道。

「他們二人已結過婚了，你們知道罷，」溫黛解釋道，「你們以為他們有了什麼？」

「白老鼠！」尖頭靈機一動喊道。

「不對。」

「這可真難猜了，」哆哆道，他心裏是知道這故事的。

「靜些，哆哆，他們有了三個後裔。」

「什麼叫做後裔呢？」

「喂，你就是一個後裔呀，雙生兒。」

「約翰，你聽得了沒有？我是一個後裔哩。」

「後裔就是孩子們罷了，」約翰道。

「唉啊，唉啊，」溫黛嘆氣，「卻說這三個孩子有一個忠誠的保姆，名叫娜娜，但大林先生很惱恨娜娜，把

她鎖在後園裏，因此孩子們都飛掉了。」

「這個故事真妙極了，」尖頭道。

「他們都飛到了絕域，」溫黛繼續道，「就是那遺失的孩子們所居的場所。」

「我正在想他們到了絕域，」彎背奮興地道，「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到絕域的，可是我正在想他們是到了絕域的！」

「啊，溫黛，」哆哆喊道，「那些遺失的孩子們中是不是有一個名叫哆哆？」

「是的，有一個名叫哆哆的。」

「我是故事中的人物了。哈哈，我是故事中的人物了，尖頭。」

「別鬧。現在我要叫你們想想那不幸的父母看見孩子們都飛掉了，心裏如何？」

「唉唉，」他們雖然一點兒也不替那不幸的父母着想，可是都嘴上這樣呻吟。

「想想那些牀空在那裏了！」

「唉唉！」

「這真慘極了，」第一個雙生兒欣然道。

「我看不出這怎能得到好結局，」第二個雙生兒道。「你以為怎樣，尖頭？」

「我很擔憂哩。」

「若是你們知道母親的愛何等偉大，」溫黛意氣洋洋地對他們道，「你們便不致於擔憂的。」她現在

講到了彼得所討厭之處了。

「我是喜歡母親的愛的，」哆哆道，拿枕頭擲尖頭一下。「你喜歡母親的愛嗎，尖頭？」

「我也正喜歡的哩，」尖頭說着，便把枕頭擲回去。

「你們瞧，」溫黛愉快地說，「我們的英雄們知道母親一定會永遠開着窗子預備孩子們飛回去的，所

以他們便安心在外面多年，生活很是痛快。」

「他們回去嗎？」

「現在我們，」溫黛努力打起精神道，「探看探看將來，」他們便都抖擻起精神來，以便易於探着將來。

「數年之後，有一位確不定多少年齡的漂亮女郎在倫敦車站下車，這女郎是什麼人？」

「啊，溫黛，她是什麼人呢？」尖頭喊道，奮興得真像他完全不知道似的。

「能不能是……對的……不對……即是……那美麗的溫黛呀！」

「啊！」

「陪着她的那兩個氣度軒昂的男子，這時也已長大成人了的是什麼人？能不能即是約翰和梅卻爾？正是他們呀！」

「啊！」

「親愛的弟弟，你們瞧，」溫黛向上着指說，「那窗子仍舊還開着在那裏呢。啊，我們素來極信仰母親的愛，現在我們如願以償了。」於是他們就飛到他們的媽媽和爸爸面前，這個快樂的情景，決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們只好略過不敘了。」

故事便這樣結束，聽者和講者都很滿意。你瞧，一切都講得入情入理。我們像世界上最無心肝的東西似的跳出去，孩子們正便是這樣的東西，可是很惹人愛哩，我們自私自利地儘在外面玩一個痛快，等到我們需要特別的愛護時，我們便大方地回去獲得特別的愛護，確信我們定能如願以償，決不會受掌擊的。

他們對於母親的愛，真深信到覺得他們再在外面多玩些時候也沒關係哩。

但是有一個見識高些的孩子在那裏，這孩子於溫黛講完故事後，便長嘆了一聲。

「怎麼了，彼得？」她喊着便奔到他跟前，以為他是生病了。她小心地用手去撫他，一直撫到他的胸膛下面。「什麼地方痛，彼得？」

「並非那種痛，」彼得暗然回答。

『那麼，是什麼一種痛呢？』

『溫黛，你對於母親的觀念是錯的。』

他們都驚惶地圍着他，他這一下子實在太令人驚詫了，他便老實地把他一向藏在心裏的話，都對他們說了出來。

『很久以前，』他道，『我也和你們一樣的以為我的母親總會開着窗子預備我回去的，所以我在外面逗留了幾個月又幾個月又幾個月後，便飛回去了，可是那窗子是關閉而下了窗銷了，因為母親早已把我完全忘記，另外有一個小孩子睡在我的牀上了。』

我確不定這是否真的事實，但彼得卻以為這是真的事實，而這使他們全都惶恐了。

『你確定母親們都像這樣的嗎？』

『是的。』

母親原來竟是這樣壞東西！

但最好還是審慎些，凡事應該自己屈服時，誰也不能像孩子的最知道得迅捷了。『溫黛，我們回家去罷，』約翰和梅卻爾同聲喊道。

『好的，』她說着就摟着他們。

『不是今夜就走嗎？』遺失的孩子們慌亂了問道。他們在他們所謂的心中是知道沒有母親也很可生活下去的，只有母親們纔以為孩子們沒有她們便不能生活哩。

『馬上就走，』溫黛決絕地回答，因為她想到了那怕之處，『也許這時候母親穿着輕喪服哩。』這種恐懼使她忘記替彼得得着想，她沒有想到彼得要如何難受，便很鋒利地對彼得道，『彼得，你肯不肯』

就替我作一下必要的準備』

『照辦是了，』他答道，冷淡得很像答應她要他傳遞乾菓似的。

他們兩人之間連一句惜別的話也沒有！倘若她毫無惜別之意，則他便要對她表示依依不捨之情罷，但他是彼得，他也絕對不表示。

惟當然他也是非常介意的，他歸罪於那般已經長大的人，痛恨他們總是破壞一切，所以他一鑽進他的樹穴時，馬上拚命地加緊呼吸，使得呼吸急促到每秒約有五、六次之多。因為在絕域有一種傳說，說呼吸一下便使一個已經長大的人死掉了，所以彼得便拚命地加緊呼吸，使那般已經長大的人快些多死幾個。

他對紅人們作了一番必要的吩咐之後，便回到家裏去，可是在他離家的當兒，家裏已經作出了一件卑劣的事了。原來那些遺失的孩子，想到失去溫黛便驚惶到極點，以至要用威脅來逼住她不走。

『她不來倒也不過那樣，現在走後，就要比她未來之前更不好哩，』他們高聲道。

『我們不能讓她走。』

『我們拘禁她起來罷。』

『不錯，把她鎖起來罷。』

在這危急之際，她卻靈機一動，突然想起向誰呼援了。

『哆哆，』她叫，『我訴諸你。』

這不是可怪嗎？她訴諸哆哆，一個十足的蠢貨。

然而哆哆答覆得卻很偉大。在這當兒他竟脫掉了傻氣，很威嚴的發話。

『我只是個哆哆，』他道，『誰也不把我放在心上的。但誰敢首先對溫黛做作不像英國紳士的舉動，我

即要斷然使他流血。」

他便拔出了刀，這是他最發揚的一刻。別的孩子們不安地向後退縮了。隨後彼得就回來了，孩子們馬上就知道得不到他的援助的。他決不肯強迫一個女孩子留在絕域的。

「溫黛，」他在那裏大踏步走來走去說道，「因為你一路飛行太累的慌，所以我已叫紅人們護送你走出樹林。」

「謝謝你，彼得。」

「然後，」他用一種令人服從慣的急促嚴厲的語調繼續道，「丁當鈴陪你過海。尖頭，喊她醒來。」尖頭敲了兩下壁簍，纔得到回答，雖然丁當本來坐在牀上，早已在聽了半晌了。

「你是誰？你怎大膽敢驚攪我？滾開！」她喊道。

「丁當，你起來罷，」尖頭喊道，「要陪送溫黛上路哩。」

聽得溫黛走掉了，丁當當然是欣喜的，可是她決意不做她的嚮導，她使用更不堪聽的措辭把這意思說了出來。隨即她便假裝又睡熟了。

「她說她不肯！」尖頭高聲道，看見她這樣不服從命令很吃驚了，因此彼得便嚴厲地走向那少女的閨房去。

「丁當，」他高聲叫，「若你再不馬上起來穿衣服，我就要扯開帷幔，我們都要看見你穿着內衣了。」這就使她跳下牀了。「誰說我不起來呢？」她叫道。

其時孩子們都很絕望地對着溫黛呆看，現在她預備和約翰及梅卻爾就要上路去了。這時候孩子們都很鬱悶，不但因為他們失掉溫黛，並且還因為他們覺得她到什麼好場所去而他們沒有份兒。新奇的事物照

常在向他們招手勾引。

溫黛以一種更高貴的感情來度他們的感情，不禁心軟了。

『親愛的，』她道，『若你們都肯和我同去，我覺得差不多有把握使我的父母認你們爲乾兒子。』這句邀請的本意是着重於彼得的，但孩子們個個只打算自己馬上快樂得跳躍起來。

『可是他們不會以爲我們太多嗎？』

『啊，不會的，』溫黛道，急想出主意來了，『這只要擺幾隻牀在客廳裏就行了，在升天節，牀是可以藏在帷屏後面的。』

『彼得，我們可以去嗎？』他們請求地喊道。他們都以爲若他們去，則他也會一同去的，但實在他們也很少介意。孩子們總是這樣，當有新奇的事物在招引時，便預備拋棄他們的最親愛的人了。

『可以，』彼得苦笑着道，馬上他們便都去收拾東西了。

『現在，彼得，』溫黛以爲什麼都佈置停當了，說道，『在你動身之前，我要給你藥吃。』她很愛給他們藥吃，無疑地是給他們吃得太多了。當然所謂藥者只是清水，惟從瓶子裏倒出來時，她把瓶子搖動搖動，而且數着滴數，這便算是藥了。然而這一次她卻並不給彼得吃下，因爲她剛預備好給他吃時，她看見了他的那種臉色，使她心軟了。

『彼得，快收拾你的東西罷，』她顫抖着道。

『不，』他假裝着冷淡的樣子回答道，『我不和你一同去，溫黛。』

『同我去罷，彼得。』

『不去。』

他要表示她這次離去並不使他感動，便大踏步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欣然吹他的薄情的笛子。她不得不追着他跑，雖然這是很失面子的。

『去尋你的母親罷，』她勸道。

喂，即使彼得真有母親的，他也決不需要她了。他沒有母親也能生活得很好。他是早已想穿了，並且只記着母親們的壞處。

『不去，不去，』他決絕地答覆溫黛，『也許她要說我已是老了，我卻是要永遠做一個小孩子，永遠開開玩笑。』

『但是，彼得……』

『不去。』

於是不得不把這告訴給衆孩子。

『彼得不來。』

彼得不來！他們都對他呆望着，他們都用一根木棍挑了一個包裹背在背上。他們聽了這消息後，第一個思想便是以爲若是彼得不去，那麼他大概要改變主意，也不放他們走了。

但像他這樣自尊的人，怎肯這樣。『倘若你們找着了你們的母親們，』他暗然道，『我希望你們會喜歡她們。』

這句厲害的譏諷發生了一個不安的印象，他們多半都顯出很懷疑的神情來。終究他們的臉上表示出可不是傻瓜纔要走嗎？

『那麼，現在，』彼得喊道，『不要鬧，不要哭，再會罷，溫黛。』他便欣然伸出手去和她握，真像因爲他有什

麼重要事情要幹，他們現在實在必須去似的。

她只要和他握手，因為他並無要一個頂針的表示。

『你要記住換換你的法蘭絨衣，彼得！』她說，和他遷延些時間。她總是常常特別關心他們的法蘭絨衣的。

『曉得了。』

『你不會忘記吃藥罷？』

『記得。』

這似乎是完全周到了，於是來了一下難以處置的寂然無語。但無論如何，彼得決不是那種在人面前不能自持的人。『你準備停當了嗎，丁當鈴？』

『好了！好了！』

『那麼，就引路罷。』

丁當躍飛上了最貼近的一株樹，可是沒人跟隨她，因為海盜這時候正來兇猛地襲擊紅人了。地面上本來老是很寂靜的，現在是一片吶喊嘶殺刀劍聲了。地面下是死一般的寂靜，所有的嘴都張開了合不上。溫黛跪了下去，但她的雙臂伸向彼得。所有的手臂都伸向他一人，很像突然被一陣猛風吹向他似的，他們都在默懇求他不要拋棄他們。而彼得呢，他執了他的劍，即是他以為用來殺過巴培格的那個劍，他的眼睛裏顯出那好戰的神色。

第十一章 孩子們被捉去了

海盜的襲擊原來是來偷營，可是這確鑿證明何克指揮得不妥當了，因為要向紅人偷營，那是決非白人的機智所能做成功的。

查一切野蠻人戰爭的習慣法，總是紅人出去襲擊白人的，這民族性很是詭詐，知道白人在黎明之前，身心最爲消沈，所以常在黎明之前襲擊白人的。白人因此便在那起伏不平的地方，擇一臨水的最高處裝設了一個粗製的木柵，必須臨水，否則離水太遠即要毀滅的。就是這樣的白人在那裏等待紅人去襲擊，沒戰爭經驗的白人都拿了鎗爬在樹枝上，惟那老手是很放心的。儘管在那裏直睡到黎明之前。在那漫長的黑夜裏，野蠻人便像蛇似的蜿蜒前進，在那草叢裏走的輕幽平穩得連草葉也不惹動一片。他們鑽進矮樹叢去，也寂靜得像鼯鼠鑽進沙土似的一點聲響也沒有。他們進行之際，除出有時他們發出奇妙的模倣草原狼的哀叫之外，什麼聲息也沒有。這種模倣草原狼的叫聲，當有一個紅人發出後，便會有別的戰士應和着也叫起來，有幾個戰士甚至叫得比真的不很善叫的草原狼的叫聲還叫得妙。這樣的叫叫，便可不覺地把夜裏寒冷的幾小時挨過去了，這漫長的一夜的偷偷潛行，初出茅廬的戰士便會擔驚受怕得臉色發白，惟那老手則對於那駭人的叫聲和更駭人的寂靜，知道這只是黑夜行軍的常事而已。

習慣上總是如此，何克是很明瞭的，他現在冒失行事，我們是不能說他是不明瞭這情形而原諒他的。在黑嬰族的紅人方面很是信任何克的遵守戰爭法的，這晚上他們的一切舉動正是完全和他相反。凡是有關於他們這部落的名譽的事情，他們全部都做了。他們具有足使文明人馬上驚奇和絕望的那種非常

敏銳的感覺，在一個海盜踏着一根乾樹枝的當兒，他們就已覺出海盜們到了島上了，而馬上就模倣草原狼叫起來。從何克帶領了他的戰士登岸的地方到地下的家庭的這一段路上，完全被倒穿着（即鞋腳跟在前）鞣皮鞋的勇士所仔細偵察遍了。他們查出這段路上臨水的土丘只有一個，所以以為何克除出這個土丘之外別無地點可擇駐，斷定他一定紮營於個土丘上以待黎明之前的。紅人便很巧妙的把諸事佈置停當後，大隊的紅人裹着氈毯埋伏在孩子們的家庭上面等待廝殺，他們那種冷淡的態度，正是他們的抱着決一死戰的決心的表現。

這些很有自信的野蠻人正在那裏睜着眼睛夢想到天亮時用那妙不可言的刑法來拷問何克，卻不料他們便被那狡滑的何克找着了。據從這次屠殺裏得以逃生的哨兵後來說，當時看他那樣兒似乎甚至要在那土丘暫停一下的意思也沒有，雖然在那灰暗微明的光裏他一定是看見了那土丘的，他的狡詐的心裏始終也沒有想等待紅人先動手攻擊的，他甚至等待到將近黎明時候也不肯等待，他的戰略除出馬上先動手襲擊紅人之外，決無別的。這哨兵向來對於各種戰術都很有把握的，卻冷不防他來這一手，當時便驚得別無他法，只好緊緊跟隨在他後面，但其時紅人們忍不住發出草原狼的叫聲來，於是就不幸地曝露出自己來給他找到了。

勇敢的虎蓮身邊圍繞着她的十二位最勇猛的戰士，他們突然瞧着那些狡詐的海盜來襲擊他們了。他們所夢想的勝利的幻象馬上就消滅了。要用酷刑拷打何克恐怕是不成了。他們現在是只有到幸福的獵場這一條路了（註：幸福的獵場是紅人死後所超昇之處，彷彿家所謂樂土或淨土似的，這句話意思即是死路一條了。）他們也明知如此，但既生而為紅人，就必須照紅人的樣子處置自己。即在這時他們還幹得及幹快起來密集成一個難於攻破的堅陣的，但在他們這民族的傳統上這種行為是違禁的。他們有明文規定，高

尙的野蠻人不准在白人面前表示出吃驚的樣子的。所以他們突然看見海盜來了，雖然不免一嚇，可是他們當時誰也不動一點兒聲色，照常鎮靜得很，似乎敵人之來是他們所邀請來的一般。直待把這傳統的慣例漂亮地維持過後，他們纔抓起兵器，一片喊殺聲震澈天地，但這已是動手得太遲了。

這一場衝突，與其說是戰鬪，不如說是屠殺，實在慘烈之極，惟用不到我們來描寫。黑嬰族便死了許多優秀的紅人。但他們也並非白死，因為亞夫瑪生也陪同瘦狼而死，從此不再擾亂西班牙的洋面了，其他殺死的海盜中間還有吉俄斯珂烈，珈士都萊，及那個阿薩蒂亞人福裘蒂。兇猛的偉大小豹用斧頭砍死了海盜都雷，他便和虎蓮帶領着一夥殘兵殺出一條血路而逃。

何克這次所取的戰略該可罵到如何地步，這可請那歷史家去決定。倘若他當時停留在那土丘上待到應當交戰的時候動手，那哪也許他和他的部下都要被紅人殺得一個不留的，所以要公平的裁判他，決不可不顧到這一點。他也許是應該把這新的戰法預先通知對方纔對。但是翻轉來想想，若是他預先通知了敵人，便不成其爲出其不意，他這戰略也就失掉功用了，所以這問題也確鑿極難解決。惟他的機智居然想得出這一條計策，他的兇惡的天才居然能實行這一條計策，卻也令人不得不有點兒佩服哩。

在那勝利的時候，他覺得他自己怎樣呢？他的部下的走狗們，很想知道他們在那裏喘息着揩刀時，便都離那鐵鉤遠遠地在睜大了他們的鼠目對這個特別的人望着。他心中一定也高興的罷，可是他臉上卻一點兒也沒有露出高興的神色來，他在身心上都和他的部下相差得很遠，真是一個孤獨的不可解的悶葫蘆。

這一夜的工作還沒有完畢，因為他出征的目的並非在紅人，紅人是只算得要用煙把他們薰薰開的蜜蜂，他的目的是在取那蜜。原來他所要的是潘彼得，是彼得和溫黛及一夥孩子，但彼得是主要的目的。

彼得還是一個乳牙未脫的小孩子，這人竟痛恨他到如此地步，真不得不令人驚異。果然他是把何克的

一隻手臂砍來給那鱷魚吃掉，因此那條鱷魚便吃着了味道，老是追來追去的要吞吃他，以至使他的生命很是危險，然而就這一件事也何至於招得他這樣窮兇極惡的痛恨呢。原來彼得還有些地方是觸怒這海盜的船長的，並非他的勇敢，也非他的動人的容貌，也非……我們既然知道得很明白，也就用不着避諱，便說出來罷。原來是因爲彼得的那種漫不在乎的態度。

彼得的這種漫不在乎的態度，使何克的神經一刻也不得安寧，使他的鐵爪常發抽搐，晚上更像一個昆蟲似的纏擾他。彼得活在世上，這個被攪的人便覺得他自己像一隻獅子困在籠裏，而一隻小麻雀飛進籠來纏攪個不休。

現在的問題是他怎樣鑽下樹穴去，或怎樣使他的走狗們鑽下樹穴去？他的兇狠的眼睛向他們掃去，想尋那最瘦小的。他們便都不安地發抖起來，因爲他們都知道他真會毫不猶豫的用木棍來把他們硬塞下去的。

同時那些孩子們怎樣了呢？我們先前看見他們拿着武器，嚇得若如石人，張大着嘴，都伸出手臂在向彼得乞援，我們回來看他們時，他們的嘴已閉合了，他們的手臂也已垂下了。地面上的廝殺聲如發生時一般突兀的猝然停了，很像一陣暴風似的吹過去了，惟他們知道這麼一來已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了。那一方面得勝了呢？

海盜們正在樹穴口傾聽，他們聽得每個孩子都在作這問話，他們還聽得了彼得的答覆。

「倘若紅人得勝，」他道，「他們便會敲鼓的，他們總是敲起鼓來表示他們得勝了的。」

斯彌早已尋着了那個鼓，這時候他正坐在鼓上面哩。「你們永遠也不能再聽得鼓聲了，」他低聲道，惟這句話當然是輕得聽不出的，因爲命令他們肅靜的。可是何克卻在那裏做手勢命他敲鼓了，這起初他很驚

訝，但漸漸他便領悟了這個命令的惡毒了。這個頭腦簡單的人，也許從來也沒有像這一次的敬慕何克哩。斯彌敲了兩通鼓，隨後便傾聽。

『瑟瑟鼓聲，』海盜們聽得彼得喊道，『紅人勝利！』

劫數難逃的孩子們便應和着雀躍歡呼，地面上的沒心肝的人，聽來簡直快樂得像聽音樂，孩子們隨即便向彼得說再會。海盜聽了莫明其妙，但這時他們沒有別的情緒，只有滿懷歡樂，因為敵人就要從樹穴裏上來了。他們便彼此相對笑笑而摩拳擦掌起來。何克急輕幽地發命令：一個人把守一株樹，餘衆排作一行，每隔二碼站一個人。

第十三章 你信神仙嗎

這一段可怕的事愈快講過愈好。第一個從樹穴裏浮出來的是彎背。他從樹裏出來便落入雪珂的手裏，雪珂便把他擲給斯彌，斯彌便把他擲給斯塔凱，斯塔凱便把他擲給皮爾裘克，皮爾裘克便把他擲給諾特勒，這樣的把轉遞的擲去一直擲到了那個海盜船長的腳邊。把所有的孩子都照這種粗野的樣子從樹裏劫了出來，並且有幾個孩子還有時被擲到半空裏，真像拋遞貨物似的。

溫黛最後出來，對待她的舉動卻是不同。何克對她譏誚的向她行脫帽禮，伸出手臂去攙着她到拘禁別的孩子們的場所。他這種舉動作得漂亮到極點，甚至把她迷惑得要歡呼起來。她還只是一個小姑娘哩。

說何克這一下迷住了她，未免有多嘴嚼舌泄人私事之嫌，但我們所以這樣說者，只是因為她這一時之錯，竟引起了異常的結果。若她自尊地拒絕了他的親熱，（我們當然喜歡這樣描寫她，）她使也要像別的孩子似的被擲到半空裏，那麼，也許何克不會在那裏親眼看着捆縛孩子們而發現細條子的祕密，若不發現細條子的祕密，則何克就不會馬上去圖害彼得的性命了。

這個兇惡的海盜防他們逃走，便把一根繩子割做九段，吩咐把他們都捆縛起來，捆得膝蓋挨着耳朵。所有的孩子所很順手的捆縛好了，但捆到細條子時，卻發覺他像一個討厭的包裹似的，須用繩子一道又一道，的捆，而捆到後來那繩子卻嫌太短而不够打結子了。海盜們便發怒起來用腳踢他，（雖然應該踢那繩子纔是公平，）但是說也奇怪，何克卻竟吩咐他們不要橫暴。他在那裏因為得了惡念頭的勝利而把嘴唇翹着。他的走狗們捆縛細條子之際，正在急得汗流夾背，因為剛使勁把這一部份捆上，那一部份又散開了，可是何克

的靈巧的心卻看透了細條子的秘密，不但是看出效果而且看出了原因，他便欣然表示他完全發見了。細條子的臉色發白了，他知道何克看破他的秘密了，這秘密便是決沒有這樣胖大的孩子能出入自如的樹平常人不能出入的。可憐的細條子現在是成爲一切孩子中的最苦惱者了，因爲他替彼得着急，很痛悔他不該作下這樣的事。原來有一次他熱極了，拚命地喝水，以至把肚子脹得現在這樣大，他當時並不設法使自己的肚子縮小去適合樹穴，卻背了別的孩子私自把他的樹穴鑿大來適合他的身體。

這已足使何克料到彼得終於在他掌握之中了，惟他的心的深處，所藏的惡計，卻並不露出口風來，他只命把俘虜們送到船上去，他欲獨自滯留在這裏。

怎樣把俘虜們送到船上去呢？他們已經捆縛得停當，實在可以像木桶似的把他們從山坡上滾下去，可是那條道路上多半是濕地。何克的天才於是又克服了這困難。他指示那間溫黛初到時造的小屋一定可以用來載運孩子們的。於是便把孩子們擲到了小屋子裏去，四個強壯的海盜便把那小屋抬在肩上，別的海盜跟隨在後面，一路唱着那可憎的海盜歌，這古怪的行列便穿越樹林而去了。我不知道孩子們中間有沒有哭的，若有哭的，那哭聲也被那歌聲掩住而聽不出了，但那間小屋在林中拾遠得看不見時，煙肉裏卻還發出一縷雖細而勇的煙來，彷彿還在挑惹何克似的。

何克瞧見了這一縷煙，這一縷煙便很不利於彼得。原來何克不見這一縷煙猶可，瞧見了這一縷煙後，頓時惱怒非常，這海盜即使本來還有點兒惻隱之心，到此也完全消滅了。

深夜裏他獨自一人在那裏，第一件做的事便是躡着腳走到細條子的那株樹邊去，試試他能不能容得進去。隨便他便在那裏沉思，把他的表示兇兆的帽子脫放在草地上，使他的頭腦得吹一吹清風。他這樣的在那裏思索了半晌，他的思想雖然惡毒，他的碧眼像海螺螭頭似的柔和，他仔細傾聽地下的聲息，可是地下和

地上一般的寂靜，地下的屋子也像是一座無人居住的空屋似的。那個孩子睡熟了嗎，還是他執着刀守候在細條子的樹穴下呢？

這除了親自到地下去之外，便無法知道了。何克便把外套輕輕地脫放在地上，把嘴唇咬緊得幾乎出血。他走到那株樹裏去。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可是其時他額上的汗還倘得像燭淚似的，不得不停住步揩抹一下。然後他奮勇投進樹穴，到那不知究竟如何的場所去。

他並無困難地到了樹穴的下面，立穩了腳，透過了一口氣，定了一定心。暗淡不明，他驟到下面時什麼也看不出，一會兒後，他纔漸漸能看出屋子裏的各種東西來，他那兩隻貪狼的眼睛便在那裏東瞧西望，終於瞧到了一件東西，他便覷定那東西不再旁瞬了，這東西原來便是那隻大牀。彼得正熟睡在那牀上。

彼得一點兒也不會知道地面上的悲劇，自從孩子們走後，他還快樂地吹了一會兒笛子，無疑的，這只是在絕望中故意作出不介意的樣子而已。吹過一會兒笛子後，他決定不吃藥，使溫黛也悲傷悲傷。他躺到牀上去，不蓋被頭，使溫黛更加難受些，因為她總是怕他們睡到半夜裏受涼而把他們蓋好被頭的。他幾乎哭出來，但他一轉念間忽兒想着若是他笑起來，一定可使她多麼難受哩，於是他便不哭而大笑，這樣的笑笑便睡熟了。

雖然他並不常常做夢，可是有時做起夢來卻比別的孩子更苦痛。他在夢裏痛哭之後，總是好幾個鐘頭拋不開那夢境。我想這種夢境是和非他人所知的他這人的來歷有關係的罷。每逢他做着這種夢時，溫黛總是便把他從牀上抱出去，抱在她的膝上，用她自己發明的親暱的法子去安慰他，待他安靜了一些，便乘他尙未十分清醒時，即仍放他到床上去，不讓他知道她使他蒙受的這種玷辱。但這晚上他卻馬上熟睡得一點兒夢也沒有。一隻手臂垂在牀沿上，一隻腿拱起着在那裏，嘴邊還餘留着笑容，嘴是張開着露出兩列小珍珠。

他便在這樣毫無防禦的狀態中被何克發現了。何克靜站在樹穴下，遙望着屋子裏的敵人。他陰險的胸中竟不起一點兒惻隱之情嗎？這人也並不完全萬惡，他也很愛花（我聞說如此）及甜蜜的音樂（他自己彈豎琴就彈得不壞，）我們不妨坦白地承認，目前這一幅富於詩意的景象卻也很是感動他。他在這天良發現的當兒本也可勉強回上樹去了，但就爲了一事，他總不肯放鬆。

他不肯放鬆的原來就是彼得睡在那裏的那種漫不在乎的姿態。張大着嘴巴，垂着手臂，拱起着膝蓋，這一種十足的漫不在乎的樣子實在是再觸目也沒有了。使何克的心腸又硬了起來。其時他憤怒得若是把他的身體爆烈了開來，那麼，所有的碎片，便一定要不管事情如何，而都跳到那個熟睡者的身上去哩。

雖然有一盞燈光暗淡地照射在那牀上，何克自身卻是立在黑暗處，他剛上前跨一步便發現了障礙，便是細條子的樹穴的門阻當着他了。那扇門和那樹穴原來是做得並不完全適合的，他本來在那裏是從門上面望見屋中的。他現在發見了門門很低，覺得怎麼也摸不着牠，他怒極了。他正在摸不着門門而生氣，從門上面瞧過去看見彼得的容姿更使他氣上加氣，他便使勁把門推搖，又用身體去撞開。畢竟他的敵人能不能逃出他的手掌？

可是那是什麼東西呢？何克一眼瞧見了彼得的藥水放在極便取用的一個木架上。他馬上就了然了，而且馬上就知道那個睡着的孩子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原來何克爲防被人生擒起見，身邊常帶着一瓶毒藥，是他自己用劫掠得來的一切殉葬的指環製成的。他把這種指環煎煮出一種科學家都不懂的黃色液體，大概是世界上最毒的東西了。

他現在便把這種毒藥倒了五滴在彼得的杯子裏。他的手在發顫，但與其說是爲了羞慚，不如說是爲了欣喜。他下毒藥時不對那熟睡的孩子瞧望，也不是因爲恐怕心腸軟了不忍下這毒手，卻是因爲恐怕把藥水

灑潑開來。隨後他便惡狠狠地對他的犧牲者釘視了一眼，便轉身很艱難地爬上樹去。當他從樹穴裏鑽出來時，他那神情真像一個從洞裏鑽出來的極惡的魔鬼。他歪戴上帽子，披裹上外套，胸前拉住衣角，似乎要遮避黑夜，其實這是黑夜的最黑暗的部分，他古怪地一路上自言自語而穿越樹林去了。

彼得仍舊睡在牀上。燈光閃亮了一下便熄滅了，屋子裏很是黑暗，但他卻仍睡得很熟。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攪醒了，而突然坐起時，那條鱷魚腹中的時辰鐘一定至少已有十點鐘了吧。原來是有人在輕輕的敲他的樹穴的門而攪醒他的。

那叩門聲雖很輕幽，但在那深更半夜的寂靜中，發生這種叩門聲簡直不妙。彼得便在暗中摸索他的刀，直待摸着之後，纔開口說話。

「誰？」

半晌沒有答話，隨後又敲門了起來。

「誰？」

仍沒有回答。

他驚心動魄了，但他是喜歡驚心動魄的。他跨了二大步，就到他的樹穴門口。這扇門卻和細條子的那扇門大不相同，這是很適合樹穴的，在門外的人不能瞧見他，他也不能瞧見門外的人。

「你不答話，我不開門的，」彼得喊道。

終於那來客用鈴響一般可愛的聲音說了。

「彼得，讓我進來。」

這是丁當，他幹快開門讓她進來。她神色倉惶地飛了進來，她的臉色很紅，她的衣服也沾染滿塵土。

『什麼事？』

『唉，你萬萬猜不到！』她喊道，就叫他猜三次。『快說破罷！』他大叫，於是她使用像魔術家口裏吐出來的緞帶那樣長的不合文法的句子，把溫黛和孩子們被捕之事說了出來。

彼得聽着時，心在突突的跳。溫黛被綁到海盜船上了，仁愛爲懷的她，竟落得如此下場。

『我要去救她！』他喊着，就跳起來去拿他的武器。正在跳起來拿武器的當兒，他忽兒又想着先做一件事，讓溫黛高興高興。他便想去拿藥來吃。

他的手伸近到那杯致命的毒藥了。

『別吃！』丁當鈴銳聲喊，她是已聽得何克在樹林裏走的時候，一路上自言自語地述他自己所做下的事了。

『爲什麼不許吃？』

『這有毒了。』

『有毒！誰能來下毒藥呢？』

『何克。』

『別傻了。何克怎能到這地下來？』

唉，丁當鈴也被問住了，解釋不出這一點，因爲甚至她也竟不會知道細條子的祕密。然而何克的說話卻決不容疑的。這杯子裏確鑿已下毒藥的。

『況且，彼得十分自信的道，『我根本就並未曾睡熟過。』』

他便舉起杯子來。這時說辨已幹不及，非幹快行動不行了，丁當便像閃電一般飛到了他的嘴唇和藥水

中間，把那藥水喝得點滴不留。

「怎麼，丁當，你怎麼竟敢吃我的藥？」

但她卻不回答。她已經在空中搖擺不穩了。

「你怎麼了？」彼得突然害怕起來，喊道。

「這是有毒的，彼得。」她柔聲告訴他，「現在我快要死了。」

「唉，丁當，你是爲了救我性命而喝的嗎？」

「是的。」

「但爲什麼要這樣呢，丁當？」

到這時候，她的翹翼已不大飛得動了，但還努力飛落他的肩上，在他鼻子上親暱地咬一下。她低聲在他耳邊說，「你這蠢貨。」然後東側西傾地飛回她的寢室去，躺倒在牀上。

他哀慟得跪在她的旁邊時，他的頭幾乎把她的小房間塞滿了。她身上的光亮在不停地暗淡下去，他知道一到光亮熄滅，她便死了。她非常愛他的淚珠，伸出她那美麗的手來，讓他的淚珠落在她的手上。

她的語聲輕幽得起初他聽不出來，聽了一會兒後纔聽清楚。望來她是在說她以爲若是孩子信神仙，她是還能復元的。

彼得便想起彼得打掃時，並彼得子，而且又在深夜，但他是在招呼一切正在做夢到絕域的孩子們，穿着夜裝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以及掛在樹上的籃裏的裸體的紅人的嬰孩，因爲這些孩子正在做夢到絕域，所以離他很近，不像你所想的離他那樣遠的。

「你們信神仙嗎？」他高聲問道。

丁當差不多是敏捷地坐了起來聽她的命運的判決。她似乎覺得聽得了肯定的答覆，可是又不十分確切。

『你以為怎樣？』她問彼得道。

『若是你們信神仙的，』他大聲喊他們，『你們就拍掌罷，不要讓丁當死。』

許多孩子拍掌了。

有幾個孩子不拍掌。

有一些小野獸作嗤嗤聲。

像有不計其數的母親奔到她們的孩子房裏去察看發生了什麼現世之事似的，突然掌聲停止了，惟丁當也已經得救了。先是她的語聲漸漸洪亮，後來她突然飛出牀，然後她便非常快樂地在屋裏飛了。她絕不想到向那些信仙女的孩子們道謝，但她卻很想去對付那些作嗤嗤聲的東西。

『現在要去救溫黛了！』

彼得從樹穴裏跳到地上時，一輪淡月正在雲天奔馳，他衣裳穿得很少，武器卻掛帶得很多，便動身去冒險搜索海盜。他真恨又適逢這樣的雲天月夜。他本想低低地飛行，使地上的事物可一目了然，但那忽明忽暗的月光便要把他的影子映出於樹林裏而驚動宿鳥，以至引起敵人注意着他的行動。

他此時很懊悔不該從前把島上的鳥造出那種古怪的名字，以至此時鳥都很野蠻而難於接近。

現在毫無別法，只好模倣紅人的樣子向前爬去，幸而他還擅長這種夜行法。但是向那一個方向去呢？他還確不定孩子們是否已被綁到船上。惡劣的天氣早已下過一點兒小雪把地上足跡完全掩沒了，全島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兒聲息，真像大自然也因為看了剛纔的大屠殺而嚇呆了哩。他曾經把他自己從虎蓮和丁當

鉗處學來的一些山林生活的智識傳授給了孩子們，他知道他們在危急的時候多半是不會忘記那些智識的。細條子若得着機會，一定會刻記號在樹皮上的，彎背一有機會也會撒下草木的種子，溫黛在要緊的地點也會留放下她的手帕。但要尋這種標記就須待到早晨纔能看得出，他實在是迫不及待的。高空裏是不妨可去的，可是又無濟於事。

只有那條鱷魚在他身邊爬了過去，此外什麼生物也沒有，沒有一點兒聲音，沒有一點兒動作，但他很知道死神也許就在前面那株樹邊，也許就在後面襲上來。

他便立下了這厲害的誓言，「這一次我和何克分個死活。」

現在他像蛇似的向前爬，一會兒後他仍立直了起來，急奔過一片月光照耀的空地，一隻手指按在嘴唇上，一隻手執着刀，他真高興極了。

第十四章 海盜船

靠近海盜江的凱特海港上斜掛着一盞綠燈，表示海盜船渠烈勞裘號吃水很深的停泊在那裏，這是一隻骯髒到骨子裏的邪惡的船，每片船板都可憎得像撒滿斷羽零毛的土地。這隻船是海上的吃人妖怪，實在無須用那警燈，因為牠的恐怖的名聲，已足保障而有餘了。

這船泊在深黑的夜色裏，沒有聲音能傳得到岸上去。船上只有一點小聲音，除了斯彌在縫衣機上工作的聲音之外，別無一點可令人恰意的聲音，這位庸俗之極的可憐的斯彌，無時不勤儉耐勞的。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的令人憐惜，莫非因爲他不自覺其可憐的緣故，但即使心腸很硬的人也不敢對他多望，在夏天的晚上他引得何克流淚何止一次哩。這也和別的一切一樣，斯彌自己是完全莫明其妙的。

有幾個海盜在夜霧中靠着船舷飲酒，別的海盜散躺在木桶旁邊擲骰子和鬪紙牌，還有那四個擡槓小屋子的海盜是疲倦極了平臥在甲板上，他們即是在睡夢中也習慣了會很靈巧的在那裏東滾西滾的遠避何克，因爲若不如此，便恐他經過身邊時要機械地用鐵爪來把他們抓傷。

何克徘徊於甲板上在運思。這人真令人莫測。現在是他勝利的時候，已經把彼得永遠剷除了，別的一切孩子也已經都綁到船上，不久就要叫他們走跳板了。自從他打倒巴培格以後，這一次要算是他最兇暴的行爲了，我們知道人是一個何等空虛的蓬帳，則他現在被他的成功的風吹脹得不穩地在甲板上徘徊，我們還用驚詫嗎？

然而他的徘徊並無洋洋得意之態，他的步調正配合着他的憂鬱的心境。何克正在那裏抑鬱非常。

他是常常這樣的在靜夜裏獨個兒在船上自言自語，這是因爲他太孤獨了。這個不可測度的人，他覺得還是獨個兒好些，他的走狗們在他四周時，他覺得更孤獨的厲害。因爲他們的社會上的地位是比他低得太多了。

何克並非即他的真名。若把他的真名宣佈出來，則即現在還能轟動全國哩，但善於讀書的人定能於字裏行間猜得出，他進過一個著名的公立學校，校風仍和服裝似的薰染着他，實在校風和服裝的關係是很大的。因此他甚至到了現在，他穿着和他捕獲此船時一樣的服裝上船，他還覺很是不樂哩，他現在走起路來時，還仍舊保持着那隻學校的特異的垂頭屈身的樣子。但他最保持得牢固的是對於好品行的熱愛。好品行！他無論墮落到如何地步，還知道這實在是最重要的。

但他聽得遙遙地在他的內心裏像開了腐鏽的門似的軋軋一響，於是便從這門內發出一種嚴重的搗擊聲，很像一個人在半夜裏睡不着時聽得錘擊聲似的。『你今天品行好嗎？』搗擊聲後總是即發出這一個問題。

『名譽，名譽，這個光輝的空好看的東西，現在是我獲得了！』他喊道。

『什麼事都想幹得特異，就算真是好品行嗎？』他的學校裏發出搗擊聲來問道。

『我是巴培格所畏懼的唯一的人，』他激勵道，『而弗林脫本人尙且畏懼巴培格哩。』

『巴培格，弗林脫……什麼人家出身的？』來了鋒利的抗議。

想來想去最爲不安的是，要求好品行豈非反而成爲壞品行了嗎？

這個問題使他難受到極點。這是一個比他的鐵爪更加鋒利的抓他良心的爪，把他的心抓得粉碎了，極汗順着他的油臉而直淌到衣服上。他常常用衣袖去揩抹臉上的汗，可是還止不住要滴落下來。

唉，別羨慕何克罷。

他突然預知他是短壽的。似乎彼得的厲害的誓言已經到了船上。何克覺得有一個悲慘的慾望，即是要作幾句臨終的遺言，深恐馬上就要來不及作吟終的遺言了。

『何克呀，』他喊道，『若是他的野心小一點兒就好了！』只在他的最悲苦的時候，他纔這樣的用第三人稱來喊他自己。

『沒有小孩子愛我呀！』

奇怪得很，他現在竟想到這一點上了，他從前是向來也沒有想到這一點上的，也許是那縫衣機引起他這思想的罷。他喃喃地自言自語了好久，凝望着斯彌，斯彌是自信孩子們都畏懼他而在恬靜地縫衣裳的邊緣。

畏懼他！畏懼斯彌！那晚上所有在船上的孩子早已沒有一個不愛他的了。他對孩子們說了許多恐嚇的話，還用手掌去打他們，因為他不能用拳頭去打，但即使這樣，孩子們只是愈要和他糾纏得緊。梅卻爾甚至還要搶他的眼鏡哩。

把孩子們在以為他可愛，這一個事實告訴了可憐的斯彌罷！何克就想告訴他，但又覺似乎太殘忍。他便把這個祕密藏在心裏，但他們為什麼覺得斯彌可愛呢？他像獵犬似的緊緊追索着這個問題。若果然斯彌可愛，什麼使得他可愛的呢？突然來了一個可怕的答覆——『好品行？』

這個水手頭有沒有不自覺的好品行，他的最好的品行是什麼呢？

他記起了伊頓學院的普潑社的章程來，便是必須先證明不自覺有好品行，方可有入社的資格。

他便怒吼一聲，舉起鐵手來向斯彌頭上抓去，但他仍沒有抓他。阻住他的鐵手的，原來就是這一個反省：

「因爲他有好品行而去抓他，這算什麼呢？」

「這是壞品行！」

不幸的何克便像一朵折斷的花似的手腳軟癱而神氣沮喪了。

他的走狗們以爲他鬆懈一下了，便馬上廢弛紀律，醉舞起來，這馬上使他振作起來，像一桶水把他從頭到腳完全澆到似的，把人性軟弱的一切痕跡完全洗刷淨了。

「別吵，渾蛋，」他喊道，「否則，我要用鐵錨來抓死你們了，」馬上嘈雜聲完全停止了。「不要讓孩子們逃脫，都鎖起來沒有？」

「是，是。」

「把他們拉來。」

那些囚犯，除了溫黛之外，都從貨艙裏拉了出來排成一行，站在他的面前。他們立在那裏半晌，他似乎沒有看見他們。他泰然哼着一支粗野的小曲，哼得聲音嗡嗡的，可是並非不和諧的，同時手裏在玩紙牌。嘴裏的雪茄煙時時一亮一亮地照耀他的臉色。

「現在，那麼，蠻子們，」他乾脆地說，「這晚上你們六個走跳板，但我要留二個做茶房。留下你們那二個呢？」

「不必惹惱他時就別惹惱他，」溫黛曾在貨艙裏叮嚀過的，因此哆哆便很有禮貌地上前一步。哆哆對於受這樣一個人的指揮這問題，簡直考慮也不願考慮，但他忽兒靈機一動，想着了這責任是可以推諉到一個未到場的人的身上的，他雖然是一個有些傻氣的孩子，可是也知道只有母親們是總肯做緩衝者的一切。孩子莫不知道母親們的這一點性質，因此要瞧不起她們，可是又常常要利用母親的這一點性質。

於是哆哆便聰明地解答道，「先生，你瞧，我想我的母親是不願我做海盜的。細條子，你的母親願你做海盜嗎？」

他便對細條子擠眉眼，細條子就裝作哀傷的樣子道，「我想是不願罷，」很像他希望他的母親願他做海盜似的。「你的母親願你做海盜嗎，雙生兒？」

「我想是不願罷，」第一個雙生兒像別人一樣聰明地說。「尖頭，你的……」

「少說廢話，」何克大吼，說話的孩子們便被拉退後了些。「你，孩子，」他指着約翰道，「你那神氣似乎還有一點兒勇敢。我的兒，你不會想過要做一個海盜嗎？」

約翰在學算術時常經驗着被人這樣的問難，現在何克單挑他出來問，真使他猛吃一驚。「我有過一次想把自己起個渾號叫做赤紅傑克，」他膽怯地說。

「好一個名字。若是你肯入夥，我們就用這個名字叫你罷。」

「你以為怎樣，梅卻爾？」約翰問。

「若是我入夥，你叫我什麼名字呢？」梅卻爾問道。

「黑鬍鬚育伊罷。」

梅卻爾當然很聽得進。「你以為怎樣，約翰？」他要約翰決定，而約翰卻要他決定。

「我們入夥之後，仍還做皇帝的順民嗎？」約翰問道。

何克從牙齒縫裏發出答話：「你還宣誓「打倒皇帝」哩。」

也許約翰的節操不很好吧，但到此時他卻大發光輝了。

「那麼，我拒絕！」他敲了一下何克前面的木桶而高喊。

「我也拒絕。」梅卻爾也喊。

「英皇萬歲！」彎背尖聲喊。

大怒的海盜們便打他們嘴巴，何克大喊，「這就你們殺不可赦了。拉他們的母親來預備跳板。」

他們都只是孩子，看着裘克和雪珂在佈置那條要命的跳板，臉色都發白了。惟當把溫黛拉了來時，他們也便都自努力振作要做出勇敢的樣子。

溫黛的痛恨海盜，我簡直形容不出。孩子們至少還覺得海盜生活有一點兒趣味，而溫黛卻覺得這船髒得已幾年不掃除了。沒有一塊艙玻璃不是灰塵積滿得可以寫出「髒豬」二字的，她早已把幾塊玻璃這樣寫上了。可是孩子聚在她四周時，她當然除了一心想營救他們之外，不想別的了。

「喂，我的美人兒。」何克說，像他說得很甜蜜似的，「請你來瞧瞧孩子們走跳板。」

他雖是一個體面的紳士，可是他說話使勁得把他的領子上濺着唾沫了，突然他知道了她在注目他的領子。急忙想掩飾，但是已不及了。

「要叫他們死嗎？」溫黛問道，帶着一種非侮慢的神色，幾乎使他氣昏。

「叫他們死。」他怒喊道。「大家靜着。」他兇狠地喊，「聽母親和她的孩子們訣別。」

這時候溫黛是偉大得很。「親愛的孩子們，這就是我對你們說的最後幾句話。」她堅決地道，「我覺得我有一句從你們的真的母親處得來的話告訴你們，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兒子死得像英國紳士的樣子。」」

甚至海盜也聽得吃驚，哆哆神經振奮地大聲道：「我就要遵照我母親的希望做。你怎樣呢，尖頭？」
「我也要遵照我母親的希望。你怎樣呢，雙生兒？」

『我也要遵照我母親的希望。約翰，你怎樣……』

但何克又吼起來了。

『把她捆綁！』他喊。

斯彌便把她綁在桅桿上。『現在，喂，親愛的，』他低聲道，『若是你肯做我的母親，我便可救你的。』

但甚至對於斯彌，她也決不允諾這要求。『我寧願什麼孩子也都不要，』她傲然說。

斯彌把她捆綁在桅桿上時，孩子們的眼睛都沒有看她，他們的目光正集中於那條跳板，他們便要在那上面走最後的幾步路了。他們此時已不能希望他們自己勇敢地去走這最後幾步路，因為他們已經失掉了思維的能力，只能在那裏顫抖着發呆而已。

何克咬緊牙齒向他們微笑，向溫黛跨上一步。他是要去把她的面孔拉轉過來，讓她親眼看着孩子們一個一個去走跳板。可是他決不能走到她的身邊，他也決不能聽得他所希望的她的哀哭。他只聽得了別的聲音。

原來是那鱷魚的滴得滴得聲。

海盜們，孩子們，溫黛全都聽得了這聲音，馬上便都把頭轉向同一個方向，但並不是向聲音來的水裏眺望，卻是向何克眺望。他們全都知道這只是關於何克一個人的事，他們本來是演戲者，現在可就一變而為看戲者了。

看着何克那種突然改變的樣子，真是怕人哩。他像是全身都受着劇痛似的，嚇得縮做一團。

那聲音愈來愈近了，這聲音尙未到身邊時，可先起了這麼一個思想了，『鱷魚就要爬上船來了！』甚至鐵爪也垂着不動了，很像鐵爪也知道鱷魚所要的並不是牠似的。像這樣的孤立無援，若在別人就

只好躺倒在地上閉着眼睛待死了。可是何克的大腦袋卻還在思索，他於是便在甲板上用膝蓋爬行而拼命地遠避那聲音。海盜們都恭敬地給他讓出一條路，他爬到了船舷纔開口說話。

『把我遮掩住！』他嗔聲道。

他們便把他密圍住，衆人的眼睛都不敢看那爬上船來的東西。他們並不想去攻打那東西。這是命中注定的事。

何克被遮圍得看不見後，孩子們便活動了起來，好奇地跑到船邊去觀看鱷魚爬上來。這實在是這夜中

夜的他們所最驚訝的事，原來爬上來救他們的並非鱷魚，卻是彼得。他對他們做手勢，叫他們不要喜悅得喊出聲來，免得惹起海盜們的懷疑。隨後他便仍舊作起滴得滴得聲來。

第十五章 『這一次我和何克分個死活』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在無意中發生了事情，而當時我們並不覺出。例如我們突然發覺一隻耳朵聾了，我們已不知道聾了多少時候，於是只好說聾了半小時。卻說這晚上彼得也有了這一種經驗。我們在先前看見他一隻手指抵着嘴唇，一隻手執着刀，正在島上潛行。他看見了那條鱷魚經過，當時並沒有看出這鱷魚有什麼異狀，直到後來他纔漸漸記起那條鱷魚不作滴得滴得聲了。他起初記起這事覺得很是詫異，惟不久他就明白原來那隻時辰鐘的發條已經走完了。

鱷魚突然失掉了牠的最接近的滴得滴得的聲響，該是覺得何等冷靜得難受，但彼得也已無暇替牠着想，彼得是一心只想自己如何利用這個變故，他便決計自己做出那滴得滴得的聲響，使野獸們以為他是鱷魚而不妨礙他的行路。他把滴得滴得的聲音做得很像鱷魚腹內的鐘聲，卻不料產生了一個意外的結果。原來那鱷魚也聽得了他的滴得滴得聲，於是便在跟隨他，究竟這畜牲是爲了要再吞吃一個滴得滴得的東西呢，還是爲了以為牠自己原來所有的那個滴得聲又響了起來而只友誼地跟隨彼得呢？這是不可確知的了，因爲這鱷魚是一個質而不化的很蠢的動物。

彼得安全的到了海岸，便跳下水去，兩條腿在水裏划泳，他似乎並不覺得已到了另一種境界。有許多生物由陸入水時都是如此，但我卻從未看見過別人像彼得這樣的毫不覺得入水。他在游泳之際，只有一個念頭，便是『這一次我和何克分個死活。』他滴得滴得作響到這時候已成爲習慣得竟不自覺得其在作響了。倘若他還自覺在滴得滴得作響，他早就停止了，因爲借助滴得滴得聲來上船，雖然是一條極妙的巧計，可是

彼得自己是並未想到的。

他自己所想的卻正和這滴得聲的巧計相反，他是自以為像一隻老鼠似的無聲地爬上船去，待到他看見衆海盜都在躲避他，何克躲在衆海盜中間竟慌得像聽得了鱷魚似的，他纔詫異了起來。

鱷魚彼得一想着了鱷魚，馬上就聽得滴得滴得聲了。起初他還以為這聲音是從那條鱷魚來的，急忙回轉頭去瞧看。看見並無鱷魚，他纔知道原來是他自己不作響，明白了海盜們所以如此懼他。「我何等聰明呀！」他馬上就這樣想，對孩子們做手勢叫他們不要喝彩。

這時候舵手哀特坦脫正從船首走到甲板上來。現在，讀者，請拿了錶再瞧這一回事。彼得對準了這舵手一刀砍得很深。約翰馬上伸手去按住這個倒楣的海盜的嘴，不讓他發出臨死的呻吟聲。他便向前倒下去了。四個孩子幹快扶住她，不讓他倒下去時發出咕咚的聲響。於是彼得便做手勢，吩咐把這死屍拋下海去。只有一聲水響便寂然無聲。這一回事共費多少時間呢？

「一個！」（細條子開始計數。）

馬上彼得躡着腳急忙鑽進船艙，因為這時有幾個海盜已在鼓勇向四面察看了。海盜們到此時已能聽得彼此驚惶喘息的聲音，他們因此知道那更可怕的滴得聲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船長！」斯彌揩揩眼鏡道，「現在又很寂靜了。」

何克漸漸把頭從他的領子裏伸探出來，仔細傾聽還有沒有那滴得滴得的迴聲。他覺得一點兒聲音也沒有，纔挺直身子振作起來。

「這可叫他們走跳板了！」他厲聲高喊，因為孩子們剛纔已看見了他的狼狽的樣子，所以他此時更痛恨孩子們了。他又唱起這兇惡的歌來：

「杭唷，杭唷，跳動的板，

你們便走上去，

走到板墜下時你們也墜下，

去見那海底的魔鬼！」

他要恐嚇孩子們得更厲害一些，便不顧失掉一點莊嚴，假作出在跳板上跳動的那種樣子，同時在對孩子們竊笑而且唱歌，做完了這一套後，他喊道：「你們要不要在走跳板之前，先嘗一嘗九節鞭的滋味？」

孩子們一聽，全都跪下了。「不要，不要！」他們很可憐地哀喊，使海盜們都笑了。

「裘克，去把那九節鞭拿來，」何克道，「這東西是放在艙裏的。」

艙裏！彼得正躲在艙裏，孩子們都彼此呆望了。

「是，是，」裘克欣然道，馬上就大踏步走向艙裏去。孩子們都把視線跟着他，看他走進艙去，他們全神注意在艙裏，不大知道何克又在唱他的歌，而且他的走狗也在和唱：

「杭唷，杭唷，抓人的貓，

你們知道罷，牠的尾巴有九條，

當這些尾巴打着你的背上時……」

最後一行歌是什麼，我們永不能知道了，因為突然艙裏發出一聲銳叫，把這歌聲打斷了。這一聲銳叫震澈全船，隨即就消滅。於是又來了一聲喔喔長鳴，孩子們聽了這喔喔長鳴，心裏自然明白，可是海盜們卻覺得這幾乎比先前的銳叫聲更奇怪了。

「這是什麼？」何克問。

『兩個，』細條子莊嚴地說。

那個意大利人雪珂猶預了一下，便搖搖擺擺地走到艙裏去。但他就跟踰而出，面有憂色。

『皮爾裘克怎麼了，你這狗頭？』何克怒喝着，逼他快說。

『他死了，被刀砍死了，』雪珂答道。

『皮爾裘克死了！』衆海盜一齊驚喊。

『艙裏黑暗得像地窖似的，』雪珂說話快得幾乎聽不清，『但裏面有可怕的东西，就是你剛纔聽得喔
喔長鳴的那東西。』

孩子們的得意，海盜們的喪氣，都被何克看在眼里。

『雪珂，』他用最強調的語氣道，『你回到艙裏去，給我把那蠢蟲捉來。』

雪珂本來是最勇敢的海盜，現在也俯伏在船長面前哀告，『不敢，不敢。』但何克舉起鐵爪像貓發威似的鳴鳴地叫。

『雪珂，你說肯不肯去？』他深思地說。

雪珂先絕望地泛動了一下手臂，便動身去了。此時沒有歌聲了，衆人都在靜聽，於是又來了一聲臨死的
銳叫，和一聲喔喔長鳴。

除出細條子之外誰也不做聲。『三個，』細條子道。

何克作一種譏諷他的走狗們的姿態。『荒唐之極，』他大發雷霆，『誰去給我把那蠢蟲捉來？』

『待雪珂出來後再說罷，』斯塔凱呻吟道，別的海盜們便都和附他。

『我以爲我聽得你自告奮勇哩，斯塔凱，』何克說後，又鳴鳴地威叫。

「天知道，我沒有！」斯塔凱喊。

「我的鐵鈎以爲你是自告奮勇的，」何克說着便走到他跟前。『斯塔凱，我想不用勸告，順從這鐵鈎罷？』

「我寧願打死也不到那艙裏去的，」斯塔凱固執地答道，別的海盜們又都擁護他。

「這不是叛變嗎？」何克特別欣喜地說。『斯塔凱是領袖了！』

「船長，慈悲些罷！」斯塔凱到此渾身發抖，嗚咽地說。

「來握握手罷，斯塔凱，」何克說着便伸出他的鐵鈎去。

斯塔凱四顧乞援，可是誰都不睬他。他一路向後退縮，何克就一路逼上去，此時何克的眼睛裏已露出紅星了。斯塔凱絕望地銳叫一聲，便跳上那大砲，而躍下海去。

「四個，」細條子道。

「現在，」何克客氣地說，「還有那一位先生說叛變的話嗎？」他拿了一盞燈籠，舉起鐵爪作出一種欲攫取姿態，「我親自去把那蠢蟲捉出來，」他說着，便鑽到艙裏去。

「五個。」細條子多麼想說這一句。他已把嘴唇舐舐潤濕預備說了，但是何克踉蹌而出，手中已沒有燈籠亮着了。

「不知道什麼東西把我的燈吹滅了，」有點兒心神不安地說。

「不知道什麼東西！」摩林斯應聲道。

「雪珂怎樣了？」諾特勒問道。

「他像裘克似的死了，」何克簡單回答。

他在那裏猶豫着不即回到艙裏去，使衆海盜受了很不好的印象，叛變的語聲又嘈雜起來。凡是海盜沒有不迷信很深的，珂克生便喊道，『人們都說船上若是有了奧妙莫測的人，便是這船要倒楣的最確準的徵兆。』

『我也聽得過人們說，』摩林斯道，『這個奧妙莫測的人向來是歸根結底終於走上海盜船的。船長，他有尾巴嗎？』

『人們還說，』又有一個海盜陰險地望着珂克說道，『這個奧妙莫測的人來了之後，他的樣子是和這船上的最兇惡的人一樣的。』

『他有沒有鐵鈎，船長？』珂克生無禮地問，於是海盜們一個跟着一個都高喊，『這船倒楣了！』孩子們看着這忍不住發出一聲歡呼。珂克本來已經幾乎忘掉這些囚徒了，但聽得了這歡呼聲，回頭看見了他們，他的臉上又容光輝發了。

『夥計，』他對他的爪牙說，『有一條妙計在此。把艙門打開，驅趕他們進去，讓他們去和那蠢蟲拚命罷。若是他們殺了他，那於我們更好，若是他們被他殺了，那於我們也並不吃虧。』

這是最後一次珂克的走狗們佩服他，他們便忠誠地遵命去做。孩子們假裝抗拒的樣子，終被推進艙裏去，把艙門關上了。

『現在，靜聽！』珂克喊道，衆海盜便都靜聽。可是誰也不敢面向着門。有是有一個的，便是溫黛，她這許多時候都一直綁的桅桿上。她現在對艙門看着，不是在等待銳叫或喔喔長鳴，她是在等待彼得再出現。

她不用等待長久的。彼得在艙裏找着他所找的東西，就是能開孩子們的鑰鐸的鑰匙，孩子們手腳自由了後，便都拿了各自尋着的武器，潛行出船艙。彼得先做手勢叫他們藏起，他把溫黛割斷了繩縛，此時他

們一齊逃走是再容易也沒有了，可是有一件事阻止他們逃走，便是彼得的那句誓言，『這一次我要和何克分個死活。』因此他釋放了溫黛之後，便低聲叫她去和別的孩子們躲藏在一塊兒，他自己便穿上溫黛的外套，立在她剛纔所立的桅桿下面。他便滿吸了一口氣而喔喔長鳴起來。

衆海盜聽了這一聲長鳴，以爲孩子們在艙裏都被殺死了，莫不驚惶之極。何克要鎮壓他們，但他們都像狗似的對他張牙露齒，他知道若他這時候月光一離開他們，他們就要跳過來撲他了。

『夥計們，』他道，預備看情形而定，或是和他們敷衍，或是用武力對付他們，但決不畏懼，『我想出了。有一個不吉利的人在船上了。』

『可不是嗎，』他們怒喝道，『就是一個有鐵鈎的人。』

『不對，夥計們，不對，這是一個女人。海盜船上有了女人，總是不吉利的。只要她一走，我們便什麼都好。』

有幾個海盜便記起大海盜弗林脫曾說過這話。『這值得試試，』他們疑惑地說。

『把那個女人擲下海去，』何克喊道，他們馬上便向那個穿着女人外套的人衝過去。

『小姐，現在沒有一個人能救你了，』摩林斯譏笑道。

『有一個人能救我哩，』那人回答道。

『是誰？』

『報仇的人潘彼得！』來了這可怕的回答，彼得說着便脫掉外套。衆海盜到此纔明白剛纔船艙裏的事。

何克兩次要開口說話，兩次都說不出聲。在這可怕的當兒，我想他的兇惡的心也破碎了吧。

後來他喊道，『劈開他的胸膛！』但是毫無自信力了。

「孩子們，出來殺賊！」彼得大喝一聲，馬上船上一片刀槍聲響，倘若海盜能自集中在一處，他們是必能勝利的，但是孩子們突然出其不意的襲擊他們，使他們倉惶失措得東奔西跑而亂殺亂砍一陣，廝殺得他們各以爲自己的夥計都死完了。若是個對個交手，當然他們比孩子們強的多，但他們早已氣餒得只取守勢，所以孩子們便用兩對一的陣勢去攻打他們，並且還量力而挑選敵手。這一場廝殺，直殺得海盜有的跳下海去，有的藏在暗處，但是總被細條子搜尋了出來，細條子不在那裏動手，他只是用燈籠向他們臉上照，把他們照得眼睛花了，於是便很容易的被別的孩子殺了。船上不大聽得出別的聲音，只有刀槍的擊撞聲，有時有幾聲叫喊或水濺的聲音，以及細條子的單調的數計……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十個……十一個。

到一羣蠻孩子圍住何克的時候，我想別的海盜都已勦滅了吧，何克像有魔術似的，孩子們竟不能近身。他們把他的走狗都已殺死，獨是這個海盜似乎能與衆孩子相敵。他們再三的向他進攻，但總是被他殺退。他的鐵鈎舉起了一個孩子，把這孩子來作爲他的盾牌用，這時，幸而還有一個孩子剛用劍刺殺了摩林斯而跳進戰團來。

「孩子們，莫動手，」這個新來的孩子喊道，「這個海盜是我的敵手。」

於是何克突然看見他自己和彼得相對了。孩子們便都退後，站成一個圈子環繞他們二人。二個冤家聚首，相對望了望，何克有點兒發抖，彼得臉上顯出一種異樣的笑容。

「喂，潘，何克終於說了，「原來這全是你幹的事。」

「正是，詹姆士何克，」他嚴厲地回答，「這全是我幹的事。」

「好個傲慢無禮的少年，」何克道，「你準備送命吧。」

『好個窮兇極惡的人，』彼得答道，『你準備死罷。』

於是便不多說，二人交手起來，當時不分勝負，聲勢匹敵。彼得劍術高明，進退迅捷，他常常乘機猛刺過去，突破敵人防禦，惟吃虧手臂太短，不能刺得遠，而把敵人刺創得深。何克戰術也不弱，惟手腕不及彼得靈活，只靠了他的猛衝的力量纔壓退對方，他突然想用很久以前在黎屋地方巴培格所傳授的那套劍法來把彼得結果性命，可是他很驚訝，屢次刺去總刺不中。於是他便伸展鐵鈎，想迫近對方去用鐵鈎來殺彼得，但這一來卻反而被彼得彎下身體向前猛刺了一下，刺進了他的肋骨。他便看見了他自己的血了，讀者還記得我前文說過吧，他最恐懼的就是他自己的血色，所以他便手軟而執不住劍了，他到此是完全要受彼得的支配了。

『現在，』孩子們全喊道，但彼得的姿態莊嚴得很，請他的敵手拾起劍來。何克馬上就把劍拾起，惟心中起了一種悲哀的感覺，覺得彼得的品行極好。

何克一直以為山林中的什麼鬼怪在和他作戰，但此時他起了更可怕的疑心了。

『潘，你究竟是什麼身份，何等人物？』他粗聲地喊。

『我便是青春，便是喜悅，』彼得馬上回答，『我便是蛋裏化生出來的一隻小鳥。』

這當然只是胡扯，但對於何克卻已足證明彼得尚不自知的什麼身份，何等人物，這確是好品行到絕頂了。

『再來領死，』他絕望地喊。

此時他的劍起落進退得急劇非常，看上去他這人像是一個活的打禾傢伙，不論那一個大人或孩子碰上他的劍鋒，休想不被斬成兩截，但彼得卻在他四周飛躍躲閃，像劍風在把他從危險處吹開一般。並且他還再三再四的跳過去刺何克。

何克到此纔無心戀戰了。他現在心中已不求活命，只求在死前能得一點安慰，便是要在死前看見彼得的壞品行。

他放棄了戰鬥，衝到火藥庫裏去縱火。

『兩分鐘裏，』他喊道，『這船便要炸裂了。』

他想現在，現在，要顯出彼得的真相了。

可是彼雙手捧了一個火藥彈，從火藥庫裏跑出來，鎮靜地拋到海裏去就完事。

何克自己顯出的是什麼一種品行呢？雖然他是一個走入邪路的人，不能令人同情，但也許我們還可以贊成他結局是顯出他的血統的真相的。這時別的孩子們都在他的四周吐罵圍攻，但他只在甲板上東傾西斜地走，無力地還擊他們，他的心已經不在和他們作戰，他的心已回到了很久以前童時的遊戲場上在做各種遊戲。並且他的鞋子，背心，領結，襪子，都很齊整清潔的。

詹姆士何克，你並非全無英雄氣概，現在和你道別了。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他的最後的時候了。

何克眼見彼得平持着劍，慢慢地向他飛去，他便躍上船舷，縱身投海。他並不知道那條鱷魚正在等待着，因為我們故意把時辰鐘停響了，省得他知道，這總算是我們對於他臨終時所表示的一點兒敬意。

我最後所得的一點兒勝利，我以為也不可不一提及。便是當他站在船舷上時，望着彼得在空中平飛過來，飛到他的肩頭上來了，他就故意作出一種姿態請彼得用腳來踢。彼得果然不用劍刺，而用腳去踢他。

何克終於得到了他所求的一點安慰了。

『壞品行，』他譏諷道，便欣然委身給那鱷魚。

詹姆士何克就這樣的死了。

『十七個，』細條子喊道，惟他的計數並不準確的。這晚上十五個以生命償了他們的罪惡，惟有二個是逃到岸上去的，斯塔凱被紅人捕捉了去，教他充當他們的一切嬰孩的看護，這是海盜的末路了；還有一個是斯彌，這人此後便戴着眼鏡在世界上各處流浪，沒有安定的生活，由於他老在說他自己是詹姆士何克唯一所懼的人。

在這一場廝殺之中，溫黛當然只好袖手旁觀的，雖然她也在閃耀着目光看着彼得，但現在廝殺既經過去，她又仍爲重要的角色了。她平等的稱贊他們，當梅卻爾把他手刃海盜之處指點給她瞧的時候，她還歡樂得發顫，隨後她便帶領他們走到何克的艙房裏去，指點掛在釘上的何克的錶給他們看。錶是在說，『一點半鐘！』

時候遲了幾乎是一件最大的事。她幹快安排孩子們在海盜的艙舖上睡了，只有彼得還在甲板上走來走去，直到後來走倦了便睡倒在大砲旁邊。這晚上他又做了一個夢，而在睡夢中哭了很久時候，溫黛在那裏緊緊地抱着他。

第十六章 回家

次日早晨，三道鐘鳴過，他們便都忙亂起來。因為海潮起了，哆哆委任爲水手頭，便在衆人中間手裏拉着栓索的一端而嘴裏嚼着煙草。他們都穿上長到膝蓋的海盜的衣服，臉上刮得很光，真像水手的樣子提起着褲腳管在滾來滾去。

什麼人做船長，自不必說，大家都已知道了。尖頭和約翰委任爲大副與二副。只有一位女人是搭客。其餘便都是在桅桿前工作的水手。彼得自己已經衝到舵盤間，但他還召集衆水手，對他們作一番簡短的訓話，說希望大家都熱心盡責服務，惟知道他們都是出身於黎屋和金灘地方的蠢材，若有誰敢抗命，就要撕死，決不寬赦。他這一套狂謾的訓話，使水手們都很瞭解，他們便對他歡呼起來。隨後他便下了幾道嚴厲的命令，大家便把船身掉轉而駛向大陸去了。

潘船長看過船上的航線圖以後，便預計若是天氣不變，大約六月二十一日可到達亞查爾斯，到了那裏之後，便改爲飛行，以節省些途上的時間。

他們中間有幾個人願意這船做一隻安分守己的船，也有幾個卻還願意這船繼續做海盜船，但是船長既把他們當狗一般看待，他們便不敢把這意見對他發表，甚至用連環署名法來發表意見也是不敢。絕對服從是惟一的穩當事。細條子有一次奉命測水，面上露出不樂意的神色，便被責打了十二下。大家都以爲彼得目前做出賢良的樣子，爲的是破除溫黛的猜疑，因為她現在正在替彼得做一套衣服，這套衣服便是照何克的最兇狠的服裝的式樣做的，她本來是很不願意做這套衣服，所以彼得故意在那裏做出很賢良的神氣，但

這套衣服做好之後，大概彼得的神氣就要改變的罷。後來他們便在低聲私談，說他第一夜穿那一套衣服時，他很久的坐在何克的房裏，嘴裏銜着何克的雪茄煙管，一隻手握成拳頭而只伸出一隻食指，在那裏一伸一屈地做出鐵鈎似的嚇人的樣子。

船上的事攔過不提，我們現在須回去看看那個寂寞的家庭的情形，自從那三個角色無情地逃出那家庭之後，到現在已經很久了。我們這許多時候沒有去瞧看十四號門牌的人家，似乎有點兒慚愧的，但我們可以斷得定大林太太決不會咒罵我們的。倘若我們老早就裝作哀憐的樣子去瞻望她，也許她要說：『別傻了，我有什麼要緊幹快回去瞧瞧孩子們怎樣了罷。』凡是做娘的總老是愛這樣的讓孩子們便宜，孩子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沾了便宜。

甚至現在我們到這人家去的目的，也只是爲了孩子們已在歸途中，所以我們先走一步去瞧瞧孩子們的牀舖收拾清楚沒有，並且叫大林夫婦晚上不要出去。我們只是走僕而已。但他們既是先前那樣無情義的匆匆逃走，現在爲什麼還要把牀舖收拾清楚以待他們歸去呢？若是他們回到家裏的時候，適逢他們的父母到鄉間去閒遊去了，豈非很好的報復？這果然是他們所應受的教訓，惟我們若真是照這樣辦理，大林太太便決不肯饒恕我們的。

有一件事我倒是很想幹的，便是像一般作小說的人似的去對她說孩子們在回來了，在升天節就可到家。這麼一來，便可把溫黛、約翰、梅卻爾所預料的歸家時的驚詫情形緣滿毀壞。他們在船上預計好怎樣的令母親狂喜，父親歡呼，娜娜撲過來摟抱他們。現在預先把他們回家的消息泄露了，多麼有趣，待到他們堂堂地走進家裏時，也許大林太太甚至給溫黛一吻也不給，也許大林先生會使性子說：『混賬，這些孩子又回來了。』可是即使這樣辦法，我們也是不討好的。我們到現在已經有點知道大林太太的脾氣了，她也許一定要

責備我們不該打消孩子們的一點兒快樂哩。

『但是，親愛的太太，現在到升天節還有十天哩，我們把詳情告訴了你，我們可以使你省得十天的不樂呢。』

『不錯，可是代價太大了！使孩子們損失十分鐘的快樂，這代價太大了。』

『啊，你竟把這事這樣看法呀！』

『還有什麼別的看法呢？』

你瞧這婦人沒有清楚的頭腦的。我本來還要講她些特別的優好的事的，可是我瞧不起她，現在我一點也不想講她了。其實我本也無須叫她把諸事預備停當，早已什麼都預備好在那裏了。牀舖都收拾得清清楚楚的，她又老是守在家裏，並且窗子也是開着的。她完全用不着我們留在那裏，我們還可以回到船上去瞧孩子們。但不管怎樣，我們既經到了這裏，也就不妨等一下子瞧瞧一切。我們本來完全是旁觀者，沒有人用得着我們的。所以我們就瞧着而說幾句不中聽的話，讓他們聽了難受難受。

孩子們的房裏惟一的變動，便是從早晨九點鐘到晚上六點鐘那狗窩不在那裏了。自從孩子們飛去之後，大林先生便澈骨的覺悟到這完全是他把娜娜鎖起來的錯誤，並且覺得娜娜是始終比他聰明。當然我們也早已看出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若是他能把他頭上的禿頂取消，他實在還可算爲一個孩子哩，惟他卻還很愛正義，凡他所認爲合理的事，他便勇往直前非幹不行的，自孩子們走後，他仔細考慮出他自己該進狗窩，於是他便四肢着地而爬進那個狗窩去了。大林太太極力叫他出來，可是他堅決地答道：

『不，我愛的人，這是我應該住的場所。』

他在痛悔中立誓說孩子們一天不回家，他便一天不出這狗窩。當然這是一件令人扼腕之事，但是大林

先生向來就愛作事作得過火，否則他就乾脆不做。當初驕傲之極的喬治大林，現在再也沒有這樣謙卑的了，整夜的坐在狗窩裏和他的妻談論孩子們和孩子們的可愛處。

他敬重娜娜到極點。他不准娜娜進她的狗窩，除此之外，他沒有不百依百順娜娜的。

每天早晨，那個狗窩便連同大林先生整載在一輛車上運送到辦公處去，晚上六點鐘便照樣的運回來。若是我們還記得他當初是何等介意於鄰人的口舌，便不難看出這個人的個性是很強的，這個的舉動此時是已經惹起鄰人極詫異了。他的內心一定是極苦痛的，但他仍能保持鎮靜的態度，甚至青年們當面批評他的小屋子，他也神色不變，遇到任何女人向狗窩裏探看時，他總還脫帽行禮。

這事雖是古怪可笑，但卻是很莊嚴的。不久這事的內幕傳聞出去，社會上就大受感動。成羣的人追隨他的車子，歡呼喝彩，漂亮的女郎還到他的車上去請他親筆簽名，上等的新聞紙上都詳載訪問他的消息，交際場中都請他吃飯，而且請柬上還特別附註『務請坐了狗窩來。』

在那多事的升天節晚上，大林太太在孩子的房裏等待喬治回家，她真是一個令人哀憐的女人。我們現在仔細地瞧她，想想她當初的丰姿，就爲了失去了她的孩子而丰姿全無，現在我終於覺得不忍再說她的壞話了。倘若她對於她的廢物似的孩子太愛得過分，她實在也是天性放不開這些孩子，你瞧她在椅子裏睡着了。看她的嘴邊，這本來是一個人的最美之處，可是現在也幾乎是乾皺了。她的手不住地在撫摩她的胸口，似乎那地方是很痛的樣子。有些人最愛彼得，也有些最愛溫黛，可是我現在覺得她最可愛哩。假使我們爲使她快樂一點起見，不妨在她睡中低聲對她說孩子們在回來了。事實上他們現在距窗口已在二哩之內，而且飛得極有勁，但是我所須低聲告訴她的也只是說孩子們在歸途中就已够了。我們就告訴了她吧。

可是我們這一下真很抱歉了，因爲她馬上就驚跳起來，喊他們的名字，而屋裏除出娜娜又沒有人。

『娜娜，我夢見我親愛的孩子們回來了。』

娜娜淚眼模糊了，但她所能做的只是伸起腳來輕輕地放在她主婦的膝上，她們就這樣的坐着，一直坐待到狗窩回來。當大林先生從狗窩裏伸出頭來和他的妻接吻時，我們看見他的臉色比前更憔悴了，惟有一種比前更溫柔的表情。

他把帽子交給麗沙，她很瞧不起地接了過去，因為她是沒有想像力的，不能瞭解這一個人的動機。況且追隨車子回家的羣衆還在那裏歡呼，他當然不能無動於衷。

『聽聽他們，』他道，『實在令人可喜。』

『許多小孩子罷了，』麗沙譏笑道。

『今天有幾個大人哩，』他紅着臉告訴她，但她只搖搖頭，他也不能再說什麼了。這種在社會上的成功並不使他變壞，卻使他更爲溫柔和氣。他坐得把頭伸出在狗窩之外，和大林太太談論了一會兒這種社會上的成功，談到她說希望這種成功不要改變他的爲人的當兒，他便緊緊地握着她的手。

『但是若我是一個弱者呢，』他說，『天哪，若我是一個弱者呢？』

『喂，喬治，』她膽怯地說，『你仍是像從前那樣的痛悔，是不是？』

『我愛，我仍是那樣的痛悔哩！瞧我的懲罰，住在狗窩裏。』

『但這是懲罰，是不是，喬治？你確定你並非樂於這個嗎？』

『我的愛人啊！』

你不難知道她一定是求他寬恕了，此後他便覺得疲倦了，屈身縮進狗窩裏去。

『你肯不肯彈彈鋼琴使我容易睡熟些？』他問道。當她走到孩子的前房去時候，他便不經思索地說，

『請把那窗子關上，我覺得有風哩。』

『啊，喬治，請你永遠別叫我幹這個罷。窗子是永遠要開着待孩子們回來的，永遠，永遠。』

到此是他要向她求寬恕了，她便走到孩子的半房彈起鋼琴來，不久他就睡熟了，他正在熟睡之際，溫黛和約翰和梅卻爾便飛到房間裏了。

啊，不對的。我們順筆這樣寫者，因為我們離船之前他們本是這樣計劃定的，但後來一定又發生了什麼變端了，因為現在飛來的不是他們，卻是彼得和丁當鈴。

彼得一開口說話，就能聽出這緣故了。

『幹快，丁當！』他低聲說，『把窗子關上，下了窗銷！對了。現在我們不得不從門口飛出去了，待溫黛回來時，她一定以為她的母親把她關出在外面，她便會和我飛回去了。』

我現在纔打破啞謎，為什麼彼得剿滅海盜之後不派丁當護送孩子而自己回島上去呢？原來他早已起了這個陰謀了。

他不覺得這種行為很惡劣而反自歡樂得跳舞起來，接着他便向孩子的房裏窺探了一下誰在彈鋼琴。他低聲對丁當說，『是溫黛的母親！她是一個美女，但還不及我的母親美。她的嘴上滿是頂針，但也不及我的母親嘴上的多。』

當然，他是一點兒也不知道他的母親，但他卻有時候要誇獎他的母親的。

他也不懂那鋼琴在彈的是什麼曲調，那曲調彈的是『家庭，甜蜜的家庭』，可是他卻知道這彈的是『回來，溫黛，溫黛，溫黛』，他便要得意地說，『你永不能再看見溫黛了，因為窗子已關上了！』

他不懂為什麼琴聲突然停了，便再去窺看，此時他看見大林太太的頭伏在琴上，眼睛裏含着兩顆淚珠。

『她是要我打開窗子吧，』彼得想，『但是我偏不打開，偏不打開！』

他再去窺看，她眼睛裏仍然含着那二顆淚珠，也許已換了二顆也說不定。

『她真愛極溫黛了，』他自言道。他這時很氣惱她不懂她不能得着溫黛的道理。

道理很是簡單，『我也很愛溫黛。我們不能兩個人都得着溫黛呀，太太。』

但那女人卻不肯想一個最妥當的解決辦法，他很不樂意了。他便不再去窺看她，但即使如此，她也並不即讓他就安心。他跳來跳去做鬼臉取樂，可是他一停住時，馬上就像她在打擊他的心似的。

『啊，好罷，』他終於說，咽了一口氣。隨即就把窗子打開了。『走罷，丁當，』他道，很可怕地譏諷大自然的規律，『我們是決不要蠢母親的，』他說後，就飛去了。

於是溫黛和約翰和梅卻爾看見窗子終究是開着的，這當然是過分的優待他們的。他們便毫不自覺地飛到地板上，最小的這位已經忘記這是他的老家了。

『約翰，』他道，懷疑地向四面瞧看，『我覺得這地方從前已到過似的。』

『當然，你已到過了，你這蠢貨。這就是你從前的牀呀。』

『真是，』梅卻爾說着還不十分深信。

『我說，』約翰喊道，『那是狗窩呀！』他飛奔去看。

『也許娜娜在那裏面吧，』溫黛說。

但約翰吹嘯一聲。『喂，』他道，『這裏面有個男人哩。』

『這是父親呀！』溫黛驚呼。

『讓我瞧瞧父親，』梅卻爾急切地請求，他便看了一個暢。『他還不及我殺死的那個海盜大哩，』他說

時有一種很失望的態度，我很慶幸大林先生這時正睡得很熟；若是他聽得他的小梅卻爾見面第一句就說這樣的話，那是何等傷心的。

溫黛和約翰看見父親在狗窩裏，都嚇得倒退了。

『當然，』約翰像不能自信自己的記憶力了的人似的說，『他不會常常睡在狗窩裏的吧？』
『約翰，』溫黛顫聲道，『也許我們所記得的當初的生活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真確吧？』
他們不禁都毛骨悚然，他們活該這樣。

『母親真疏忽得很，』小流氓約翰道，『我們回來了，她也不在等候我們哩。』

這時大林太太又彈起鋼琴來了。

『這是母親！』溫黛喊道，向裏窺看。

『真是！』約翰道。

『那麼，溫黛，你並非真是我們的母親嗎？』梅卻爾問道，他一定是很想睡了。

『唉！』溫黛嘆道，她到此纔是第一次真真懊悔，『這真是我們該回來的時候了。』

『我們偷偷地進去，』約翰提議道，『用手遮住她的眼睛罷。』

但溫黛看出他們應該用較溫和一點的方法去宣佈這快樂的消息，她想出了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計策。
『我們都到牀上去躺在那裏，等她走進來看見，就很像我們根本就沒有飛出過一般。』

因此當大林太太走到孩子的寢室去看大林先生有沒有睡熟的時候，隻隻牀上都躺着孩子了。孩子們都在那裏等待她歡呼，可是並不歡呼。她看見了他們，可是她不信真是他們躺在那裏。你瞧，她是常常在夢中看見他們躺在那裏的，所以她這一次也以爲仍舊是在夢中。

她便坐在火爐旁的椅子裏，當初她是坐慣在這隻椅子裏看護他們的，三個孩子都不懂這一回事，便都渾身寒悚了。

「母親！溫黛叫道。」

「這個溫黛，」但她還以為在夢中。

「母親！」

「這是約翰，」她道。

「母親！梅卻爾叫。他到此纔認識她了。」

「這是梅卻爾，」她道。她便伸出兩臂去樓抱那三個自私的孩子，這是千古難逢的一抱。不錯，確鑿是抱着了他們，抱着了溫黛和約翰和梅卻爾，因為其時他們已跳下床來奔到她的身邊了。

「喬治，喬治！」她到能够說得出話來時就喊，於是大林先生也醒起來分享了她的愉快，娜娜也跑了進來。這情景是再可愛也沒有了，惟沒有人在場看見，只有一個小孩子在窗口窺看。他當時的喜悅，決非別的孩子所能知道，可是他所望見的窗子裏面的那一種喜悅，他一定是永遠被剝除的了。

第十七章 溫黛長成之後

我希望你願意知道別的孩子們的下落。原來他們都等待在樓下，以便溫黛先替他們向大林夫婦作一番說明，他們在樓下一二三四的一直數着，數到五百的時候他們便走上來了。他們是從樓梯走上來的，因為他們以為這樣可使主人對於他們的印象比較好一些。他們便在大林太太面前站成一排，脫帽行禮，心裏都恨不得不穿着海盜的衣服。他們並不開口說話，惟眼睛裏都表示出求她收留他們的神情。他們按理也應該瞧瞧大林先生的，可是他們都把他忘掉了。

當然大林太太馬上就說很願收留他們，但大林先生卻可怪地神情沮喪起來，他們看出他是在嫌六個的數目太大了。

他便對溫黛道，『我不得不說你做事不要半成不就的。』這句話中有刺，雙生兒便以為是對他們而發的。

第一個雙生兒是一個很自尊的孩子，他便漲紅了臉道，『先生，你是不是以為我們人數太多？因為若是這樣，我們是可以走的。』

『父親！』溫黛吃驚而喊道。可是他們臉上的那種不愉之色一時還不轉變過來。他明知他這種樣子是不對的，但他也是情不自禁。

『我們可以擠起來睡的，』尖頭道。

『他們的頭髮是向來都是我替他們剪的，』溫黛道。

「喬治！」大林太太驚喊道，她看着丈夫做出這種不樂意的樣子，她很覺難受。

於是他突然哭出來了，真相也就明白了。他說他是也和她一樣的很歡迎他們的，惟他以為他們應該像對他一樣的徵求他的同意，不應該把他看作他自己家裏的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我並不以為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呀，」哆哆馬上喊道，「你以為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嗎，彎背？」
「不，我並不。你以為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嗎，細條子？」
「絕對不。雙生兒，你們以為怎樣？」

這樣的問來問去，沒有一個孩子以為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於是他便轉悲為喜了，他說倘若他們認為住在客廳裏沒有不合適，他就可以安頓他們在客廳裏的。

「先生，我們覺得很合適的，」他們確告他。

「那麼，就跟我走罷，」他愉快地說，「你們注意，我並不是說確鑿我們是有客廳的，只是我們就算有客廳罷了，這反正也是一樣。啊哈哈！」

他便欣喜雀躍地出去，他們也都高呼「啊哈哈！」欣喜雀躍地跟在他後面，去尋那客廳，他們究竟尋着沒有，我也記不清楚了，惟他們無論如何總可尋到幾個屋角，他們便都很認為合適的安居的。

至於彼得呢，他在遠飛之前還看了一次溫黛。他並未在窗口停留着實，僅於飛行過時在窗上擦着一下，以便溫黛若是願意招呼他，便可開窗叫他。當時溫黛對於彼得便如下述。

「喂，溫黛，再會了，」他道。

「唉，親愛的，你要去了嗎？」

「是的。」

「彼得，你不覺得你要對我的父母談談一個極甜蜜的問題嗎？」她顫震着說。

「並不。」

「但要對我的父母談談我嗎，彼得？」

「並不。」

大林太太走到了窗前，因為她現在是很留心看守着溫黛了。她便對彼得說她已把所有別的孩子都收爲乾兒子了，並且也很願收他做乾兒子。

「你要把我送到學校裏去嗎？」他靈巧地問。

「是的。」

「後來便把我送到辦公處去？」

「我想大概是如此罷。」

「不久我就要成爲一個大人嗎？」

「不久的。」

「我不要再上學校去學習嚴肅的事，」他激烈地對她道，「我不要再成爲一個大人。啊，溫黛的母親呀，若是我睡醒轉來時覺得嘴上有了一點兒鬍鬚，多麼難堪啊！」

溫黛安慰他道，「彼到，我愛你有點兒鬍鬚哩。」大林太太伸出兩臂去抱他，但他拒絕了她。

「你退下罷，太太，沒有人能捉住我而使我長大成爲一個大人的。」

「可是你到那裏去生活呢？」

「和丁當到我們替溫黛建築的那個屋子裏去居住。叫神仙們把那屋子擡到樹頂上放在那裏，神仙們

是都住在樹頂上的。」

「這多麼可愛呀！」溫黛很羨慕地說，至使大林太太把她緊緊拉住。

「我以爲神仙們早已死完了吧。」大林太太道。

「但是年輕的神仙很多着哩。」溫黛對於這事已很懂了，便解釋道，「因爲新生的嬰孩第一次笑，便產生一個神仙，嬰孩是一直在新生出來的，所以神仙也是一直在新生出來的。他們都住居在樹頂上的巢裏的，紫色的是男的，白色的是女的，藍色的是自己也不知道是男是女的小傻瓜。」

「我的玩意兒多得很哩。」彼得對溫黛望了一眼說道。

「夜裏很寂寞的吧。」溫黛說，「獨個兒坐在火爐邊。」

「我有丁當相伴的。」

「丁當的材幹，平均二十件事中還做不來一件哩。」溫黛有點兒刻薄的提醒他。

「背地裏嚼舌的東西！」丁當在那屋角四周的什麼地方喚道。

「這是不要緊的。」彼得道。

「啊，彼得，你知道這是要緊的。」

「那麼，你就同我到那小屋裏去罷。」

「我可以去嗎，媽媽？」

「當然不可以。我已又得着了，我是決意要守住你的了。」

「可是他很需要一個母親哩。」

「我的兒，你也很需要一個母親哩。」

「啊，好罷，」彼得道，很像他只爲了客氣而要求她似的，但大林太太卻已看出他的嘴撇了，於是大林太太就作這慷慨的建議，便是叫溫黛每年到他那裏去住一個禮拜，替他做春季大掃除。溫黛願意有一個較更固定的辦法，她覺得現在離春天還很遠哩，可是彼得得了這個允諾已經又很愉快了。他是沒有時間觀念的，最愛到各處冒險，我所告訴你們的事，實在只是他所做的事中的一點兒微末小事而已。我想大概溫黛也知道彼得的這種脾氣的，所以她最後向他說這樣悲傷的話：

「你不要忘記我，彼得，在春季大掃除節以前，你到這裏來嗎？」

當然彼得允諾了，隨即他便飛去了。他還帶了大林太太的吻去。這吻是誰也取不到的，而彼得很容易地取去了。可笑得很，但她是滿意了。

當然孩子們都上學去了，大半都插入了第三級，唯細條子起初插入第四級，後來又降到第五級。第一級是程度最高的。他們上學不到一禮拜，便覺得悔不該離開島上，但是悔之已晚，於是只好便像你我和小琴庚斯一般的平凡地生活下去。說來也覺可悲，他們的飛的本領便漸漸失掉了。起初是娜娜把他們的腳綁在牀腳桿上，防他們夜裏飛逃，他們的一點兒飛行活動便是只能在白天假裝從汽車跌下來，但不久他們也就漸漸地在夜裏不會兩腳再牽動牀腳桿的繩縛，並且白天還真的從汽車上掉下來而受了傷。到得後來甚至帽子被風吹去時也不會追飛去搶住了。他們稱這爲缺乏練習，但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再相信了。

梅卻爾比別的孩子相信得時間長些，雖然他們都譏笑他，因此在第一年終時，彼得來找溫黛的當兒，梅卻爾還能和溫黛在一塊兒。她穿着在絕域用樹葉和草梅織成的外套，隨彼得飛去。她所怕的一件事，便是怕彼得看出這件衣服太短了，惟他卻並不看出，他是正在說他自己的事還說不完哩。

她很希望他談些當初的舊事，但他的心上的舊事最已被許多新的冒險事所掩沒了。

「船長何克是什麼樣人物呢？」當她提起這個大敵時，他問道。

「你不記得了吧。」她驚訝地問道，「你當初怎樣殺死他而救了我們？」

「我殺死他們之後便忘記他們了。」他不經意地說。

當她表示不知丁當鈴歡迎她否時，他便說：「丁當鈴是誰呢？」

「唉，彼得！」她驚訝道，可是雖然她解釋，他也仍然記不得了。

「像她這樣的多得很哩。」他道，「我想大概她現在已經不在世了吧。」

我猜他說得不錯的，因為神仙是活不長久的，惟他們生得很小，所以很短的時間在他們覺得是已經很長久了。

過去的一年在彼得就像過了一天似的，這溫黛也很覺難受，因為她覺得這一年實在等待很長久。但他仍完全像從前一樣的迷人，於是他們便在樹頂的小屋裏作了一次可愛的大掃除。

第二年他不來接她，她穿着一件新衣等待他，因為舊的一件衣服已經小得穿不上了。可是他

「也許他是生病了。」梅卻爾道。

「你知道他是永不生病的。」

梅卻爾打了一個冷戰，走近她身邊說，「溫黛，也許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個人哩！」於是即使梅卻爾不哭，溫黛也要哭了。

又過了一年到春季大掃除的時候，彼得來了，最奇的是他竟從來也不會知道跳過了一年。

這一次便是溫黛最後一次和他相聚。此後不久她便爲他起見，想不要多生苦痛，並且她獲得普得普通智識的榮獎時，她覺得很不忠於他。時光一年又一年的過去，總不把這個漫不經心的孩子帶來，後來他們二

人又遇見時，溫黛已是出嫁的婦人了，其時她心目中的彼得僅如她放玩具的匣子裏的一點灰塵而已。溫黛已長大成人了。你不必替她哀傷，她正是那種樂意長大的人哩。畢竟她是甘心情願比別的女孩子更長大得快些而長大的哩。

別的孩子們到這時也都已長成了，不值得再提他們。你每天可以看見雙生兒和尖頭和彎背到一個辦公室去，每人拿着小皮包和傘。梅卻爾做了機器房的司機工人。細條子娶了一個貴族女子，因此他也成了爵士了。你瞧見那個戴着假頭髮的審判官在那鐵門裏走出來嗎？這便是哆哆。那個有鬍鬚的，沒有一個故事講給孩子們聽的，就是當初的約翰。

溫黛結婚時是穿着白衣服束着紅腰帶的。想起來也覺得奇怪，彼得竟不飛到禮拜堂裏去阻止宣佈結婚。

光陰如水一般長流，不久溫黛便生了一個女兒。這件事不該用墨水寫，應該用泥金來寫。

這女兒取名叫吉妮，老是有有一種古怪的在發疑問的神情，很像她一生到大陸上時就要發問話似的。待到她長大得能夠發問話的時候，所問的大半是關於潘彼得的事。她最愛聽關於彼得的事，溫黛就在那間當初飛逃出去過的孩子房裏，把一切她所能記憶的關於彼得的事告訴她聽。這間孩子的房現在是已歸吉妮住了，原來她的父親已向溫黛的父親廉價買過來了，因為是溫黛的父親不再願住樓房了。大林太太此時已死，而被遺忘了。

現在這孩子的房裏共有二隻牀，一隻是吉妮的，還有一隻是她們的保姆的，狗窩是沒有了，因為娜娜也已去世了。娜娜是老死了的，她臨死前幾年脾氣很是不好，實在因她是太自信，除出她自己之外，沒有人會看護孩子之故。

吉妮的保姆每禮拜有一天的例假，逢到這一天，溫黛便親自料理孩子上牀睡覺。在這講故事的時候，吉妮發明把被單揭起來作帳篷似的罩住了她和她的母親的頭，而在黑暗中低聲說：

「你現在看見什麼？」

「今夜我什麼也不看見，」溫黛道，她覺得若是娜娜在旁邊，便一定不准再談下去的。

「你看見的，」吉妮道，「你看見的，當你做小女孩子的時候。」

「愛兒，那是很久以前了，」溫黛說，「唉，時光飛得真快呀！」

「時光也像你做小姑娘的時候一樣飛的嗎？」那靈巧的孩子問道。

「像我一樣的飛啊！你知道罷，吉妮，我有時還疑惑我究竟有沒有真飛過哩。」

「你確是飛過的。」

「我能飛的當初那些日子啊！」

「母親，你現在爲什麼不能飛呢？」

「因爲我已經長大成人了，親愛的孩子。長大成人後便忘記飛的方法了。」

「爲什麼忘記飛的方法呢？」

「因爲長大成人之後，失了天真，有了心思，沒有喜悅了。這有喜悅的，無智無識的，天真爛漫的，纔能飛。」

「什麼叫做喜悅和無知無識和天真爛漫呢？我希望我是喜悅的無知無識的天真爛漫的。」

也許溫黛以爲看出些什麼變故了吧。「我相信，」她說，「便是這個孩子的房間呀！」

「我也相信是！」吉妮道，「講下去罷。」

於是她們便把彼得飛來尋找影子的那晚上的大冒險事講開了。

「那個傻傢伙，」溫黛道，「想用胰子去黏那影子，黏不上去就哭起來，於是把我哭醒，我替他縫上了。」

「你漏掉了一點兒，」吉妮插嘴道，她對於這故事，現在已比她的母親更知道得清楚，「當你看見他坐在地板上哭的時候，你說過什麼話呢？」

「我在牀上坐起來，便說『孩子，你爲什麼哭？』」

「對了，這纔對了，」吉妮深深地吐了一口氣，說道。

「後來他便帶領我們飛到絕域，那邊有仙女，海盜，紅人，人魚的池塘，地下的家庭，還有小屋。」

「對了！你最愛那一件呢？」

「我最愛地下的家庭。」

「是的，我也是最愛這個。彼得最後對你說的什麼話？」

「他最後對我說的是，『只要永遠等待我，你總有一夜會聽得我的喔喔長鳴的。』」

「對了！」

「可是，唉，他完全忘記我了。」溫黛微笑說道，她已經長大到這個地步了。

「他的喔喔長鳴像怎樣的？」有一晚上，吉妮問道。

「像這樣的，」溫黛說後，即模倣彼得的長鳴聲。

「不對，不對，」吉妮嚴重地說，「像這樣的，」她是比她的母親模倣得好多了。

溫黛有一點兒吃驚，「愛兒，你怎麼知道的？」

「我在睡中常常聽得的，」吉妮道。

「啊，對了，許多女孩子都在睡中聽得的，但只有我是醒着時候聽得的。」

『你真好運氣！』吉妮道。

後來有一夜發生悲劇了。那是在春天，那夜裏剛講完故事，吉妮在牀上睡着。溫黛坐在地板上很靠近那火爐，因為房內並無其他燈火，她要借那火爐的火光來縫綴東西，她正縫綴之際，忽兒聽得了一聲喔喔長鳴。然後窗子也像當初一般的吹開了，彼得飛到地板上。

他完全和昔日一樣，溫黛見他的乳牙還是完整如初。

他仍是一個小孩子，而她已長大成人了。她在火爐邊縮做一團，不敢動彈，一個大婦人真是窘急羞慚死了。

『喂，溫黛』他道，並未看出什麼變動，因為他一心只在爲自己着想，在暗淡的火光裏，她的白衣服很易於被視爲他當初見她時所穿的那件夜裝。

『喂，彼得』她昏迷地回答，拼命地把身體縮小。她內心裏有些什麼在喊，『婦人，婦人，放掉我吧。』

『喂，約翰在什麼地方？』他突然看見少了一隻牀，便問道。

『約翰現在不在這裏了，』她呼吸急促地說。

『梅卻爾已睡熟了嗎？』不經意地看了吉妮一眼。

『是的，』她答道，馬上她就覺得她對於吉妮與彼得二人，都不忠實了。

『這不是梅卻爾呀，』她急忙說道，恐受良心的裁判。

彼得瞧了一下。『喂，這是一個新的嗎？』

『是。』

『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

到這時他總該明白了吧，但他卻還是一點兒也不明白。

『彼得，』她顫抖着說，『你在希望我和你一同飛去嗎？』

『當然呀，我就爲了這個而來的哩。』他又帶點兒嚴厲地說，『你忘記現在是春季大掃除的時節了嗎？』

她知道對他說他已經蹉跎過許多年的春季大掃除是毫無用處的。

『我不能陪你去了，』她抱歉地說，『我已忘記怎麼飛了。』

『這我馬上就可再教你的。』

『唉，彼得，莫把仙粉再浪費在我身上吧。』

她站立起來，到此時他終於吃了一驚了。『怎麼一回事？』他嚇得倒退，喊道。

『我去開燈罷，』她說，『你自會看懂的。』

我所知道的彼得的害怕，這幾乎還是他平生第一次哩。『別開燈，』他喊。

她便伸手去撫摸這個可悲的孩子的頭髮。她此時已不是一個小姑娘替他傷心了，她已經是一個大婦人只對這一切在微笑了，但這是含淚的微笑。

隨後她就開了燈，彼得便瞧出一切了。他苦痛得大叫一聲，這個高大的美麗的生物俯身下去要抱他，他急忙縮退。

『怎麼回事？』他又喊道。

她不得不告訴他。

「彼得我已老了，我已經超過二十歲多了。我早長大成人得很久了。」

「你允諾過我，你不長大的呀！」

「我自己也無能爲力。我已經是一個結婚過的婦人了，彼得。」

「不對，你還沒有結婚的。」

「是的，睡在牀上的那個小女孩就是我的孩子。」

「不對，她不是你生的。」

但他想也許竟是她生的吧，於是舉起拳頭走到那個睡熟的孩子跟前去。當然他決不會打她的。他坐在地板上哭了，溫黛雖然當初很容易的就能安慰他，可是此時不知如何去安慰他了。她現在已經只是一個婦人而已。她便跑到房外去想使她的頭腦清一清。

彼得繼續在哭，他的哭聲不久就把吉妮攪醒了。她在牀坐起來，馬上就很覺得有趣。

「孩子，」她說，「你爲什麼在哭？」

彼得立起來對她鞠躬，她便也在牀上對他鞠躬。

「喂，」他招呼。

「喂，」吉妮招呼。

「我的名字是潘彼得，」他告訴她。

「是的，我知道的。」

「我是回來找我的母親，」他解釋道，「領她到絕域去。」

「是的，我知道的，」吉妮道，「我正在等待你哩。」

當溫黛膽怯地回進房間裏時，她看見彼得正坐在牀欄杆上歡呼，吉妮穿着夜裝正在狂喜地滿屋裏飛繞。

『她是我的母親了，』彼得解釋道，吉妮飛下來，立在他的身邊，臉上作出彼得所愛看的女郎們凝望他時的那種神情。

『他很需要一個母親，』吉妮道。

『是的，我知道的，』溫黛絕望地承認道，『沒有人能像我知道得這樣清楚。』

『再會，』彼得對溫黛說，他便飛上空中，毫不羞愧的吉妮也跟着飛起，她已經飛得極靈便了。

溫黛急奔到窗口。

『不要去，不要去！』她喊。

『現在正是春季大掃除的時節，』吉妮道，『他總是要我去替他作春季大掃除呀。』

『只求我能陪同你去啊！』溫黛嘆道。

『你瞧你不會飛呀，』吉妮說。

當然溫黛終於放他們二人飛去了。我們最後看見她立在窗口，在那裏瞧望着天空裏的他們飛去，一直飛遠到小得像星。

現在你瞧見溫黛時，你便可看見她頭髮已變白了，身體也已經又縮小了，因為這一切事的發生迄今已很久了。吉妮現在也已經是一個普通的長大成人的婦人了，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叫瑪珈麗脫，每年到春季大掃除時節，除非彼得自己忘記，否則他總是來領瑪珈麗脫到絕域去的，到了絕域之後，她便把許多故事講給他聽，這種故事雖然即是關於他本人的，可是他聽得很是熱切。待到瑪珈麗脫長大成人之後，她也生了一個

女兒，這個女兒又轉替做了彼得的母親，孩子們總是喜悅的無知無識的天真爛漫的，一代一代的繼續下去，彼得的迎接母親到絕域去作春季大掃除，也就總是一直繼續下去。

漢英翻譯寫作兩用字典

(版出新最)

本書是漢文譯英的導師

本書是寫信作文的顧問

單字六千

成語二萬

編著最新

售價最廉

本書不特為學生所必備
亦為商界各職員所必置

本辭典優點如下

(一) 檢查便利

本辭典檢字先用筆劃分類，再引起筆分部，檢查異常便利。

(二) 切合實用

本辭典所採單字成語，以中學生常用字為標準，一切罕用古字，一律不收。字不在多只求實用。

(三) 取材最新

本辭典出版最近，凡現代語，商業術語，如「年紅燈」「金木位」等盡量搜入。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普及本每冊二角
全部二元
(寄費四角)

中國新文學叢刊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小說(一)茅盾等著(一冊)小品文(二)林語堂等著(一冊)

小說(二)郁達夫等著(一冊)戲劇田漢等著(一冊)

小說(三)魯迅等著(一冊)詩徐摩志等著(一冊)

小說(四)丁玲等著(一冊)書胡適等著(一冊)

小品文(一)周作人等著(一冊)日記與遊記韜奮等著(一冊)

▲每冊價洋四元(特價每冊四角)

硬面
精裝 全書十大厚冊 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寄費五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廉特價售 利便帶攜 麗美訂裝
角二售祇册一裝精

用三書一

發音感到困難 生字覺得缺少 解釋苦於不懂
請備本書 本書等於於三本辭典

1. 發音字典

每單字下。有發音附號兩種。一為漢字注音。一為萬國音符。雖不懂英文者。亦能讀音。亦懂意義。

2. 基礎字彙

本字典根據美國字典專家桑代克選定之常用字彙編輯。字字實用。熟讀之後。應用無窮。

3. 英漢字典

本字典取中學生常用單字列入。避冷僻。就常用。極易檢查。解釋簡潔明白。為其他字典所不及。

學生英漢小字典

號百四路馬四海上

行發局書明啓

足本 華文 **世界文學名著**

- 西線無戰事……………實售三角
 愛的教育……………實售四角
 黛絲姑娘……………實售四角
 小婦人……………實售四角
 好妻子……………實售四角
 小男兒……………實售三角
 茶花女……………實售三角
 悲慘世界……………實售三角
 大地……………實售三角
 罪與罰……………實售六角
 虛誕懺悔錄……………實售三角
 茵夢湖……………實售一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實售一角
 初戀……………實售一角
 泰綺思……………實售三角
 陝隱記……………實售四角
 我的童年……………實售四角
 沙寧……………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實售三角
 天方夜譚……………實售三角

- 格列佛遊記……………實售三角
 黑女尋神記……………實售二角
 金河王……………實售二角
 伊索寓言……………實售二角
 水嬰孩……………實售一角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實售一角
 愛麗思鏡中遊記……………實售一角
 木偶奇遇記……………實售三角
 木偶遊菲記……………實售三角
 金銀島……………實售三角
 魯濱孫飄流記……………實售三角
 青島……………實售二角
 戰爭……………實售四角
 玫瑰與指環……………實售一角
 莎氏樂府……………實售三角
 亞德王故事……………實售一角
 放浪記……………實售二角
 古史鈎奇錄……………實售二角
 克蘭斯……………實售三角
 小公子……………實售二角
 頑童自傳……………實售三角
 羅賓漢故事……………實售三角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實售四角
 聖路易之橋……………實售三角
 野性的呼聲……………實售二角

世界戲劇名著集

- 少奶奶的扇子……………實售一角
 深淵……………實售一角
 沙美樂……………實售一角
 愛與死之角逐……………實售一角
 娜拉……………實售一角
 沉鐘……………實售二角
 人與超人……………實售四角
 爭鬪……………實售二角
 父親……………實售二角
 巡按……………實售二角
 月明之夜……………實售二角
 雷雨……………實售二角

世界故事名著集

- 泰西五十軼事……………實售二角
 泰西三十軼事……………實售二角
 希臘故事集……………實售一角
 羅馬故事集……………實售一角
 英國故事集……………實售一角
 法國故事集……………實售一角
 托爾斯泰故事集……………實售一角
 印度故事集……………實售一角
 西藏故事集……………實售一角
 日本故事集……………實售一角

上海 四馬路 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潘 彼 得

Peter Pan and Wendy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價 三 元

三 角

Sir J. M. Barrie

夏 萊 蒂

炎 人

局

海四馬路中市

國各大書局



價	三	角
郵	二	分半
號	另	加八分